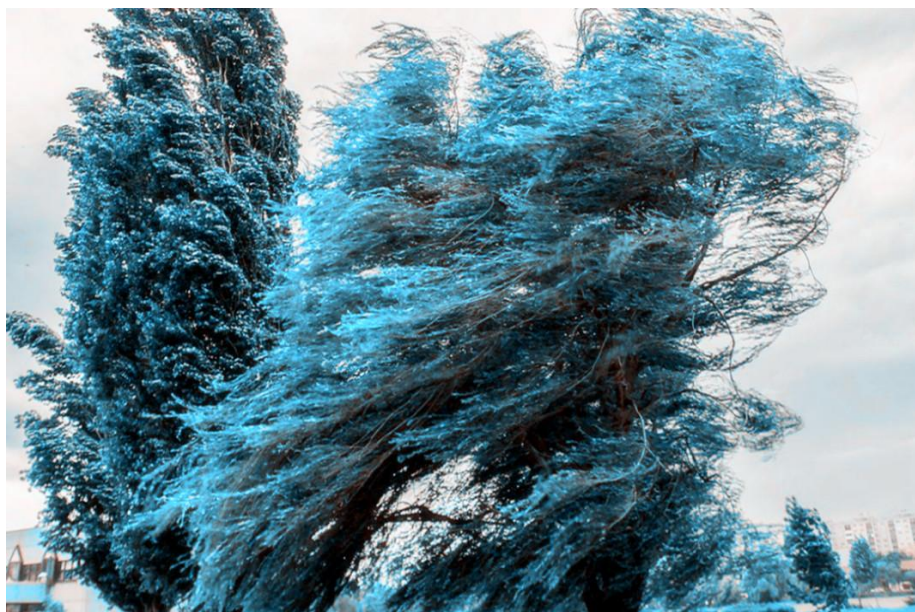

庞进文集第六卷

慧雨灵树

庞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散文随笔及评论、后记等共一百零一篇，逾二十万字。这些作品，多数取自作者著作《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也有若干篇取自《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和其它集子，还有数篇属于首次入集。对书中作品，有“思想开阔，想象力丰富，见地犀利，文体潇洒，追求的是一种大散文”（贾平凹语）“很关心社会人生，很能用诸子百家，非疏于国学者所能出之”“博文而巧组，妙笔生花，都是好文章”（阎纲语）“软硬兼而有之”“以其思想性见长”“从题材上看有怀古、旅游、人生感悟以及文化散文等等，从写法上有抒情、有独悟、有感怀、有对话、有论理，还有类似于小说的心理刻划、人物刻划，等等，不拘一格，挥洒自如”（李星语）“语言典雅精美”“或调侃幽默，或直抒胸臆，在娓娓道来的平和之中，每每闪烁出对生活‘悟觉’的思想火花”（李大鹏语）等评论。



作者简介：庞进 作家、龙凤文化研究专家。1956 年生于陕西临潼。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院长、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中华龙凤文化网（www.loongfeng.org）主编，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副总编辑。先后求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哲学学士、文学硕士。1979 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出版《创造论》《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婆》《龙情凤韵》等著作四十多种，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首届陕西民间文艺山花奖、全球华文母爱主题散文大赛奖、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八十多次。有“龙文化当代十杰”之誉。微信号：pang_jin

庞进文集第六卷

慧雨靈樹

庞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庞进文集第六卷

慧雨灵树

庞进/著

加拿大西安大略出版社

Western Ontario Press Inc.

加拿大安大略省剑桥市

119 Chateau Crescent, Cambridge Ontario N3H 5S3 Canada

Tel: 001-416-729-4381

Email: wopressbook@gmail.com

2023年8月第1版

开本: 300mm x 240mm

字数: 200千字

书号: ISBN 978-1-988641-55-3

定价: \$58: 00



目录

让灵魂高飞/1

这一棵树/3

天地苍茫一根骨/4

漫道雄关/10

云阳狱/14

体会王维/18

灞水的困惑/27

痛苦的高原/29

壶口呓语/31

北行速记/35

北行散笔/39

山连山来川套川/45

佳县红枣节/47

沙蒿蒿/49

彬县行/52

彬县有个花果山/54

绕着彬塔转一圈/56

法门寺看塔/57

旬阳散忆/59

陕南的山/63

酱菜的闲话/65

楼观游思/67

秦王宫观感/69

下马陵/71

游八仙宫/73

玄奘塔前/74

散心青龙寺/76

空之悟/79

游园趣对/81

长城长/83

太庙灯火阴影中/85

幽思一缕在玄宫/87

春走雍和宫/89

德和园里赏清趣 91/

从冰上走过昆明湖/93

大像山拾趣 /95

洛阳看佛/97

自在佛/99

温暖的沈阳/101

海河夜游/103

面对大海/105

玉龙雪/107

美丽的滋味/109

得意先生/113

勐拉人妖/115

出门靠朋友/119

初出国门/123

乡恋/125

在这儿不在那儿/127

信仰之光/129

怀念乌鸦/133

在温哥华坐车/135

温哥华的报纸/137

出国花费/140

海参崴掠影 143

俄罗斯的套娃娃 146

心中有个维纳斯/149

旧居与新家/152

寒流/154

苦夏/155

苍天/157

赠言/158

冷饮/160

青珊/162

夏夜里/165

庞氏名言存盘/167

有关书名的斟酌 169

《灵树婆娑》后记/173

读庞进《慧雨潇然》（贾平凹）/174

致庞进（阎纲）/175

飞扬的精神——谈庞进的散文创作（李星）/176

潇然的是慧雨——读庞进的散文（王仲生）/180

追求的是一种大散文——庞进散文创作论（赖翅萍）/182

多重的艺术感受——读庞进散文集《慧雨潇然》（柏峰）/187

来自古老西京的心灵慧雨（李大鹏）/189

慧雨透心（田玉川）/193

冲文明直奔而去——读《灵树婆娑》致庞进（黄伟兴）/195

风中灵树舞婆娑——著名学者、作家庞进答记者问（李建森）/197

《庞进文集第六卷·慧雨灵树》后记/199

让灵魂高飞

1

命是一根游丝。

必须做点什么事情，把它缠住，这命才不至于过分的飘忽。

做什么好呢？

可以做工，可以种地；可以求官，可以觅财；可以打牌下棋，可以唱歌跳舞；
可以救死扶伤，可以赌博酗酒……

实践证明：对我而言，只有读书，读好书；作文，作妙文，才能把我这条命缠住。

2

一个女孩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毕业前夕，一位男生当着全系同学的面，在楼下锐声呼叫着她的名字：“某某，你听着，要像猪一样活下去！”

她说她当时窘得无地自容。

我却被这句话深深地震动了。多少年来，常常忽然间就想到这句话。

是的，许多人在许多时候都活得像猪一样：在大大小小的圈栏里，吃了睡，睡了吃，生产着粪便和肥肉、瘦肉，浑浑噩噩，糊里糊涂，不知今夕何夕。

问题在于：我们是人，不是猪。

3

窗台上一盆文竹。

初来时，只有半尺来高，两三片小叶，娇弱怯懦，似无娘的孩子。

几天后，根部冒一新芽，见水就长，十天半月，即高达一尺。于是横枝斜生，枝叶纷靡，绿意氤氲，蔚然一副景象。

只说仅此而已。

不料半年后，根部再发一枝，翠绿，纤细，却直直地朝上窜，先越那半尺，再超那一尺，穿过纱网，顺着玻璃，曲折几旋，昂然向上。要不是窗棂阻断，其如箭之势，非奔月揽星而不止。

不超不说，一旦超越，就高出了许多。

高处空间大，高处阳光多。

4

托勒密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哥白尼说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布鲁诺说宇宙没有中心。

宇宙确实没有中心。

浩渺无垠的天宇里，星球无数。无数颗星球旋转着，飘游，裂变，奔走……它们光华四射。

我们的肉身难以企及。地心拽着，气层压着，尘丝缠着，屑小绕着……能遨游天宇的，只有无羁的灵魂。

让灵魂高飞。

（刊于《中国文化报》1996年6月21日、《西部文学报》1996年6月25日、《陕西工人报》1996年12月12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这一棵树

——《灵树婆娑》自序

世上哪有灵性的树呀？

有的。

有一种树，会笑。乌云久久不开，阴霾笼罩大地，一道阳光冲破云层，炫目，亮丽，她笑了，嘿嘿地笑了，拍着手笑了；旱魔逞凶，田地龟裂，禾苗干枯待毙，一阵滂沱大雨降临，清凉、沛润，她笑了，嘚嘚地笑了，晃着身板笑了，笑得很惬意。

有一种树，会唱歌。月黑风高，电闪雷鸣，她唱；阴森森的斧刃斫来了，带血的刀锋入身了，她也唱；长歌当哭，流下长长的泪。

有一种树，会说话，你走近她，她就给你讲故事，动人的故事；

有一种树，会行走，常常把根抽出来，卷成一个球，随缘迁徙；

有一种树，会自焚，自己觉得活够时，就从心窝里燃起一串红色的火苗，将一团蓊郁，一片风景，一点一点地，烧成灰；

有一种树……

这一棵树，胚生于荒旱之时，发苗于荆棘之间，浇水、施肥、培土者有，少；脚踢、手折、刀扎者多。好在其宏愿也高高，其恒力也勃勃；沐阳光，浴月华，饮天露，吸地气，终于成活了，长大了。扎深了根脉，挺直了腰干；铁枝求舒展，碧叶愿蔚然；春花灿烂，秋果繁繁。万籁静寂时，随地球而旋，星河嬉水，寰宇放歌；风云际会时，率真性而舞，冠盖兜情，披拂骋意，呼南天雷，啸北原雨，和四海龙吟，引九州凤鸣……

（1997年11月作于西安慧雨庐；《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天地苍茫一根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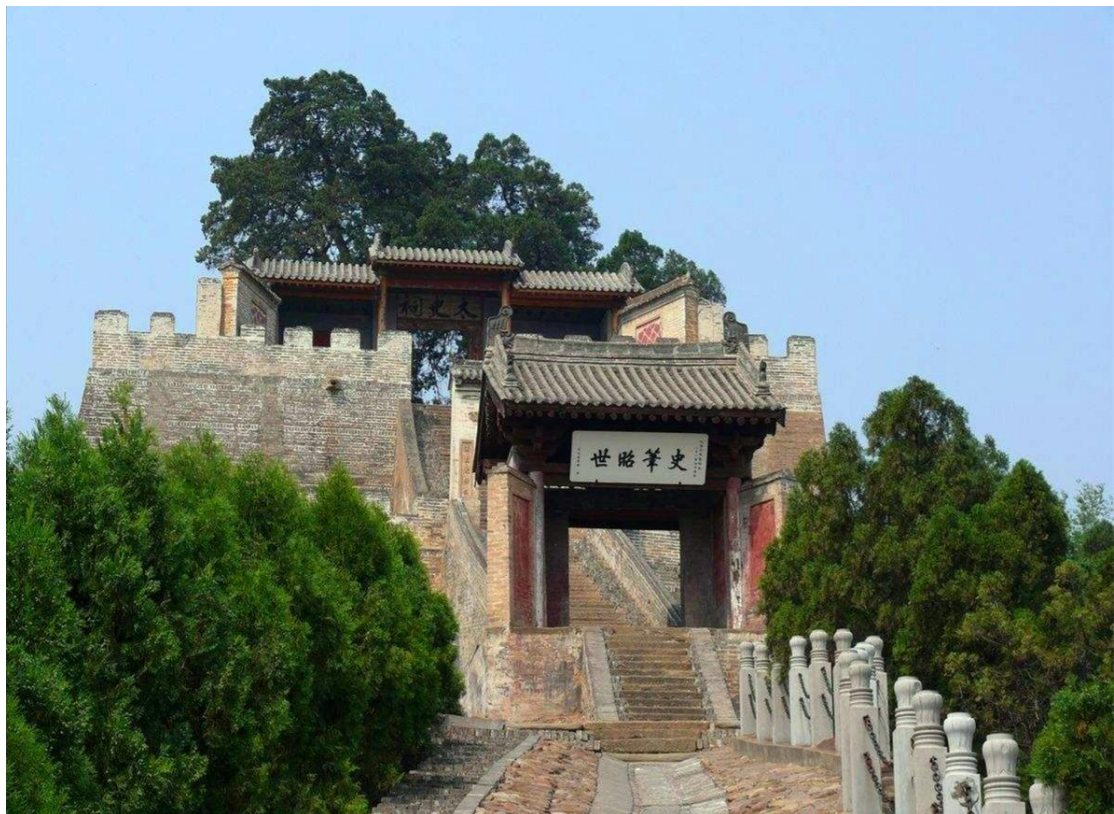
司马迁的祠墓在陕西的韩城市。祠内有他的塑像：束高发，穿红袍，长眉入鬓，双目炯炯——那眼神，有穿透历史烟云的明晰和超凡入圣的穆然；显著的还有那一袭长及心胸的须髯，给人一份文人的傲岸和学者的庄重。据说，人受过宫刑，胡须会随之脱光，而这尊塑像，依然大须飘拂——这大概是民意使然了：你皇上要把一个血性须眉变成一个不男不女的“太监”，可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中，这个人依然是男子汉，顶天立地、气吞山河的男子汉！

仔细看，司马迁的塑像是稍稍有些斜的，头向北方偏着。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是在遥望北方的苏武庙，因为这位在北国牧了十九年羊的汉朝使臣，和司马迁是肝胆相照的僚友。另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是在遥望李陵，这位大汉名将的被迫降敌，正是司马迁罹祸的原因啊。我是倾向于后一种说法的，我甚至觉得“李陵之祸”降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是有某种必然性的。不错，司马迁是一个有骨气有血性又才华横溢抱负远大的文人，这样的文人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社会的良心。当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重创十万敌骑的消息传到长安时，汉武帝刘彻是笑咪咪的，公卿王侯们也纷纷“奉觞上寿”，好听话说得长乐宫的麻雀都似乎要变成翩翩起舞的宫女。无料几天后，李陵终因矢尽粮绝，寡不敌众而被俘降敌。消息传来，全朝廷都哑巴了，刘彻更是“惨怆怛悼”，脸吊得像经了霜的秋茄子。

“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朝堂上，刘彻目扫群臣。群臣或面面相觑，诺诺唯唯；或言李陵该千刀万剐，夷其九族不足以抵罪。当刘彻对这样的看法眯目点头的时候，我们的太史公站了出来。他说李陵平时克己奉公，身先士卒，有国士之风。此次出征，孤军奋战，血染寒山，英勇可嘉。降敌是一时无奈，日后有机会，他还会报效汉朝的。“好你个司马迁，”刘彻震怒了，“你竟敢替叛贼说话，谁给你的胆量？”



司马迁雕像



司马迁祠

现在看来，司马迁充其量不过是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已。然而，问题倒不在于公道话本身，而在于竟然有人敢于站出来说公道话。社会良心和专制强权在这儿发生了深刻的矛盾。在刘彻的心目中，作臣子的差不多是一群牛马狗，鞭子下驮拉耕作，唯主子鼻息是仰，哪里有你人模人样地站在我的对面说什么公道话的权利？

对武帝刘彻，司马迁曾经抱有幻想。做太史令，他异常勤奋，总想博得武帝的欢心。即使站出来为李陵辩护，也是见皇上满脸的“惨怆怛悼”，禁不住效一番“款款之愚”。然而，残酷的现实粉碎了文人的天真，他终于明白了：刚直不阿的书生和专横刚愎的帝王是冰和炭、玉和泥。于是，不再幻想不再幽怨，为了“草创未就”的《史记》，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和事业，他咬牙吞血，毅然决然地走向了苦难，“就极刑而无愠色”。至此，司马迁实现了一个转变，一个御用工具向独立人格的转变。从此，一个书生走到了一个帝王，和这个帝王赖以存在的庞大体制的对立面。你可以摧残我的肉身，但你摧不毁我的抱负；你可以夺取我的生命，你却打不倒我的精神。我就要谱写一部世上从来没有的大书，让这个民族记住司马迁，让这个世界记住司马迁！也让你刘彻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文人，什么是文人的肝胆。寒凝春华发，血沃劲草肥。炼狱淬火，司马迁在提升精神的同时，成就了一根骨头。

好一根骨头啊！即使面对一百个汉武帝，一千次酷刑，一万回磨难，这根骨头也不会酥软，绝不酥软！

（刊于1999年第5期《都市》；收入《当代散文精品1999》《百年陕西文艺经典》《陕西作家五十年》《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者作品选》《中国当代散文排行榜》《灵树婆娑》《走遍名陵》《当代学生·读写版》《文苑·经典美文》《当代学生现代文阅读》《中学语文园地（高中版）》《新人文读本（珍藏版）》《世界中学生文摘》《状元老师评散文》《语言天使·第1辑（风格篇）上》《你不必完美·中国孩子最喜爱的情感读本》《中学生作文成功之旅》《帮你学语文·阅读训练（高二）》《最阅读（晨读版5）》《大师底片——中国最重要的课本人物经典瞬间》《现代文经典阅读300题》《高考语文100练》《中学生精品文摘3》《语文报·高二版》《中考阅读考前特训》《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名人

卷)》《高中语文现代文与古诗文阅读(高考)》《语文全阅读(初中卷)》《中华活页文选·高一年级》《新时文·文采卷·会唱歌的文字》《有一种境界叫舍得》《高中语文精确阅读训练》等,被全国各省区上万家教学单位作试题用文)

附1:挥笔写苍凉,豪情祭英魂 ——庞进《天地苍茫一根骨》赏析

一程

这是一篇司马迁的评传,作者深刻的思考、凝重的语言以及伟人的傲岸人格都赋予了文章震撼人心的厚重感。苍凉书于笔端,豪气回荡心间,司马迁这个几乎可以代表整个民族文化悲剧的旷代雄才在作者笔下再一次引后人无限敬仰,无限追念。

文章由司马迁祠墓中的塑像着笔,在司马迁的外貌描写中着力突出他的眼神和胡须,“双目炯炯”的眼神和“大须飘拂”的长髯表现着他不屈的风骨,也展现出人们心目中理想化了的司马迁——一个“顶天立地,气吞山河的男子汉!”。对于“头向北方偏着”的两种解释中,“遥望北方苏武庙”的说法无疑是对司马迁人格的最好的印证,因为这位和司马迁肝胆相照的僚友,这位在北国牧了十九年羊的汉朝使臣,是备受后人景仰的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精神的又一座高峰。但是作者却更“倾向于后一种说法。着看似无心的一句话却一方面为引出李陵及司马迁罹祸,起到过渡作用,另一方面也为全文的议论与评述做好了铺垫。

文章对司马迁生前经历的评述作不同于普通传记侧重于写实,此文虽也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但是采取了文学化的手法,以史为据进行了合理的想象与再造。无论是朝堂之上的君臣对话还是群臣们的表情,都给予了生动细致的描写。从“汉武帝刘彻是笑咪咪的,公卿王侯们也纷纷‘奉觞上寿’”,到“全朝廷都哑巴了”,“刘彻更是‘惨怛悼’,脸吊得像经了霜的秋茄子”,再到“群臣或面面相觑,诺诺唯唯”,司马迁“替叛贼说话”,以致最终“刘彻震怒”,司马迁要遭遇极刑,文章人物血肉丰满,形象可感,真实而有感染力。简要的叙述就把大臣们人格的两面性、武帝的残暴昏庸勾勒了出来。司马迁刚直不阿,刚硬而敢于说直话,不

人云亦云的形象便也跃然纸上。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笔下的司马迁不是一个平面的英雄，在塑造司马迁时，既写到了他的骨气、血性、刚直不阿，“就极刑而无愠色”，也写到了他曾对汉武帝“抱有幻想”，“总想博得武帝的欢心”，是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文人的天真”，而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代价让他也终于明白了：刚直不阿的书生和专横刚愎的帝王是冰和炭、玉和泥。这代价恰恰也成就了司马迁从“一个御用工具向独立人格的转变”，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雄伟理想和“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名垂千古。而这也正是作者穿越时空的思考带给我们的启示，当社会良心和专制强权发生了深刻的矛盾，公正不能为专横残暴的制度所容时，悲剧便在所难免。能在此悲剧中保持节操、独善其身已实属难能，更何况是欲火涅槃、创下不朽功勋呢？这就是司马迁千百年来受人敬仰的原因吧。本文为评传，作品将史述和评论紧密结合，在叙述的时候经常给出画龙点睛的评论，把作者本人的情感自然地融入作品中，这些精彩的评论，寄寓了作者情感，升华了人物精神，点染了文章主旨，增强了抒情性。如：“这样的文人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社会的良心。”“让这个民族记住司马迁，让这个世界记住司马迁！”尤其是文章结尾处，更是通过强烈的语言造势将感情升华到顶点，使主旨得到深化，同时也水到渠成地点明了题目，“炼狱淬火中，司马迁在提升精神的同时，成就了一根骨头”，这个精辟的比喻，既体现了司马迁命运的悲剧色彩，又突出了他的不屈的精神，这一根骨头，是在对理想与事业的执着追求中挺立起来的独立人格，也是世代支撑起华夏民族精神大厦的不屈脊梁。

理解作者笔下的浩然正气自然不能脱离如今时代的背景，这一曲司马迁傲然风骨的赞歌也是对如今“真正的文人”，真正的“文人肝胆”的呼唤。作者就在这含血带泪的追念和求索中把我们对于司马迁和“真正的文人”的认识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刊于《中学语文园地（高中版）》2006年第6期）

附 2：《天地苍茫一根骨》试题及答案

1. 下面对原文的理解，不准确的两项是（4分）

A. 标题“天地苍茫一根骨”运用了借喻的修辞手法，既体现了司马迁命运的悲

剧色彩，又突出了他的不屈精神。

B. 作者对司马迁塑像的描写着重突出了他的眼神和胡须，表现了他的精神风貌，展现出人们心目中理想化的司马迁形象。

C. 对李陵降敌，司马迁陈述己见，是为明辨是非：被俘降敌，实属可耻，但孤军深入，没有后援，武帝亦有不可推卸之责。

D. “我们的太史公站了出来”句中的“我们”表现了作者对司马迁由衷的敬佩及为我们的民族有这样的文人而自豪的思想感情。

E. 文章活用鲁迅诗句“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说明苦难成就了司马迁，使他脱颖而出，完成了千古绝唱《史记》。

2. “炼狱淬火，司马迁在提升精神的同时，成就了一根骨头。”其中的“炼狱淬火”使用了什么修辞手法？（2分）“提升精神”和“一根骨头”分别指什么？（4分）

3. 作者为什么说“李陵之祸”降临到司马迁头上是有某种必然性？（5分）

4. 鲁迅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取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脊梁”与“一根骨”异曲同工。试结合社会生活实际，举例谈谈你对“中国脊梁”的理解。（不少于200字）（10分）

1. (4分) CE

2. (6分) 炼狱淬火：比喻（2分）提升精神：司马迁由一个御用工具向独立人格的转变。（2分）一根骨头：在对理想与事业的执着追求中挺立起来的独立人格。（2分）

3. (5分) 因为作者认为一个专制强权的社会是不允许人们说公道话的，而司马迁是一个有骨气、有血性、有社会良心的人，他面对专制强权，敢于站出来说公道话，因此遭遇灾祸就是必然的。（强权社会不允许人们说公道话1分；骨气、血性，良心1分；面对专制强权，敢于站出来说公道话2分；表述1分）

4. (5分) 答题要点：①应写出“中国脊梁”的意思。“脊梁”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指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人，在国家民族处于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人，以及他们所表现出的气节、操守、人格、品质。（3分）

②应举出恰当的例子。（2分）

漫道雄关

1

如血的残阳跌入黛色的山坳，天色骤然灰暗了；落叶被凛冽的山风卷起，沿着圪塔塔的路面，纸钱一般飞舞。一位面容清癯的年轻人裹了裹单薄的长衫，低着头，匆匆走进关城。头发斑白的老城吏望着年轻人的背影，咧了咧宽厚的大嘴。半个时辰后，年轻人落寞在城角小客栈的机凳上，灯影摇曳，将他飘散的发丝映照在斑驳的土墙上。窗外乌云遮月，山风呼啸。他嗒然北望，不禁长叹一声：唉！真是“去亦一布衣，来亦一布衣；羞见关城吏，还从旧路归”呵！

这是一千二百多年前的一幕。主人公就是后来出使边塞，写出了“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等的岑参。岑先生从家乡南阳走来，兴冲冲地赴京城赶考，不料幸运之神并不怜念穷困的书生，落榜的滋味使他的整个归途一片灰色。山道依然坎坷，关城依然险要，出路在哪里？前途在何方？

撩起一团团历史烟云，又一位白发飘拂的老人向我们走来。他是岑先生的老乡，比岑参小了五十三岁的韩愈韩昌黎。那一年，韩先生因谏迎佛骨被宪宗皇帝从刑部侍郎的位子上刷了下来，贬往遥远的潮州。时值隆冬，大雪封山，年过半百又深染沉疴的诗人，走走停停，其颠踬凄苦状是不难想象的。走到武关城下，凄苦的诗人遇到了两位比他更凄苦的吐蕃人。他们将被发配到湖南去。惺惺惜惺惺，面对沉沉云天和蓬头垢面的流犯，诗人心泪潸潸：“嗟尔戎人莫惨然，湖南地近保生全。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

看来，这个以“武”为名的关城，不仅是“扼秦楚之交，据山川之险”，使历代兵家必争的武人之关，也是“行尘西风冽，驻马几多苦”的文人之关啊！来往悲欢万里心，多从此路计浮沉……

在李唐王朝的二十几位皇帝中，宪宗李纯还排不到昏聩之列。这位并不昏聩的皇帝却走火入魔般地迷上了佛道。谒山拜寺不说，还下令将佛骨从岐山法门寺迎到宫中供养。于是官道上车马腾沓，王公士人奔走膜拜，以至于解衣散钱，灼顶燔指，竞相皈依。唯有我们的诗人不赶时髦。不赶时髦也就罢了，他还要反潮流地上了一道谏章。说佛骨是枯朽凶秽之物，自东汉以来，凡奉佛的天子都运祚不长。这等于在老虎的脸蛋上画叉叉，皇上的震怒当在预料之中，要不是几位老臣说好话，诗人怕走不出长安就脑袋搬家了。

也许是这条路走起来太艰难了，也许是远离政治中心的滋味太落寞了，韩先生一到潮州，就上表认错。说自己狂妄憨愚，不识礼度，本来已犯了万死之罪，皇上不但不杀头，还让他继续食禄做官，真是皇恩浩荡，自己即就是破脑剖心，也不足以为谢！——儿子本意是为母亲好，母亲却痛打了儿子，儿子非但不能说母亲半个不字，还要感激涕泠地叩谢母亲，因为母亲总是对的呵。为了获得“母亲”的垂怜，诗人一方面极言潮州地面的险恶，飓风鳄鱼，毒雾瘴气……自己体弱多病，发白齿落，实在不便久居。另一方面又再三强调自己的特长：人事多所不通，却酷好学问文章，请伟大正确的皇帝陛下，给一个献薄技于宫御的赎罪机会，让我韩某人为您写点歌颂文章，“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

读了这篇文采横溢却可怜巴巴的表文，最高统治者的心被稍稍打动，觉得此人还是有一份忠诚的，长安一时不能回，改作袁洲刺史吧。直到后来宫廷里发生了政变，皇帝暴死。诗人才终于盼到了继位者发来的回朝任职的诏书。

韩愈返京大概走的还是武关这条路，但他再没有留下关于武关的什么诗。岑参也一样，后来中进士，作兵曹参军，任右补阙——总算从这条路走了出去，他不可能不回南阳老家探亲吧？也不可能不经过武关吧？却也再没有给这里留下什么诗。

但是，他们留下了一份千古困惑，这困惑山岚水雾般纠缠了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我们不妨想想：当年的岑先生，非要脱掉布衣，去“修齐治平”一番么？当年的韩先生，非要写那篇认罪效忠的文章么？除了同帝制皇家合作，以至于扭曲心性、出卖灵魂、泯灭尊严，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么？

如果非如此不可，那实在是一种透彻骨髓的悲凉。

3

1996年10月1日，也就是人民共和国四十七岁生日的这一天，笔者同诗人远洲坐班车来到武关城遗址。那是个早晨，天上飘着微雨，有些飏飏的凉意。没有城墙垣堞，没有门楼券洞，也没有碑石额刻，只有一堆两人多高的夯土。夯土上耸一丛枣刺一丛蒿草，两边被民房夹挤，使你想拍个照片都找不到一个好的角度。

这就是“以二敌百，势如建瓴”的“关中锁钥”“秦之南关”吗？这就是商鞅被阻，楚怀王受执，张仪从容来去的“四塞”之一吗？这就是“一掌闭秦中，江淮路不通”的“楚水秦山古战场”吗？这就是刘邦由此克成帝业，刘裕由此覆没后秦，赤眉、红巾军由此震恐三辅，黄巢、李自成由此逐鹿中原的巍巍关山吗？这就是让岑参长叹、韩愈感怀的形胜之地吗？雄关何处是？废堞依山腰。龙虎当年会，千秋总寂寥……

我们正在颓墙边流连时，走来一位身材瘦高的打铁人。他面孔黎黑，衣服破旧，上面烧了许多窟窿眼。作为当地土著，铁匠如数家珍地说起先前的武关：城楼多么多么高，门额上的字写得多么多么好，城内有魁星楼、石佛寺、龙王殿、火神庙，城外有秦楚分界墙、烽火台、四龙宫，还有余光返照、石桥古渡、笔山鹿鸣等等八景。可惜这些壮观的景色几乎都看不到了，展现在眼前的，只有在雨雾中隐约可见的连绵的山岭，和绕一个大弯，向东奔流不息的丹江。

铁匠的作坊在公路边。简陋的瓦屋里，一盘炉火，一副铁砧，几把榔头。天色尚早，铁匠就同我们聊起了他的生活。家有老伴、儿子、儿媳、两个孙子，要吃要穿要上学要花费，除了这点手艺，再没有来钱的门路。各种税收、捐款、摊派，前脚走，后脚来，难以应付又谁敢不缴？打铁的生意秋麦两季有点活，其余时光只有锁上门。手头紧紧巴巴，日子马马虎虎，全家人还能团圆着，汤汤水水地吃一口热乎饭而已。

正说着，有几个人先后提着锄头、镢头和废铁来了。铁匠叫醒了在后边打瞌睡的儿子。一会儿，丁当声就节节奏地响起来。红黄通亮的炉火一闪一闪，映

照着铁匠儿子赤裸的插着大锤的臂膀和黑糊糊的毫无表情的脸庞。缕缕青烟从门里逸出，顺着房檐，蝙蝠闪翅般向雨意潇潇的山野飘散。

我们登上了去商南的班车。回首望，山高水低，一片蒙蒙：哦，这就是武关！兵将喋血的武关，文人挥泪的武关，铁匠打铁的武关！

（刊于《延河》1997年第2期；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云阳狱

我的外婆家在泾阳县云阳镇的樊尧村。小的时候，每逢寒暑假，我都要和表兄弟们一起，将许多欢乐抛洒在村子里的窑背、场院、枣树下。今年春，因家事又去了一趟。但见房屋新了、高了，村路宽了，还铺了柏油，装了路灯。村外的景色更好：麦苗一大片一大片的油青，菜花一小片一小片的金黄，泡桐紫云团团比比入目，早桃红霞灼灼忽然一捧，田野里似腾未腾地飘游着乳白色的岚气，感觉是不经意地成了画中人。

也就是在田野里漫步的时候，这篇文章的题目跃上了心头。

我的眼前幻现出一杯酒，一杯用鸬鸟的羽毛泡过了的，唇舌一沾就一命呜呼的酒。

小小的酒杯虎狼般蹲在粗糙的木几上，恍惚间，你能听到它的狞笑。一道光线从高高的狱窗上射进来，使我们能够看到一张面对着这杯酒的两颊瘦削、眉骨突出的脸。这是一位衣袍破旧、发髻散乱、神情戚郁的中年人，他的名字叫韩非。

几十年的精思苦虑，发奋奔走，换来的竟是这一杯断命的黄汤么？

应当说，这样的场面，他是有过预感的。这样的预感入狱之后他就产生了，甚至可以说来秦国之前就在脑海里飘荡过。然而，真的铺排在眼前时，他还是感到了惶恐和震惊，就像几个月前，他听说秦王为了得到他，要悍然发动一场攻打韩国的战争时那样。

对于秦王嬴政，以前的耳闻并不好，人们说这位君王，蜂鼻长目，胸同鸷鸟，声如豺狼，刻薄寡恩，心地歹毒，困穷的时候对人谦和，得志的时候便视人如蚁，动辄躅杀。他不以为然，甚至觉得一个以驾驭万民为己任的君王，就应当这样。

嬴政对他的评价也早就传进了他的耳朵，那是这位志在天下的君王在读了他的《孤愤》《五蠹》等文章后的感叹之言：“唉呀！我要能看到这个人，并且跟他

交往，死也不遗憾了。”这是“帝王之学”和“帝王之心”的扣合。激情喷涌的《孤愤》，是指点君主运用权术；洋洋洒洒的《五蠹》，是主张君主采用法制。精通权术，可以不择手段；推行法制，不惜严刑重罚：这实在是滚动君主帝国走向强盛的两个车轮啊！

攻韩的秦军长驱直入，软弱的韩王赶忙将韩非拱手交出。于是他来到了秦国。本想着有一肚子的学问，又有秦王那番评价，到咸阳后能被赏识和重用，却没有料到连秦王的面都没有见到，就被投进了云阳大狱！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一只脊毛发黑的大老鼠，顺着墙缝悉悉卒卒地爬到狱窗上，吱吱地叫着，好像在说：“韩非先生，我的同窗，我的好友，我的兄长，人生自古谁无死，你就喝了这杯酒吧！”

哈哈，李斯，伶牙利齿的李斯，摇头晃脑的李斯！

十几年前，他们一同在“隆礼重法”的荀子门下学习“帝王之道”。那时候，李斯就对人生际遇发表过高见：“一个人最耻辱的莫过于身分卑贱，最悲哀的莫过于处境穷困。你看那茅厕里的小老鼠，吃着污秽之物，人狗走近，就惊慌逃窜。而那仓库里的大老鼠，吃着囤积的粟米，住在宽敞的屋子里，用不着忧虑人狗的接近，活得雍容自在。要做，就做这样的大老鼠。”

他确实做了一只这样的大老鼠。入秦后，先舍人，后客卿，接着又是廷尉，下一步便要坐在丞相的位子上，真可谓一路青云。现在，这位一路青云的大老鼠，已不满足用国库里的粟米果腹了，他还要吃人，用伶牙利齿吃人，借用君王的威势吃人。

当年，读了我韩公子的文章，他曾自愧不如。如今，我韩非徒有满腹经纶，旷世文采，却要眼睁睁地绝命于昔日老同学的鼠齿之下。这又一次验证了老师的看法是对的：人性恶，血淋淋的恶。

借口是不难找到的，他会这样对秦王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现今你大王要吞并诸侯各国，韩非怎么能不替韩国效命，而替我们秦国出力呢？大王一时用不上他，一旦让他回到韩国，岂不是后患？不如杀掉算了。

这样的借口堂而皇之，心性残暴的秦王不会不点头。杀就杀吧，只要有利于

我的千秋帝业，杀几个有才华的文人算什么？——我嬴政杀的人还少吗？

诬以罪过，诛以公法。——这样的手段，在我韩非的《孤愤》中早已阐明了：法术之士和权臣硕鼠不能并存，法术之士焉能不危？

一阵寒风吹来，窗上的老鼠不见了。面前又是这杯酒，喝下去便痛煞肝肠、七窍出血的酒。

是的，古往今来谁不死？我不过先走一步，李斯、嬴政迟早也得死。比起那些久病不起，吃了一车车药草仍无济于事者，这样的死倒也干脆利落；再比那些遭受黥面、剜目、削鼻、断足、去势、梟首、腰斩、车裂、菹肉弃市者，这样的死还落了个浑全。这一定是李斯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给予的特别照顾了。谢谢你，硕鼠！

后人们也许会指责我，说你韩先生所竭力倡导的法制，是把人不当人的法制，和以人为本的高度文明的法制不可同日而语；你大肆鼓吹的权术，也满是些见不得人的黑箱操作、卑鄙肮脏、恶劣透顶的东西。说得扎实些，你的一切努力，都不过是在为那几个孤家寡人效忠，都在助长着褒扬着蹂躏人性的独裁和暴虐。因此，你的被鸩杀，是顺乎你的理论的，起码是你自己所欣赏的。

是的，是很残酷，也很卑鄙。但是，生活在一个残酷卑鄙的社会，如果不懂得运用残酷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残酷卑鄙，你就会被残酷卑鄙生吞活剥，连根骨头渣都不剩。

可是更有趣的是，深谙残酷卑鄙之手段如我者，还是被残酷卑鄙吞噬了。

人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是被我自己编织的花环勒死了，是用我自己喜欢的枕头敲了我的头。

“哈，哈，哈……有意思，有意思，太有意思了！”

韩非先生端起酒杯，仰天长笑，一饮而尽。

不错，脚下这块土地，曾做过强秦的监狱。我站在田垄上作如是想，当年被囚禁在这儿，被凌迟、腰斩、鸩杀者，肯定不仅仅是一个韩非。不像长城、骊山陵，至今赫然耸立，让人们参观、瞻仰；也不像阿房宫、秦直道，还留下些痕迹让学者们去考古。云阳狱除了一个名字和一串悲壮、凄惨的故事外，没有什么遗

迹让你追寻；当年的景致，就只能在想像中去欣赏了。

不过，一山起一云，一时生一景。如今崛起在这块土地上的塑料大棚，就是一道新的景观。一排接一排，一片连一片，阳光下白花花的炫目。如果说碧绿的麦田像海洋的话，这些大棚就是满载的白色的舰船。不过，从这些舰船上御下的，不是活蹦乱跳的肥鱼胖虾，也不是死沉严裹的军火器械，而是红艳艳的西红柿、水灵灵的青辣椒，和脆生生的嫩黄瓜……

韩非先生，李斯先生，以及嬴政先生，有关“云阳狱”的话题，暂且讨论到这里，现在我们尝尝鲜，来，开吃！

（刊于《延河》1997年第2期；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体会王维

1. 大树

已是第二次来看这棵树了。它生长在航天部的一个厂子里——这么说好像不对，应当说共和国的航天事业选择生长着这棵树的山沟做了一个厂址——因此，十年前第一次来的时候，大门口站着岗，不允许拍照，树用铁栏杆围着，时间也紧，看得匆匆忙忙。留下的印象是这棵树好大，好老，好不孤寥。

这次不同了。航天部的这个厂子已搬出了山沟，传达室做了鸡窝，空旷的厂房里传来汪汪的狗叫；留守人员和当地农民在厂区空地和山坡沟底作务着庄稼菜蔬，扛锄提篮地自由出入，无禁无限；时间也宽松，我可以在这儿呆两天，消消停停地面对这棵树了。

围树的铁栏已被扒得只剩不足四分之一，你可以走近这棵树，触摸这棵树，而你的手一伸，就一下子摸到唐代去了。是的，要不是唐朝那位诗人兼画家，腻味了险恶的官场，跑到这儿来隐居，栽下了这棵树，我们今天大概就没有这么大的兴趣到这儿来了。

树皮是粗糙的，斑驳的，有的地方甚至是朽腐的；树身却罕见的粗壮，几个人合搂不过来。据说树都是一年长一轮，那么，这棵树该有一千二百多轮了。如果将树一轮视作国画一轴，那么，这一千二百多轴画，该卷进去多少花鸟人物，山水烟云？

树身上发现了蚂蚁，是那种黑里泛红的小蚂蚁，一溜一串地上上下下，有的还用嘴衔着比自身壮大得多的食物。在树的另一侧，稍高的分叉处，有一个碗口大的洞，洞口发黑，是烟火熏燎过的痕迹。黑黝黝的洞口群集着几十只黄色的小蜜蜂，隔一阵儿，翅膀一齐扇起，惊悸似的一动。听得见嗡嗡嘤嘤的声音，看不出它们在做什么；时见三三两两的蜂儿，风箭似地由洞口飞出飞入。



王维手植银杏树（华韵 摄）

树的东南方向，有一盘风扇大的蛛网，网的一边攀在树身上，一边系住了剩余的栏杆头。网上粘着几只小小的蚊虫。朋友的孩子捡一节树枝那么一击，蛛网便碎了，几丝余线在空中飘摇。我说你把人家的饭碗砸了，孩子赧赧。

第二天清晨，太阳还没有从东边的山梁上露头，树的叶片上已有亮光在闪了。蚂蚁依然在树身上走动，蜜蜂依然在树洞口出入，而那被击碎的蛛网，竟在一夜之间修补完成，比原来的还要大些，也依然攀缘着树身。大树默默，一如昨天。

树的枝叶算不上浓密，透过疏朗的树隙，可以看到湛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朵。我想，清静的夜晚，来这儿坐一坐，月光洒下来，星辉洒下来，听一听蚂蚁爬树的声音、蜜蜂筑巢的声音、蜘蛛结网的声音和风摇树叶的声音，感觉会不错。

可能是因了雷电，树的一大枝被劈裂，断楂干枯状，灰褐色，可那靠近树皮的地方，却迸出了一束小叶片，鲜鲜的绿。朋友捡一块石子掷向枝叶浓聚处，便有几片叶子漾下来，均呈扇面状，湖绿色，纹络由叶柄处向上散开，全是直的。

朋友是这个厂子的留守人员之一。近树楼台好得果。他使用这果种出了小树苗，绿蓬蓬地生长在他家的阳台上。临别时，朋友执意送我一盆。于是，1997年的这个流火腾焰的大热天，我汗津津地从一个叫“辋川”的山沟里，拎回三棵小树苗。这是大树的子孙。——从此，我每天都要踱到阳台上和它们处一处，隔三岔五地给它们浇浇水。

（刊于《西安晚报》1997年8月14日、《东胜晚报》1997年8月20日、《大众日报》1997年12月29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2. 厂馆

沿河道，依山崖，穿过几个村寨，弯弯转转，面包车终于在一个工厂的大门口停了下来。这就是辋川了。也许是山水有灵吧，我的双脚一触到这块当年王维先生踩踏过的地面，就隐隐地有了一种和到其它地方绝不类同的感觉。其时正值酷夏午后，日头暴烈，树静无风，蝉鸣如雷。

这是航天部的一个厂子。20世纪60年代末，响应伟大领袖“深挖洞”的号召，几十万航天人义无反顾地钻进了山沟。厂房建起来，学校建起来，医院建起来，幼儿园也建起来，当然也少不了围墙、铁丝网和荷枪实弹的警卫战士。僻静荒远的山沟沸腾了，热闹了，汽车的穿梭、机器的轰鸣、人声的嘈杂，惊动了当年高隐们的安息之灵：这是怎么回事呀？然而，二十多年之后，隐士们又该惊叹了：变戏法似的，这些声音忽然间少了，没了，大家一股脑地搬了出去，留给山沟的，是一片片空旷的厂房，和一幢幢无人居住的楼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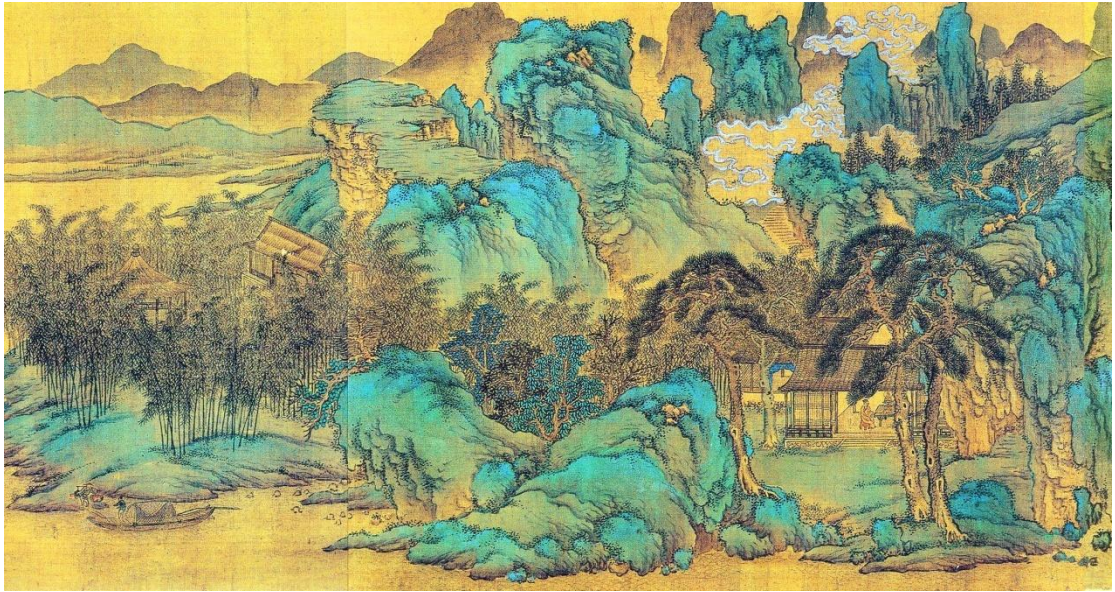
一位蓝田籍的画家租用了几间厂房，动用自己的积蓄，办起了一个王维纪念馆。这个馆就在厂门内几十步远的地方。我们来得不巧，画家不在，门上了锁。作向导的朋友说已差人去叫了，一会儿就来。说着，笑咪咪地递给我们一人一瓶“娃哈哈”纯净水。朋友是位业余作家，也是这个厂子的留守人员之一。我的这次辋川之行，实在因了他的热情相邀。

纪念馆的外貌是有些味道的。一块不规则的麻红色大石，耸在路边醒目处，上书“王维真迹”四字。青松二三，幽篁数根，稀稀的篱笆墙，夹出一条小径，铺着拳头大小的鹅卵石。径的尽头，便是贴钉着竹条的馆门了。门上一匾，“辋川高隐”几个字写得韵致逸然，两旁一副对联：“一窗烟雨王维画，四面青山辋川诗”。屋顶搭着茅草，墙上抹着泥巴——抹得不牢固，被雨水冲得七坍八落，将红砖墙和水泥楼板裸露出来。

拿钥匙的人来了，是附近村子里的一位姑娘，讲一口地方风味的普通话。进了竹条门，还有一道厚重的大铁门，这样的铁门，我们在描写某些秘密机构的影视剧里，常常见到。朋友介绍说，这个展厅原是一个理化车间，人们上班都要穿白大褂的。果然高大宽敞，顶灯明亮，天车的轨道还悬在那儿。东墙中开一门，连着一个过道，又是七八间房子。稍大的一间里，摆一个大画案和一些怪模怪样的树根，其余全空着。

展厅里布置得很满。有《辋川集》《辋川真迹》石刻拓片、王维生平和《王右丞集》、历代文人咏辋川的诗、后世书画家以这些诗为内容的字画作品，以及附近出土的一些小型文物等。布展者求古求朴的心意是很显然的：墙上贴以粗麻，饰以竹眉，诗林画群中间以古木、山石、青竹、绿草；展厅东南角，还设一佛龕，敬一尊菩萨。

大家免不了要赞叹几句，说没有这位将摩诘敬为先师者的辛勤努力多方奔走，也就没有这个纪念馆。同时也都说“古”得还不够，既然是王维的纪念馆，就最好像王氏诗中描写的那样，搭几间茅舍，栽几丛幽竹，门前柳条拂地，屋后松树披云，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南园露葵朝折，东谷黄粱夜舂……如今放在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厂房里，多少有些不伦不类。



明代仇英的辋川十景图之一（绢本 局部）

何必苛求呢，我心里说。现成的空房大屋不用，却要破钱费力地再去搞什么“茅舍”，不符合老祖宗传下来的崇朴尚俭物尽其用的美德。王维老先生遇到这种情况，大概也不会见可用而不用，进而花费物力另起炉灶吧？再说了，且不说参观者都是些西装革履带表挎包手中举着“娃哈哈”，嘴里哼着流行曲，脑子里转悠着股票指数、市场经济的当代人，即就是现在搭的“茅舍”，不管怎么样做古，也都是 20 世纪末的“茅舍”，和一两千年前的“茅舍”相去远远了。因此，山水清秀的辋川里，能有这么个馆就不错，搞成现在这个样儿就挺好，大家来这里总是比以前多了个看头、说头，甚至想头——世界上的纪念馆千姿百态式样纷陈，这个馆该是独一无二的。

（刊于《西安晚报》1997 年 9 月 11 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

3. 沦涟

踩着河底的细沙，经过一段湍急的齐胸深的水流，我按照朋友的示范，一步一步地向瀑布接近，终于，将脊背靠在了崖石上。水，万万千的水，欢乐无

穷的水，奔腾无尽的水，轰轰地呼叫着，拥挤地蹦涌着，磊磊地扑叠着，从两三米高的坎上冲下来、滚下来、撞下来、砸下来，落在头上、背上、胳膊上、大腿上……痒痒的，疼疼的，麻麻的，酥酥的，真是痛快极了，美妙极了。这是天然的、全方位的、同时态的保健按摩，把城里流行的那些人为的把戏儿统统地比成了小儿科。

我眯上眼睛，伸展臂膀，尽情地享受着这份天赐。渐渐地，我有些嫉妒了：住在这附近的人多好啊，他们可以天天来这里受活。我就没有这样的福分。我在许多事情上都是没福的，许多事我都不能够。你看咱的朋友，简直是一个“浪里白条”，俯游、仰泳、蝶式、踩水，欢畅自如。连他的儿子，才十三岁，也堪称水中健将了。瞧那个猛子，扎得时间多长，让人心里吃一紧，却在潭的另一角露出头来，抹一下脸，胜利地一笑。这些我都不会，早先在游泳池里学过几招“狗扒”，能游出两三米远吧，多年不沾水，现在都忘了。

这里是王维先生置“别业”的地方，他老人家会不会和我一样，也是个不会水的旱鸭子？稍稍一想，问号也就变作雪白的水花儿飘走了。一个人长年累月地在这好山好水间出没流连，临渊酌酒，近波采菱，浦头吹箫，泉边听蝉，荡舟送远客，挹椀灌蔬园；秋雨飒飒，山溜儿浅浅地泻下来；风摇青翠，湖面漾起一篷篷涟漪；明洁的月辉洒落在松树林间，清亮的泉水从一片片石头上流过……先生的诗里有水，水泽润着先生的诗意；先生的画里有水，水激滟着先生的情怀。天地间能够识山、会水的人物本来就并不多，先生该是一个了。

想这水也是神奇。平和的时候，雅雅静静，缓缓的，悠悠的，无声无息，由来处来，向去处去；一旦激动，就狂躁，就乖戾，咆哮着，汹涌着，堆雪卷浪，摧枯拉朽，如此时此刻的瀑布。“辘水沦涟”，这是摩诘先生的话了。用“沦涟”形容眼前的辘水，真是恰切之言。沉落为沦，沦而为瀑；不断为涟，涟而成河。溪涧沦涟，江河由之泛生；江河沦涟，便要海阔天涵，洋洋大观了。

再好的享受都有一个结束，我该离开瀑布了。摸索着下来，又在河道中泡了泡，当朋友父子和后来的几位年轻人依然扑腾着快乐的时候，我已悄悄地上岸了。在背人的石凹里换了裤子穿了鞋，我便告别水潭，沿着清流，走向稍远的地方。石头都是热的，挑一块平大的坐下，臀部便被炙着了。温暖，熨切，感觉也是好的。

脚下有鱼，全是寸把长的小生灵。倏忽间聚来几条，摇着鳍儿，摆着尾巴，总想寻点什么吃的样子。这青黑色的，多半是草鱼吧？泛白的，该是鲤鱼了。我脱了鞋，把脚伸到水中。它们躲开了，一会儿又游了来，在我的脚面上、脚趾头一啄啄的。我搔搔头，些许头屑落入水中，鱼儿们便极快地地点了几下，没了。这颗头上的出产也太少了，可怜鱼儿！

有两个中学生模样的小姑娘，拿着那种自制的小网儿打鱼，花裙子湿了也不顾。渐渐地近了。我说你们打了多少啊，她们便把红色的小塑料桶提过来让我看。好家伙，都大半桶了。回去养吗？不，炸着吃。这么小的鱼，吃了不可惜吗？反正长大了还是要被人吃的。姑娘的回答使我愕然无语。是呵，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不管是大鱼、小鱼、虾米，水中游的，不在水中游的，人都能张开血盆大口、樱桃小口、铜牙铁口、薄舌利口，统统地吃到肚子里去的。

夕阳坠入云中，河道里弥漫起淡淡的岚气。我摘下眼镜，益发一片迷离。仿佛看到一位戴竹笠、着布衣、穿麻鞋，提着篮子，须髯飘飘的老人向我走来。我问您是王维王摩诘王右丞先生吗？老人点点头。您这是做什么去呀？采蕨、采薇、采菇，再舂两碗黄米……您怎么不打鱼啊，辋川的鱼据说是很美味的，连尼加拉瓜的华人都想吃呢。老人微笑，指指天，指指地，双手合揖……。

我恍然定神，不见了先生，唯有辋水淙淙，沦涟而去。

（刊于《西安晚报》1997年9月19日、《长沙晚报》1998年3月3日、《日照日报》1998年8月16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4. 净月

大约迷瞪了两三个小时，就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一是热，按说僻远的山野该比城里好受些吧，可依然地热，热得人浑身粘乎头发懵。看来“厄尔尼诺”现象，并没有放过地球表面的这么一个小小的角落，尽管一千二百多年前这儿曾隐居过一个王维。二是吵，朋友的呼噜声打得震天动地，是那种节奏感极强的似乎只有开始没有结束的滚雷。本想摇摇他的，又看他睡得那么投入，那么酣畅，身体摆成一个壮健的“太”字，伸出的手又缩回了，心里说：看你呼噜到几

时？

在水盆里拧了湿毛巾，擦把脸，我就站到窗前了。远处群山黝黑，如静卧的莽兽；隐隐地，能听见哗哗的声响，是莽兽在嬉水了。近处有桐、槐、榆、杨，枝叶交相披展，无风无动；知了和蚰蚰不歇地奏鸣着——这里的知了白天见过的，比别处的小些，麻灰色，方头，身上有白色斑点，叫声却是冠军级的。月亮很人情，我们睡的时候她歇着，这阵儿我起来了，她也起来了。悬在当空，明明白白地看着我，多半月，近而大，薄而亮，水洗了似的，就见几缕淡云缓缓地拂过月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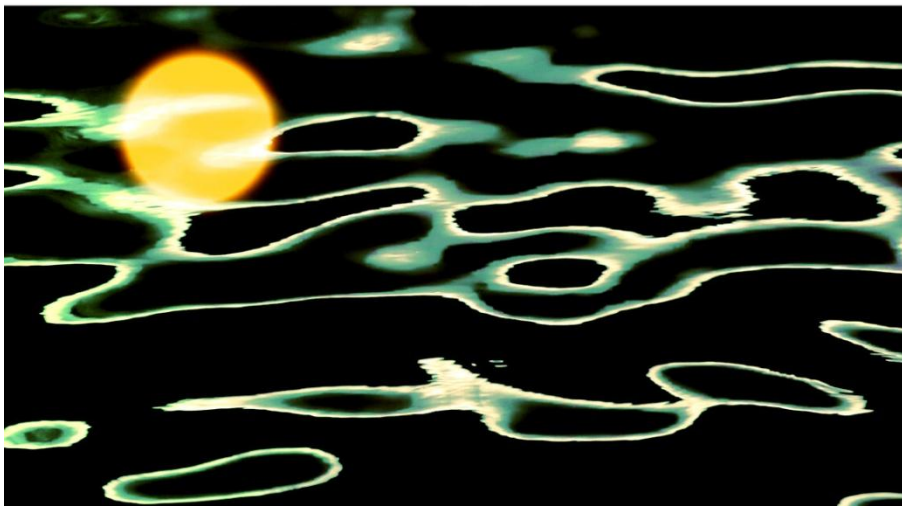
想那一千二百多年前，王维先生也常常这样望月吧？当然，先生不会像我现在这个样子，汗津津地站在钢筋水泥的框范中。飞云山前，辋水之滨，先生搭了几间茅舍，门前植几株文杏，屋后栽几丛青竹，柴扉咿呀，竹牖透月……那感觉是别有一番情调了。相信先生望月的时候，心情该是雅然净洁的吧，有如沧涟的辋水和清白的明月，不像“六根”难净，常发聒乱的我们，也不像那时见浊浪翻涌、瞬息惊涛拍岸的宦海……

是的，在那个世道里，要使自己的一生活得光彩些，就只能走那条许多文人把脚都走肿了、把腿都走歪了的路子：将粗糙的干粮、不多的盘缠、发毛的书卷等等一古脑地装进麻布做的搭裢里，连同“修齐治平”的信念一起背在身上，跋山涉水，从偏僻的乡野，一步一步地走向皇家占据的京城。翻一下履历表，你会认为先生五十五岁以前的运程还是通顺的，二十一岁时就中了进士，然后右拾遗，监察御史，库部郎中，文部郎中，直到给事中——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的副头目了吧。然而，胡髭翘翘的安禄山说反就反了，长安陷落，玄宗携妃带着逃难四川。先生没有跟上队伍，做了叛军的俘虏。安禄山也算眼中有水之主，没有杀先生，还让他继续做官。这倒为难了先生，想来想去，只有吃暗药装哑巴了，并写下一首“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姓何日再朝天”的诗。这显然是身在胡营心在唐了，然而乱平后，依然被打入重罪犯人之列。要不是弟弟王缙站了出来，请求朝廷削去自己正做着刑部侍郎的官职以赎兄长之罪，先生的命运还不知道如何呢……

也许是如此这般的一番折腾，使先生领教了官场莫测的风险；也许是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使先生对朝堂的勾当早已心灰意倦：反正他决意隐居了，尽管李唐天子依然赏识他的才华，让他做太子的侍从，后来又复拜给事中，直到“尚书

右丞”——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了吧？

然而先生还是想远离那浊烟袅袅甚至烈焰熊熊的官场。报告打上去，朝廷批下来：诗画双绝，人才难得，年龄才五十出头，效“商山四皓”为时尚早，国家还要用你，“半官半隐”吧。——也行呵。于是，或春花烂漫，或秋高气爽，或夏阳流火，或雪花纷飞，总之是某年某月某日，先生赶着一辆牛车，遥遥迢迢、吱吱扭扭地奔辋川来了。那牛车上，载着维持简单生活的起居用具，载着笔墨纸砚、诗卷画轴，也载着一份投奔田园、回归自然的切切情怀。



水月（使者 摄）

不错，先生是奔辋川的水来的，这儿的水，清冽明澈；先生是奔辋川的月来的，这儿的月，皎洁明亮。水清凌月明莹，月明莹水清凌。水和月，月和水，在先生的诗文中，该是两个难分难舍的意象了。先生的水中有月，月滤了水；先生的月中有水，水洗了月——难怪“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了……

咦呀，原来水是先生的身，月是先生的心，水月之“净”，竟是先生的魂了呢！

（刊于《西安晚报》1997年11月30日、《大众日报》1997年12月27日、《海口晚报》1998年10月9日、《厦门晚报》1998年10月21日、《陕西电力报》2003年4月16日；收入《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瀑水的困惑

群山汹涌出不尽的困惑，夕阳掉进了无边的落寞——这两句蹩脚的诗是我坐在兜圆的瀑石上，双脚没入温爽的瀑水中，两眼眺着远处高高耸立的蓝得惊心动魄的那一排峰峦时忽然想出来的。

当时有两个小姑娘坐在我的身边。大的一个花衫红裙，脸上一抹调侃的混沌的笑，不时地一把一把地将水撩到我的多毛的腿上；小的一个用一个巴掌大的塑料袋装满了白亮的河水，然后用手捏扁了又重新再装。那原是一个装鱼片的袋子，鱼片吃完了，本想再抓条小鱼装进去的，无奈何这河水只管自己哗哗啦啦，并不照顾小孩子的情绪，连个小蛤蟆鱼都不见。鱼没有抓着，她却抓着了欢乐。于是就笑，露出一个凸出的虎牙，天真劲就出来了。连脸上那些个隐隐雀斑点也都生动得不知今夕何夕。

稍远处有几个光屁股光脸蛋的小男娃在玩水，脊背晒得黝黑，像在酱缸里泡过。手里好像捧着一个猪尿泡，走近了才发现是一个大南瓜。间或有一个男子下河来挑水，“空通空通”发响，大概是为他的田里的菜奔忙。还能看到几只鸟儿在电线上谈情说爱，听不清它们说些什么，只看到几粒灰茸茸的点。

河水在喧哗，一点儿也不知道累。起初是湖绿色，渐渐地变成深蓝色，很快又呈现出橙黄色。两岸的沙石也一会儿苍白，一会儿金黄，一会儿橘红。而那枚张不几几的太阳，也就该下台了，又不甘心，上窜下跳的，撒一条明晃晃的光带，与其说是典礼仪式上的彩绸，倒不如说是吊唁厅里的挽幛。

面对这一切，我的脑子里竟一片空白，这空白是巨大的，它使我的神经中枢混腾腾、雾腾腾，几乎要麻木。比如这水，你从哪里来，又奔哪里去？或说：我从南山来，要奔渭河去。那么，南山又从哪里来，渭河又奔哪里去？或说：我从地球里头来，要奔大海里头去。那么，地球又从哪里来，大海又奔哪里去？或说：地球是由宇宙爆炸来，大海要奔星空里去。那么，宇宙又从哪里来，星空又奔哪

里去？……这样的疑问好像问到死也问不清个眉目，干脆就说它们从它们来的地方来，要奔它们要去的地方去。这个答案好像什么都回答了，其实什么都没有回答。河水如此，那么眼前这黄沙，这青石，这绿草，这灰鸟，这红霞，这一切的一切，又当如何呢？

大概原不该这么去思想的。问题是这大千世界偏偏生就了我这么个不光有眼珠子鼻尖子肚子肠子脚丫子，还有一个脑瓜子的玩意儿。

于是，就困惑，深深的困惑。

耶稣基督来了，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菩提树下，释迦牟尼大概屁股蛋上都生了坐疮；孔夫子提着讨饭棍，周游于列国之间；庄老先生敲着瓦盆在街上卖唱，说他变成了蝴蝶；马尔克斯还算特别，拖着一个吸铁石，满世界游走，把大家脑壳里仅有的那点破玩意，全吸收到他的“孤独”里去了……

于是，我依然困惑，深深的困惑。

滔滔瀑水，是你的困惑引发了我的困惑？还是我的困惑感染了你的困惑？

（刊于《陕西青年报》1987年9月2日；收入《兵马俑狂想》，陕西旅游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痛苦的高原

高原，高原，痛苦的高原。

当我的沉重的脚步踏入那莽莽苍苍层层叠叠的沟沟壑壑时，当我的厚且钝的耳膜被如泣如诉如怨如吼的唢呐声震撼时，我的心里总要泛上来一股痛楚、苦涩的感觉。

这感觉海底隧道一样深深地穿过我的心窝，这感觉高频电波一样骚扰着我的神经。它是和高亢悠长而又缠绵悱恻的信天游一块儿来的，又是和虎跃龙腾的腰鼓荡起的滚滚尘埃一起来的，也是和九曲八折浑浑噩噩的滔滔黄水一块儿来的。

痛苦的感觉源自欲念的被扼杀。

高原应当是绿色的呵，浓重的绿，普遍的绿，新鲜活泼的绿；不要这黄，干涩的黄，光秃的黄，恹恹沉沉的黄。

高原应当是平坦的啊，开阔的平，宽荡的平，无限驰骋的平；不要这沟，窄卡的沟，荒凉的沟，夹迫生命的沟。

高原应当是活动的呵，健美的动，韵律的动，排山倒海的动；不要这死，板结的死，顽固的死，传宗接代的死。

高原哭喊过，是男子汉殒亲的号啕，于是，有了河，大河，小河，不流水的河。

高原挣扎过，是女子娃受辱的扭打，于是，有了路，大路，小路，不走人的路。

蓝格英英的天啊黄殍殍的地，

生就的苦楚啊与天齐。

光秃秃的山脑啊浑乎乎的水，

五万年的人啊三万年的鬼。

热烘烘的太阳啊明晃晃的月，满肚子的愤闷对谁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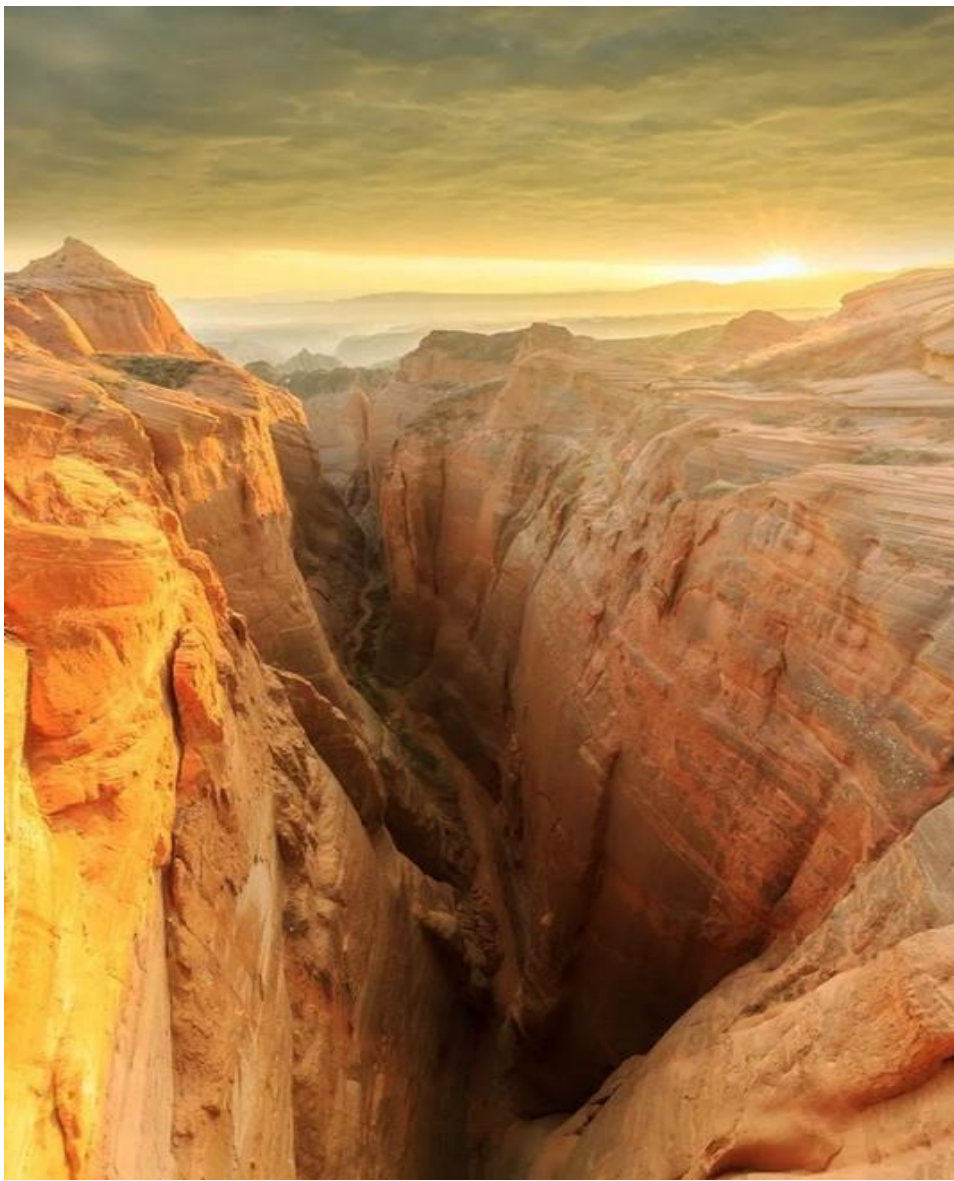
.....

哈哈，地球存在一天，高原就存在一天。

永恒的高原，永恒的痛苦！

真他娘的绝了。

（刊于《长安报》1987年11月30日；收入《兵马俑狂想》，陕西旅游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高原一景（李一鸣 摄）

壶口呓语

壶口瀑布位于陕西省宜川县壶口乡境内，以黄河至此若巨壶倾汤而得名，乃黄河第一大瀑布。传说大禹治水就是从疏通壶口开始的……

1

心如壶口。

有位姑娘想得到我的心，可几千年来，她并不理解我这颗心。

去壶口吧。

抚摸那疯龙癫狮的狂流，倾听那裂肝撕肠的哭喊，尝饮那痛苦无边的浪涛，再让滔天吞日的水沫，哗啦啦扒掉你流行色的服装——

壶口喜欢赤裸裸的胴体。

壶口即心。

2

我是黄河一股水。

在黑压压的地层里憋了几万年，憋得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我早就该自由自在地去我喜欢去的地方。

我终于把地球顶了个窟窿。

然而，烂泥排挤我，贱石拦挡我，秃山要挟我，荒原胁迫我，连乌龟王八也来吸吮我。

我恨得要死！

我要发泄。

壶口是个好地方。

我喝斥了，咒骂了，呼喊了，咆哮了，手舞足蹈了，歇斯底里了，怎么样舒畅我就怎么样干了！

哈哈，痛快！痛快得不能再痛快！

我还要到大海里去呢。

我还要到星空里去呢。

我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

管得着吗？



3

有人说壶口像万马腾跃群狮奔窜，有人说壶口像核弹爆裂烟焰冲天。

山飞涌猛虎吼如雷，海倒立蛟龙翻几番。

舞场上漂亮女人掀起的裙裾，风地里妙龄女郎散乱的发辫。

嘶咧咧好锦绣碎尸万段，哗哗然满世界骚动不安。

有人说壶口乃原始性交兽欲泛滥，有人说壶口是子宫翕张分娩艰难；还有那

些说出的说不出的想到的想不到的能写的不能写的一切的一切，

一切比喻都庸俗不堪。

壶口就是壶口。

它超越了一切语言。

4

死在壶口。

生大体一样，死各有不同。

下到突兀的湿淋的崖石边，前进或后退那么一丁点，让水舌轻轻地将你一卷，
就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人或为鱼鳖”了。

这样的死，壮烈豪迈，崇高惊险：使人扼腕，令人赞叹，报纸上可以登，传奇里可以选。

尤其重要的是别致。

世上唯有别致的事情才能流布得久远。所以，

要死，就去壶口吧。

5

壶口是一个符号。你说它代表什么，它就代表什么。

地球在裂变中形成，也必然在裂变中毁灭。

壶口透露了地球毁灭时的情形。

站在岸边看壶口，就好像未来人站在另一个星体上看地球的毁灭。

看地球毁灭是一种高级享受。

好玩极了。

6

我决定不死。

一百岁时，我将从壶口上游漂流而下，过孟门，闯龙门，直达太平洋。

二百岁时，我决定和朋友们到壶口来，踩着黄水痛痛快快地跳跳舞，然后舒舒服服地洗个澡。

三百岁时，我打算撩起悬流，到龙窠里转一转，玩一玩，散散心，说不定还要拔一撮龙王的胡须做一把甩打蚊蝇的指拂尘。

五百岁时，我准备在壶口瀑布下一座漂亮舒适的别墅，赛过孙猴子的花果山水帘洞，各种领导最新潮流的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当然，还要有倾国倾地球倾宇宙的女性。

一千岁时，我将邀请各个星球上的朋友到地球上来做客。如果他们有兴趣，就再到壶口来玩一次，尽兴地聊聊天，美美地野餐一顿，然后翩翩地飞去。飞到自由自在的地方。

一万岁时——

到时候再说吧。

（刊于《西安晚报》1986年9月2日、《延安文艺》1987年5月号、《延安文学》1987年夏季刊；收入《兵马俑狂想》，陕西旅游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北行速记

1

混沌，混沌，混混沌沌。无星无月无风，如漆如扣如死。混沌的天，混沌的地，混沌的清道夫，混沌的垃圾车，混沌的电杆树，混沌的灯影人。303 在这哪！上！面包，面包，才来的热面包！五香烧饼熟鸡蛋！看报看报，唐都故事报公安案例报法制教育报，情节离奇曲折内容丰富多彩扣人心弦催人泪下。看奇特的新娘子八十二岁的老太婆与十八岁的小伙子洞房花烛夜。看市长的儿子虐待妻子中青报报道中央台播放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热甑糕！看智擒色狼布满陷阱的爱姑娘的心又变了恩深怨长好大的土地爷。陕北老乡有钱，来一张！六点的噢，六点的赶快上车啦！鸡蛋糕，谁要的鸡蛋糕？新鲜面包，才来的新面包！下下下，下去！你回吧，车要开啦。别忘了写信呵。延安的走喽！呜呜呜轰隆隆噜噜噜噜。

渐蓝渐白渐亮，黑暗转到美利坚去了。风嗖嗖，冷。鸡皮疙瘩。缩小了几万倍的烈士陵园。教训！夏天出门要带老棉袄，像那个满脸黑垢的皱巴老汉。玻璃升上去，来，用劲，好，又下来了，破车！来，再来，嗯……好！和平门解放路东五路滨河灞水豁口耿渭河桥。肚子有点空，脑子有点空。别离感失落感新鲜感 X+Y 感。A 君的冷漠 B 君的无奈 C 君的虚荣 D 君的直率。分离，相聚；相聚，分离。暂时的相聚，永恒的分。在一起不能永恒，永恒就不能在一起。火箭流失，白驹过隙。因缘幻化，刹那生灭。窗外的杨树一闪而过。高陵陂西大程富平庄里耀县黄堡。爱别离苦，怨憎会苦。

北上北上北上。车祸！血！红灯红旗红领巾红尘滚滚红血球红不楞登红白喜事红男绿女红十字会。可怜的自行车，可怜的骑车人，可怜的小生命。死！人生自古谁无死？谁知道自己何时死？小学时邻居的女孩半夜发病从手术室里抱出来辫子吊着手耷拉着天还未明就入了土。中学刚出门一位同窗就被电打死在风雨交

加夜。两门守一颗独苗老父亲立时成了疯子。大学就要毕业，学友王某端碗喝水仰面倒地猝死于心肌梗塞，抬到医院开胸抢救心脏起搏不起，甩下结婚不足一年的妻子和还在娘肚里伸胳膊蹬腿的再也不能见到爸爸的孩子。几个月前，报社摄影记者好人老陶拍新落成的火车站全景一脚踩空，从饭店餐厅二层楼高的石棉瓦棚上坠下，头撞在吸尘烟囱的三角铁上，连一句话都未来得及说就永远地去了。人生无常说死就死了，死了就再也活不成了。我什么时候死呢？说不定哪天就遇上了车祸机祸火祸水祸震祸还有人祸病祸甲乙丙丁祸。小时候就被同班同学戳过一刀，好在未及心脏，左膀上就留下一个永久的疤。下乡时深翻地指挥部设在出村好远的配电房，晚上我值班开门就摸灯一下子摸到电闸上，幸亏一下子打倒在地断了电源，要不然就一命呜呼呜呼哀哉尚飨了。人总得死都得死，可我这会儿还不想死。到11月我就满三十了，总觉得好像一切都是刚开始，又好像已经活了几百年。人要是不死该有多好！

铜川。停车半小时。营业食堂脏乱差。面条三毛一碗包子一毛一个。黄皮皮黄打死了卖碱的。韭菜粉条豆腐馅味不正。好歹吃点压压饥司机来了。宜君黄陵轩辕庙衣冠冢。原始思维神话模式符号崇拜。谷穗烟叶玉米高粱向日葵。兀立的桥桩，废弃的路基。停车十分钟谁要解手快一点。厕所好远两个坑满座。站在墙外半天尿不出却想拉屎。时间到了来不及了憋着吧。今晚电影野妈妈。电视录像功夫皇帝迷形拳。上海流行时装北方贸易公司风味小吃羊肉泡。难受！心里慌慌。弹起来，山巅；摔下去，谷渊。早知如此昨天就该早点买票坐在这后排，死弹！凉风吹得肚皮冷。下坠下坠下坠，唉呀憋不住。他妈的那两个缺德的韭菜包子！肠子里四海翻腾云水怒，肛门口五洲震荡风雷激。不好意思让司机停车。群体观念屎要面子。这车也不出故障？路旁的高杆作物真好，蹲下去肯定看不见。高挑的蓝牌儿一闪三十里铺。不行啦不行啦要倒要倒。心跳得砰砰砰，像跑马场。人快死时怕就是这种感觉。这样的死太难受了。坚持坚持坚持，共产党员像松柏意志坚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好了好了车停了，谢天谢地又要加油。包谷地里屎堆堆。朝里走莫迟疑，披荆斩棘不顾一切。二分之一秒脱裤子，十分之一秒蹲下去，唰——轻松极了舒服极了，加油站万岁万岁万万岁。难与人言是男女，可与人说是拉屎——人生两大乐事也。

爬起来就吃饭，顿餐六毛一份，小米稀饭管饱。小米加步枪打败蒋介石。谷子哟哪个糜子哟噢堆呀堆满仓。忽然想到给小米子打个电话。那年火车上相识，闲聊中得知她原是一位同学的妹妹，在统计学校读书。毕业时她想留西安我曾帮她跑了跑结果未跑成。人来了。披肩发高跟鞋白上衣。燕子羊羔梅花鹿。工作忙不忙？不太忙。离宝塔山这么近，每天都可以爬一爬锻炼锻炼。爬上来可累了，前天晚上九点多我转悠上来，一个人影都没有，猫头鹰咕咕地叫，吓得我赶紧下去了。范仲淹书嘉岭山。九层砖砌古塔八角楼阁式结构。高超悠悠碧落俯视滚滚红尘。唐代初建明代复修一毛钱一上。过道阶梯雀肚蛇肠，能过孙悟空过不了猪八戒。鲤鱼打挺鹁子翻身。来，拉住我手，好，再来！拉手亲口口哥哥妹妹黑吞晃里走。严禁题名刻字违者严肃处理。湖南大学考察队。于迪利阿尼 86·7。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崔万杰写。小心触电！香港九龙浪子思故乡两眼泪汪汪。甘肃庆阳秦剧团陕北巡回演出胜利归回众演员到此留言。保护历史文物争做文明游客。发表欲表现欲露脸欲成名欲声明自己存在欲。哈哈，这么多黑蝴蝶。庄周梦化蝶吕望兆飞熊。蝴蝶和人同一个祖先。无机物有机物生物大分子核糖核酸蛋白质原始鞭毛虫。

清凉山。舒同题万佛寺甲子仲伙。二水绕座晨望嘉岭塔边烟，八景环山夜对凤凰楼上月。苍生一望月儿井宛然云霞琵琶桥。尸毗王割肤饲鹰赵连甫樵读孝母。撒珠坡解三得宝环翠洞赵昌成仙。万佛洞，万洞佛。释迦牟尼本师佛。迦叶佛阿南佛大日如来佛。法身佛报身佛化身佛应身佛四佛七佛三世佛。燃灯佛药师佛无量寿佛大肚宽容皆大欢喜弥勒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佛乃觉悟者，谁悟谁成佛。山是佛水是佛花鸟虫鱼皆成佛。你是佛我是佛我们大家都是佛。天下名山佛占尽，革命圣地满是佛。

骑上车子端朝北。枣园又名延园原是陕北汉子高双成的庄园。小礼堂木板地墙上挂着为群众服务。想当年这里曾举行各种各样的会地板踩得咚咚响热闹的气氛消融了寒冷惊飞了窗外槐树上的麻雀。座谈会接待会请群众吃饭会纺线线比赛会当然还有让当地拦羊汉看了眼睛闭不住的跳舞会。脚蹬草鞋麻鞋老头窝窝鞋身穿棉袄长衫大裆裤跳交谊舞肯定别有风味。那个时候大概不会有迪士科抽筋舞软

舞劲舞贴面舞之类。窑洞前有玫瑰花丁香花一方石桌几个石凳。东南角耸一座八角亭，使人联想到八七会议八一起义八角帽八路军八字宪法以及民间流传的有关八的故事等等。坡下边有几个半大小子在放牛牧驴。牛脖子上挂一圈铜铃丁当丁当响得好脆。小驴驹毛茸茸嫩乎乎活蹦乱跳。

折回来再到王家坪。老乡传说当年江青常到这儿来来了就接着亲嘴叭叭地响，江青那会儿很风流是延安的人尖子看上她的不止一个。一切都好理解主席也是人嘛。毛泽东毛岸英三十里埔一老汉。劳动大学毕业朝鲜战争打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炮弹不长眼死时好年轻庐山会议彭德怀挨整。杨家岭土渠土路土墙院。柏树下放了自行车就听叭哒叭哒响。呀，下冰雹啦！白色颗粒蚕豆大，掉到尘窝里冒白烟。快，到七大礼堂避雨。门关了下班了躲在门廊下。延安的天孙猴子的脸说变就变。倾碗倾盆倾锅倾老天倾宇宙。豇豆豌豆四季豆弹球鸽蛋长虫蛋白皮核桃乒乓球看得眼睛酸。噼哩啪啦叮咯咚叭哩呱啦哗哗哇哇哇震得耳朵疼。落地蹦起数尺有的摔成几瓣瞬间白花花一层。树叶被打得七零八落好似一群群蝴蝶惨遭鞭抽纷纷坠地。地面上雨水汇聚成河簇拥浮驮一层冰雹向西滚滚而去前面不远即是延河。

（写于 1994 年 3 月 26 日）



北行散笔

1. 磕头泵与长明炬

出延安城北上，沿途短则一二百米，长则四五百米，就见一台磕头泵。其形状很像一只只青头蚂蚱，却不知要比蚂蚱大多少倍。这些大蚂蚱一下一下地磕着头，极匀称，极规律，不懂得偷懒，十二分敬业。没有人守护——泵杠上偶尔会落下只鸟儿，脆脆地叫两声，扑棱两下，又飞走了。大概要待置放在一旁的长方形铁罐泵满了原油，才有人来收取吧？

到了延川县的永坪镇附近，就见河边耸起一片漂漂亮亮的建筑物，办公楼、住宅区、学校、影院……都现代。人说这是油矿的矿部所在地，难怪。靠山腰的地方，立着一柱高高的烟囱。这烟囱不冒烟，先喷火，火上面才是烟。火喷得高，大，老远听得见呼呼的燃烧声。去的时候是白天，看上去倒罢了；七八天后归来，时已入夜，但见那火烧得好红，整个镇子都沐浴在一片如霞的光辉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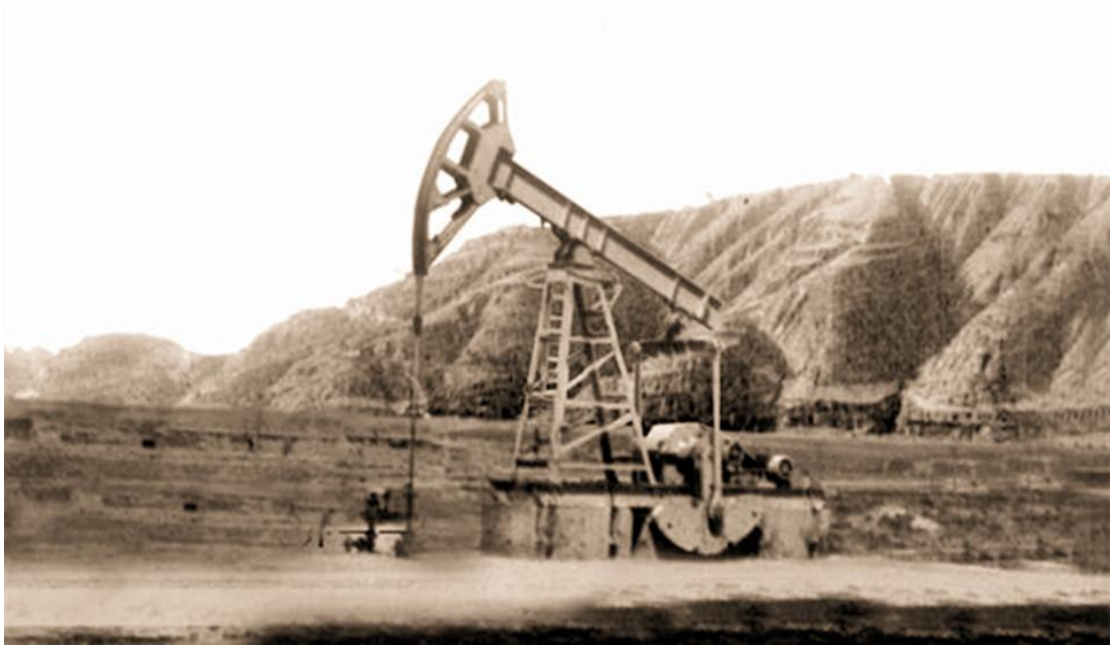
该是这方土地举起的火炬吧？

“不知道这烟筒烧的是油还是气？”同行的老袁感叹说，“想办法回收起来，办个澡堂子，能把一县的人都洗干净了。”

2. 羊肉面

不吃羊肉面，不算到陕北，就像不看大雁塔，不算到西安一样。司机路熟，说过了绥德不远，有一家羊肉面，很好哩。车上就有人唱：“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

两孔窑洞，一孔盘灶，一孔摆桌，中间洞开。墙上贴着奖状、感谢信、营业执照之类。



路边的磕头泵（周志彬 摄）

开店的是三个年轻婆姨。羊肉汤是提前做好了，放在一个盆瓮里，漂着辣油花，汪汪的一满是指头蛋大的羊肉疙瘩。一个婆姨舀羊肉汤，一个婆姨揉面。面揉好了，就朝沸腾着的锅里丢面片——那锅无耳无沿，圆兜兜的像顶朝下的头盔。

一会儿就丢满了一锅。煮三开，捞四大碗，浇两勺羊肉汤，你再调点醋，就上一瓣蒜，啧啧，香得流口水。

司机说：陕北的羊肉好吃，不膻。

大家说：经济实惠，味道好极了。

吃完面，做面的婆姨坐在门口的石板上，看树上的绿叶儿，同行的牛先生上前搭讪道：“我把你引到西安卖羊肉面，去不？”

“去哩！”年轻婆姨瞭了瞭牛先生，脸红红的。

3. 石狮子

绥德到榆林一路，看到了数十家工艺石雕场。那些雕好了的青石狮子一排几个，威风凛凛地蹲在路边。雄狮之外，还有乍耳瞪眼的看家狗、欢势欲跳的梅花

鹿，以及永远祥和的菩萨、飘飘逸逸作散花状的天女……

司机停了车。大家一哄而下看狮子。

这个石雕场略小于一个篮球场，或立或蹲或卧了几十件成品半成品，二三十个匠人有的丁丁当地精雕细刻，有的擦着水，嚯嚯地磨着凿刀。

问石料从哪儿来？本地山上开的。

问一对石狮卖多少钱？大的上千，小的几百。

问你咋不要图纸？图纸在心里盛着哩。

回答得很好。长年累月地雕几个样子，这样子也就熟在心里了。忽然想到了法国的罗丹，一个雕的是有鲜活情思的人，一个雕的是熟悉了的样子，区别也就在这里了。

4. 米脂婆姨

一路上都在念叨“米脂的婆姨”，进了米脂县境，车上的先生们眼睛就溜儿圆了。

开店的、摆摊的、骑车的、走路的……将目光一概地抛撒出去，又一概地收拢回来，车上的诗人便又是感叹，又是惋惜：“唉，退化了，退化了，一满退化了！”

到达神木后，住进了当地最高档的宾馆，晚上，大家坐在前厅的沙发上聊天。

沙发上原本坐着一位姑娘，是宾馆的服务员。

“这妹子是神木人吧？”邢先生问。

“不，我家在米脂。”

噢，米脂的婆姨！一路寻觅而不得，倒在这儿碰上了。姑娘生得身材好，皮肤白，鼻高，眼睛大，光眼皮就双了三层，只是眸光怯怯的，流露着淡淡的忧郁。

“有男朋友没有？”牛先生问。

“没！”（发 mo 的爆破音，很干脆）

“我们在西安帮你找一个吧。”

“不！”（发 bo 的爆破音，脆而亮）

“离开过陕北吗？”

“没！”

“我们带你出去吧。”

“不!”

谈了几十分钟，先生们说了不少，姑娘口中却多是两个字：“没”和“不”。于是大家喟叹了：难道米脂婆姨就只等于“没”和“不”？——看来改革开放的步伐确实还得迈得再大些，尤其在这荒远闭塞的地方。

(刊于《西安日报》1994年6月19日；获全国第七届副刊好作品评选三等奖)

5. 红碱淖

从神木县城出发，在毛乌素沙漠穿行了一个多小时，又在一个房屋稀疏的村落里左拐右拐，忽然眼前豁然开朗，红碱淖到了。

原以为不过是一个出“红碱”的泥潭（淖者，泥也），现在看来，却是一个目力不及边缘的大湖，当地人叫“海子”——大海的儿子。

水面浩淼，波涛汹涌，浪花打在铁网箍笼的石坝上哗哗作响，水沫儿便迎面扑来。空中盘着鹞鹰，岸边泊着小船，感觉就在海边了。难怪电影厂拍海上镜头，只来这里就行了。

当地人介绍说，红碱淖水面十万亩，出产的鲫鱼很好吃。不过现在鱼不多了，因为以淖为界，南边是陕西，北边是内蒙古，两边都争着捕捞，谁也不让谁。官司打到国务院，也没个结果。

6. 沙柳

公路两边的树，除少许白杨，几乎全是沙柳，而这些沙柳又几乎全被“拦”过头。“拦”过头的沙柳冒出枝条，绿葱葱地，蓬勃着朝天伸长，像千手千眼观音。

沙柳条圈成矮而疏的篱笆，围着一座孤独的黄泥房，一群大小不一，面色黑红的娃娃，在只有一个环的篮杆下活动。看上去是一座小学校了。

“如果有专人做饭，让我吃好，我可以在这里教一年书。”同行的牛先生郑重地举起一个指头，扭头对大家说。”

“还得派个歌舞团来吧。”慧先生调侃道。

“那娃们早上就别想上课了。”诗人说。

7. 中鸡

说笑中，来到一个乡政府所在地。

乡名叫中鸡，不是老鸡，也不是小鸡。

高台上一溜三铺商店，门面都宽大，却都只站一个人：两家卖百货，一家卖铁铲、镢头、疙瘩绳兼百货。商店门口围一堆人下象棋，大呼小叫，似乎斗得难解难分。对面不远处摆几张桌球，两三个小伙子披着衫子，手持杆子，戳来戳去。

袁先生问售货员新华书店在哪里，售货员摇头：“解（发 hai 音）不下。”老袁解释着再问：“哪里有卖书的？”售货员“解”下了，手一指，说：“在垸头。”

我陪老袁走了一个弯儿，无书店。就见路边有一家简易房做的“潇洒走一回”发屋，无人，喊两声，烫着发的老板娘从里边颡出。再问书店，老板娘愣了愣，手朝前一指：“坡垸头，邮电所里找。”

又走了几分钟，进了邮电所院子。三孔窑洞，两孔锁着门。透过门窗朝里望，看见了绿色的邮台、黑色的手摇式电话机，以及邮戳等物，没有看见书。邮台后边盘着炕，一铺炕上还坐着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都在吃着什么，嘴巴黏乎乎的。

出院门时，主人回来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浑实汉子。

“走么，里边坐么。”

“不了，一伙人还等着哩。”

8. 高三曼

她是东胜矿区补连塔煤矿的餐厅服务员，看上去二十出头，红圆脸，高颧骨，深酒窝；穿一件枣红色的马夹，宽宽的蓝裤子，一双时髦的黑圆包跟鞋。

倒茶端菜的时候，并未引起多少注意。后来突然一声高亢、嘹亮的酒歌，便把大家震翻了。一把系着红缨的弯牛角，放一只细瓷酒盅儿，斟满后举到你面前，高歌一曲，你应和不上，就喝酒没商量。挨个唱，桌桌过，信天游，蒙汉调，二人转，影视插曲流行歌，张口就来，轻松自如，荡气回肠，有一种鲜活醇烈的原生味。唱得教授念叨不已，唱得诗人热泪盈眶。既能唱，又能喝，同行的数十人全不是对手。老袁感叹道：“一件红马夹，打败了所有男子汉。”

问她名字，答曰：“高三曼。”让她写下来，摇头说：“不会写，没上过一天学。”问她成家否？“孩子都四岁了。”问她哪里人？“老家在神木。”“怎么学的唱歌？”“从小就爱，一听就会，现编也行。”

大家说，唱得这么好，到西安搞个专场肯定轰动。矿上人说：“她这不算啥，我们基层还有两个，唱得那才叫好哩！”

9. 沙芥菜

起初以为是古书上说的那种蕨菜，灰黑色，切成寸把长的节儿，咸咸的，酸酸的，脆脆的，筋筋的。

矿上人说：“这叫沙 gai 菜。”“哪个 gai？”“就是芥菜的‘芥’。”“噢，沙、芥、菜。”

这沙芥菜只在沙漠里长，而且只在沙漠的阴坡坡长。生物词典里都查不着，一种就活，但产量不高，这里卖到三块钱一斤。

（刊于《西安晚报》1994年6月8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山连山来川套川

从延安坐汽车到黄河岸边的宜君县得四五个小时。一上车人就多我挤你你挤我拖儿带女拖泥带水拖胳膊带嘴。汽车站上有汽车汽车上面有旅客旅客手里提包裹不是上车就是下车。别了宝塔别了延河别了朋友同学别了荞面饸饹。三十里铺大劳山甘泉道镇茶坊。下的少上的多。见缝插针前心挨着后心脚尖踩着鞋跟。且看插在我面前的这位陕北后生也就二十出头，眼睛血红好似两枚樱桃，牙齿发黄活脱一排麻将，脸上垢痂密密麻麻一直漫延到脖子根，手臂几千年没有洗过指甲盖老长里面脏物充实皮肤粗糙茧花累累像刚刨出地面的老树根。脸黑手黑鼻孔黑下巴黑脖子黑黎黑黧黑乌黑一团锅底黑。黑黔黔黑黝黝黑惨惨黑不溜秋黑哩吧唧本颜色。黑云压城城欲摧黑风过处闪金辉，黑云翻墨未遮山，黑手高悬霸主鞭。

这破车得了筛糠病开得快了全身抖。晃晃悠悠晕晕乎乎看了些窑洞茅舍沟沟壑壑峁峁岔岔天上鹰鹞地上鸡狗还有窜上公路的山兔野老鼠。转弯弯绕圈圈爬坡下岭前簸后颠光秃秃的山不见了干涸的沟少有了山上有树了沟里有水了树越来越密了水越来越粗了空气湿润了身上凉沁了。蓝格英英的天上起白雾，一辆辆汽车停不住。绿树林里绿丫丫，绿蓬蓬树下卖西瓜。天上的黑云配白云，地上的男人寻女人。对面价沟里长黄蒿，先搂脖子后搂腰。苞谷地里向日葵，你说像谁就是谁。青杠林里青杠皮，摔碎的瓦罐没人提。山对山来湾对湾，毛驴子驮婆姨过了川。山连山来川套川，哥搂着妹子叫心肝。山丹丹开花背洼洼红，欺哄百姓是瞎熊。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逛深圳的哥哥回来了。高坡上筛糠低洼里落，走后门进城找工作。羊肚子毛巾三道道蓝，你穿上高跟鞋我不嫌。红豆豆角角熬南瓜，贩驴皮你要离开家。盘盘腿儿热炕上坐，先吃黏糕再吃馍。瓷壶壶倒水哗啦啦，不知你想家不想家。枣林的核桃河畔上的草，陕北人都说刘志丹好。千里的雷声万里地闪，老刘死得实在惨。干石板栽葱扎不下根，世上的事情说不清。前沟里下雨后沟里晴，累死的毛驴冤死的人。山坡上的菅草根连根，老天爷和咱不一心。

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格英英的彩，生下个兰花花呀实实在地爱死个人。半碗碗黑豆半碗碗米，端起饭碗就想你。大红公鸡白眼眼狗，泼上性命跟你走。手不提羊肉怀里没揣糕，买二斤苹果上了车削着吃着就往宜川跑。

包儿一放，上街闲浪。县城不大，楼房不多，三份山气三份土气三份洋气。时髦服装电视录像窈窕女郎水果杂糖。穷乡僻壤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穴居山沟喜气洋洋。街面上有满脸沟壑的老汉过有两腮赤红的婆姨过有活蹦乱跳的学生过也有哞哞吼的黄牛过啊啊喊的黑驴过咩咩叫的白羊过。东张西望南瞧北瞅青皮核桃红皮洋芋饺子包子凉粉面皮。街道正中十字路口一黑一黄两条笨狗不嫌羞臊不顾脸面不讲文明亲亲热热粘粘乎乎，先是嘴巴对着尾巴闻来嗅去，后来就翘起尾巴一贯到底深入持久连接起来。过往行人有的一看一笑继续干自己的事，有的禁不住多看几眼尤其是嘴上茸毛刚刚黑的男人颊边白毛未曾绞的女人。瞄一眼，红了脸；瞟两眼，想得远。知够不知羞，知羞不知够，人和动物半斤八两各有千秋。

下午去壶口。两个多小时五十多公里。七八千流量数十米落差。山飞海立万岛排空悬流千丈雷奔电泄巨壶倾汤。水底冒烟旱地行船霓虹戏水晴空洒雨旱天雷鸣。传说大禹治水就从疏通壶口开始，劈孟门凿龙门黄龙曳尾在前乌龟驮泥于后鬼门关大战魑魅魍魉妖邪怪神门关震哑天犬打败二郎神还把一头孽蛟锁在河心巨石之上。神话传说符号运动原始思维远古信息。传说传说，越传越神越传越邪越传越多。惊叹，狂喊，拍照，留连。水沫飞溅惊涛瀚人兜头浇灌痛快淋漓彻底潇洒直到夜幕垂落星光点点。河滩聚会篝火熊熊柴草哗啵烟焰烛空。映红夜山照亮夜河辉煌了夜瀑布。欢腾跳跃奔走呼叫高喊黄河万岁万岁万万岁。哼调唱歌说笑话讲故事。正月里娶过奴，二月里走西口。提起哥哥走西口，止不住妹妹泪蛋蛋流。从北京到延安，路途是多么遥远。告别了家乡离开了爹娘我毕业到延安。没有油没有盐生活是多么熬煎。悠悠然凄凄然茫茫然。几份苍凉几份幽怨几份感伤几份怀念。人，说伟大说伟大，伟大起来，大江大河日月星辰不在话下；说渺小就渺小，小得不如这瀑布一滴水河边一粒沙。没有这些人的时候山河在，这些人死了山河依然在。

（刊于《文友》1994年第3期；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佳县红枣节

评论家李震言他的家乡举办红枣节，邀我前去采风。恰好是国庆放假期间，便欣然答应了。1994年30日凌晨5时许坐上面包车，途经14个县（市），行程700多公里，到佳县县城已是晚上11点多了。迎着森凉的夜风，踩在青石块铺就的街面上，沉重的头脑就清爽了许多。但见四面楼房上，竖的横的悬挂了不少标语对联，最见气氛的是这样两副：“吃红枣想红枣育红枣同登富裕路，说红枣唱红枣写红枣共作枣文章”；“动员二十三万人民团结奋斗重绘佳县大地，营造五十万亩枣树富民兴佳奔向小康之路”。

我们到晚了，县上仅有的几个招待所全部住满。县长们便将自己的办公室兼卧室腾了出来。暖融融的窑洞里贴着一溜地图，上炕前我仔细地端详了一番，想看看这个县的形状像什么，左看右看得不出个答案。第二天早上不到7点，太阳就升起来了，把县城照得亮亮的。政府院地位高，方便远望，就见近处烟岚腾绕，远处原峁拱列，白练似的黄河悠然一个弯转；一轮红日正在青云堆叠中喷薄，景象十分壮美。

开幕式9点左右启动，长长的队列从县城主要街道鱼贯而过。队列是五彩的，有稚气豪迈的少年鼓号，有袅袅婷婷的“红枣仙子”，有彩球水船，有狮子舞龙；最吸引人的要数来自安塞县的“腰鼓”，和来自黄河对岸山西临县的“扇鼓”。打腰鼓的一满是英俊剽悍的陕北后生，他们扎白头巾，着黄衫裤，腾挪跳蹕，气势磅礴；舞扇鼓的却一概是美丽动人的山西姑娘，她们簪红花，着粉装，舒身展姿，气韵十足。两支队列刚柔相济，互为比照，给人印象之强烈，使你永生难忘。

大会在体育场开。来的人很多，四面墙上都骑满了。只是主席台布置得有些简陋，“1994中国佳县红枣文化节”的横幅小而短，两边缺一副气派的长联。扩音设备也差劲，嘶嘶啦啦让人难得听清楚。好在表演耐看，腰鼓和扇鼓在不时卷起的黄风中依然舞打得出神入化。我举着相机，前插后追地抢了一卷子镜头，心

想这次照美了，不料归来后一张也没有洗出来，让人怨自不已。

中午是特色独具的红枣宴。满桌摆的饮食面点，几乎都与红枣有关：枣酒、枣酱、枣茶、红枣稀饭；蒸枣、煮枣、烘枣、熏枣、酒枣、蜜枣，红枣银耳汤；枣糕、枣饼、枣粽子、红枣夹馍、枣面花、枣焖饭、枣炒面、面枣角、枣馅黄米馍、枣馅炸糕角、白面枣包子、红枣八宝饭……花样繁多，满目香甜，每种品尝一口，就满肚子全是红枣了。

宴罢红枣，再看样品陈列，更觉眼界大开，不得不惊叹造化之神奇了。这里有寸把长的骏枣，小鸡蛋一样的奉节鸡蛋枣，形状有趣的磨脐脐枣，被誉为枣中极品的黑腰腰枣；还有木枣、梨枣、柏团枣、翁翁木枣；芽枣、狗牙枣、柏牙枣、鸡眼枣、马奶枣；油枣、长枣、汤元枣、方墩墩枣、小酸团枣、千年生油枣……即使野酸枣，也比我们在关中见到的圆而大。

过去只听说过陕北清涧的红枣好，而佳县人则说佳县的红枣更好。他们说佳县是全国红枣栽植的最佳适宜区，佳县红枣个大皮薄肉厚核小色鲜味纯含糖高，品质品位堪称世界一流。灾荒年月，漫山遍野的红枣树曾救过佳县人的命，如今救命树变成了摇钱树、致富树、小康树，勤劳质朴的佳县人决计要做红枣这篇大文章，要念枣经、发枣财了。

佳县是个穷地方，地下没有可开发的资源，多数人至今还在温饱线上徘徊。“佳县人苦命，但佳县人人好，心诚。”县委书记许浚在下午的座谈会上坦言道，“为了办红枣节，我们把办法想尽了，总共才筹集到五万元。钱少，事就办得粗糙、寒酸。但我们的心真哪！我们的职工、教师、工资发到6月份、8月份，而他们照样上街扭秧歌！大家把精神当钱花了。战争年代，佳县人民曾全力以赴，支持过中国革命；如今全国都在改革开放中进步，佳县又怎么能永远落后，永远贫穷呢？！”……

红枣是滋血养神补中益气的物什，而红枣的事业，必定是要红火起来的事业啊！

（刊于《西安晚报》1994年10月31日；收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沙蒿蒿

“泪格蛋蛋掉在沙蒿蒿里——”

当旅行车在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中蜿蜒的时候，当我们一行人在毛乌素沙漠的边缘地带穿行的时候，当我坐在塞上至省城的飞机上朝舷窗下俯瞰的时候，我的耳边就反复地回响着这样一句信天游。我知道，这是我在唱，我的心在唱。因为我看到了它们，一再一再地看到了它们——沙蒿蒿，在脊梁、沟畔、坡坎遍布的沙蒿蒿。它们坚持在风沙中，顽强在风沙中，蓬勃在风沙中，繁衍在风沙中；一株一株的，星星离离的，片片断断的，然而，正是这星离片断的联合，构成了高原荒漠的绿色，而绿色，可是让人活下去的颜色啊。

我们的面包车在泥泞的土公路上缓慢地行进。她在一座房屋破旧，却有一面红旗高高飘扬的小学校边招手挡车。“看样子是个老师，捎上吧。”车上人说。她上车了，三十来岁的样子，清秀而略显憔悴。发现不是班车，就站在车门那儿，只将一个小型的“蛇皮”袋放下来。“坐嘛坐嘛！”我示意她坐司机座身后的楞台上，她拘谨地坐了，将发丝朝耳后拢了拢。

“你是这学校的老师？”我问。

“不。”她抬头看我，眼神怯怯的。

“那怎么在这儿等车？”

“我是从大柳塔上的车，车到半路上不前啦，我就下来走，走了老远了，才看到你们的车。”

“那口子在大柳塔工作？”

“没。村上人在那儿开了个食堂，我去给人家干活。”

“今天是回家？”

“回来看看娃娃。”

“几个娃娃？”

“两个。”

“上学了么？”

“上了。一个上三年级，一个一年级。”

“学的还好吧？”

她点点头，眼里亮亮的。

“家里供两个学生，紧张吗？”

“紧张，而今什嘛都贵了。”

“娃娃他爸也出去干活吗？”

“他不行了，前年给人家盖房子，把腰摔折了。”

“那家里全靠你了？”

她点点头，脸上郁郁的。

“你们村里有上大学的吗？”

“没。听说全乡就去年才有了一个上林学院的。”

“要是你的孩子考上初中，你供他们吗？”

“供哩。”

“考上高中呢？”

“供哩。”

“考上大学呢？”

“也供哩。”

“上大学要花好多钱呢！”

“只要娃有出息，就是砸锅卖铁，苦死累死也愿意哩！”

她眼圈红了。

……

傍晚，一个彤云密布的傍晚，在神木红碱淖海子边的沙地里，一丛沙蒿蒿面对了我。它不高大，不壮硕，姿势也谈不上优雅。叶子是细细的长长的针形，这样的形状该有利于保存稀有的水分，抵抗粗砺的风沙；一丛六七个大大叶枝，叶枝上再长芽，是大枝的子孙了；灰白色的杆儿，顶端红红的；黑色的籽儿一抓一抓，闻闻，有一股药草味；根裸露出一段，打着弯，纠纠地扒着沙土……

起风了，呼呼地带着沙粒。沙蒿蒿在风中晃动着身躯，一伏一起，一伏一起，

再伏再起。下雨了，先是稀疏地掉点儿，倏忽间就稠了，随风飘洒下来，拉出万千道斜线。沙蒿蒿湿了，冰冷的雨水顺着叶枝，默默地流向根，流向根下的地。

我心中一阵怆然。

“泪格蛋蛋掉在沙蒿蒿里——”

（刊于《大众日报》1998年6月8日、《西安晚报》1998年6月11日、《厦门晚报》1998年9月2日、《兰州晚报》1998年7月23日、《海口晚报》1998年9月18日、《芜湖晚报》1998年9月6日、《榆林人大》2004年第4期；收入《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彬县行

雾

我们乘坐的四门六座客货两用工具车，一爬上永寿圪塔原，便被奇特的夜雾笼罩了。这雾称得上是大自然的一幅杰作：密密麻麻的水分子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飘飘洒洒，呼呼悠悠，像水流，像云滚……旷野里除了雾，就还是雾了。车灯煌煌，却只能照亮前途几米，汽车就只好蹑手蹑脚地朝前蹭了。好似弄扁舟于波涛大海，大伙儿都把心提上来，吊在眼珠儿上。这雾好怪，高处有，底处无。车落沟底，一路敛笑凝目的老司机才有了抽烟的机会，说：“这也算彬州一景，阴雨天起大雾，天一晴就没了。”说话间，车又盘到原头，又是弥天大雾……几上几下，几出几进，玄玄乎乎不敢迷糊。忽然间柳暗花明，山下万点灯火，如珍珠满盘——彬县到了。

烟

我们下榻在紫微山下的彬县卷烟厂。这个厂气氛不错，几里外就闻到了。一进厂门，更是香烟扑鼻，丝丝儿直下丹田，打个目愣，似乎醉了；睁开眼帘，咂咂嘴唇，便有无数的趣味。“烟鬼”老丁感慨良久，说：“能调到这儿做事就太美了，一辈子不缺烟抽！”这话不假，第二天参观，依次看了制丝、卷制、包装几个车间，机上做的，箱里装的，地上撒的，全是香烟。长年累月地和香烟打交道，会不会嗜烟成瘾呢？我悄悄地问一个在忙活的清秀女子：“你会不会吸？”她脸红红地摇摇头。“一个月多少工资？”“四十多。”“奖金呢？”“六十多”。我赞叹地连连点头。“包”字进了厂，工资年年长。这个厂曾亏损达几百万，主要产品“花果山”也一度倒了牌子。新班子上任以后，大刀阔斧地“改”了一番，翻身了。

产品占领了兰州市场，有了“猴子遍金城”的美誉，而且行销全国不少省市。听了厂长的介绍，我这个从来不吸烟的“好丈夫”，也乐滋滋地点燃了一支“花果山”，果然绵绵的、香香的，抽完后还觉得舌头甜甜的。

佛

去过乐山、龙门、甘谷之后，想象中的彬县大佛，就总脱不去那几尊大佛的影子。西去县城二十里一观，才觉得韵味大有不同。虽然也是凿山为佛，但却不是敞开的一面，使人远远即可见；而是佛居窟中，留上中下三孔，走近才可一瞻。佛倒确实大，大得让人看了害怕，高六丈，宽四丈，一个指头六尺长，手指上还可以坐几个人打牌。唐代以胖为美，这位来自西域极乐世界的大佛爷，也就入乡而随俗，放宽心胖起来了。胖得丰圆富丽倒也可爱，不过袒胸露腹，擦红抹彩，却给人一种性别上的似是而非——同行者中的一位就把释翁错认成女性了。据说，这大佛是李世民在贞观二年专为其母庆寿而修建的。监工是铁匠出身的尉迟敬德。当个皇上倒不错，为了一个老太婆心理上的一点愉悦，就可以役使民众，花费巨资，在这里凿山开石。神是人给皇上其母造的，而人们除了要受皇上的领导、支配之外，还要一代接一代地受神的支配——历史，就这么有意思地演进着。

有意思的还有大佛东侧的千佛洞，一明两暗的布局，一百四十八龛，二百五十六尊浮雕，菩萨少而舞女多。这些舞女浑身都是曲线，而且一个人一个样儿：有的盼盼生姿，有的飘飘欲仙，还有的满眼秋波，一脸伤感……她们似乎比现在的姑娘还开化，乳峰裸露，穿得又薄又单。这是凝冻了的唐代乐舞，是结晶了的民族智慧。只可惜历遭劫难，很多塑像没了头，缺了手，令人惋叹不止。

（刊于《西安晚报》1985年1月16日；收入《兵马俑狂想》，陕西旅游出版社1988年10月版；2020年8月27日润色于多伦多枫华阁）

彬县有个花果山

早年读过《西游记》，对吴承恩笔下的花果山神游不已。后来看过一部风景导游片，才知这座神奇的山在连云港市东南大约三十里远的地方，为云台山诸峰之一。前不久出差陕西彬县，发现那儿也有座花果山。这就奇了，后来一想，吴氏是江苏淮安人，距连云港不远，那里的花果山，当是他取材发轫的“风水宝地”；然古彬州为唐僧西行的必经之地，当地民众仰大圣驱魔镇妖之神威，巧借山峦以附会，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和有名的彬县大佛同一路线，看佛也就顺便看了山。这花果山高不过五十米，半个多小时便能一览而无余。山腰间洞开一面，一位古稀老人病卧在炕。我们说明来意，每人留下五分钱，便得到一把钥匙。山门高高在上，窄狭的石缝里垂一道“云梯”，尺把宽，数丈长，立陡，不亚于华山千尺幢。年长日久，风驳雨蚀，椽子已经朽烂，榫卯多有活动，踩上去忽忽晃悠，令人心尖打颤。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朝上攀援，突然间凭空飞下一个异物，使人不禁猛吃一惊，落地才知是老沙在大佛寺门前买得的一把小擗杖。这一惊吃得不小，“好悬哪，我还以为孙悟空的金箍棒呢！”老闻喘息不定地说。说笑间，大家已经上来了。

进得山门，西行数步，便入了洞。这洞倒有趣，宽大者如厅堂，窄小者如耳室，堂室相连，洞洞贯穿，却没有冰晶玉球、清泉流水，令人为之一憾。坐南面北，孙悟空头包一片蓝布，脑勺肩头已见破烂，露出灰泥黄草。好在容颜颇肖，凸嘴凹腮，火眼银睛——那眸子，是一对硕大闪亮的铁珠，显得神气活现。我忽然想起了彬县卷烟厂生产的“花果山”牌香烟，之所以能占领兰州市场，而且行销十几个省市，怕多少要受惠于“美猴王”的保佑。听当地人小苏讲，每年正月初，附近农村的老人们，都要成群结伙地爬上来，祭祀大圣，祈祷丰年。而且锁了山门，谁也不能随便下山，饭由家里送，垂条绳子吊上来，吃住就都在洞里了，说说唱唱地过了十五，才陆续散去。也许是生肖属猴儿的缘故吧，设身处地，我

不禁情思悠悠，便从供台上拣起一支香来，点燃插在炉中，然后毕恭毕敬地作了个揖，念道：“齐天大圣神威无量，保佑万方，愿妖魔鬼怪死净死光；愿天下太平，百姓福康；愿各位事业蓬勃，身强力壮；愿世间有情的人儿都入洞房！”说得大伙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出洞以后，发现山门两边的峭壁上有很多窟窿眼。小苏告诉我，这每个窟窿眼里都可放一个小黑碗。正月十五这一天，架子一层一层地搭起来，把清油斟入每一个碗内，天一黑就把捻子点着，火焰熊熊，久久不熄。这成百上千盏灯火构成了牌楼、宝塔、宫殿图案，壮观极了，几里外都可看见。他的话语，把我带进一个神奇的境界，仿佛已经置身于古风淳厚的彬州人之间，仰望着这花果山特有的熠熠火光，把一颗虔诚的心捧在手里，默念着一个又一个吉祥的祝愿……

（刊于《洛阳日报》1985年3月12日；收入《兵马俑狂想》，陕西旅游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绕着彬塔转一圈

那是个阴蒙蒙的下午，空中蹦落着雨星儿，地面湿沾沾的，却不泥。我漫无目的地在街面上溜，忽然瞥见了那高戳戳的耸立物，心尖儿一动，就奔着去了。

这塔好像孤单惯了，没围墙，没栏杆，四野里也没个人。几间小房屋，远远地躲着。个头倒不低，似乎比大雁塔稍稍地矮那么一点儿，想必年轻的时候，也一定是很“帅”的。数了数，也就七层吧，这边能看到四个棱，想那边也是四个棱了。棱上多生草，大概是蒿子或枸杞子，灰巴巴的，都不说话。

我想我既然来了，就该绕着塔转一圈才是。就由东而南——壁座缺缺残残，凹处翘起一个木牌，上写“彬县宋塔”，几个字还算能看过眼。下面是“某某摄影部”——看来还是有人来这儿搭姿势、摆架子的。

南边没啥好看的，只见一只鸟儿，从砖窟窿里“嗖”一下窜出，喳喳两声，就扎到雨幕里去了。两边洞开一面，券顶豁豁牙牙，楣框不知所往。洞内半间屋大小，有鸟屎。撒几把麦草，撂几块烂砖。黑咕隆咚中，透几束微弱的白光——这塔每层都有洞孔，越往上，洞越小。没有楼梯可攀，却有野味可闻，也就打消了进洞的念头。转到北边路上，回望塔身，心里竟酸楚楚的，像面对一位被遗弃的老人——这老人活得也太落寞、太凄清、太苦涩、太恹惶了。人活到一定时候，就该有这么样的情形么？是不是因了他当年曾经得意过的缘故？或者是他太凸出、太端直、太高超了呢？

好在一切在变。前几天彬县来说，当地已将彬塔重新修葺了：补了砖，安了门，装的楼梯，可以盘旋到顶，登高而望远了。于是，在连说“好事，好事”之后，心尖儿就又是一动——什么时候再去一次呢？

（刊于《安康日报》1987年4月21日；收入《兵马俑狂想》，陕西旅游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法门寺看塔

扶风本是一个偏僻的地方，这两年忽然间红火起来了。其因：前些年就塌了半边的法门寺塔拆了，拆塔的时候发现了塔下的地宫，地宫里发现了佛骨。佛是在遥远的印度涅槃的，其指殖竟然能不远万里跨山越水传留到中国本土，这自然是了不得的奇迹了。两千多年后这奇迹又重耀于世，就足以使万万千千佛门弟子热泪盈眶五体投地呼不尽的“阿弥佻佛”了。

于是，“真身宝塔”就重建起来了。据说建塔的那些日子，天气好得很，不冷不热，不刮大风，不下大雨，工匠们没有谁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也没有砖头瓦片落在谁的头上，连蹭破皮的都不曾有。塔建得庄严奇伟，十三级八面雕着“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字，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就都有了自个的位置。有趣的是悬在棱角飞檐上的铜铃，稍有风动，就丁丁当当，那清音、那妙韵，足使你心静神穆，三天不思茶饭。

不过，这塔毕竟是新建的，没有台藓，没有茅草，没有雨痕风斑。清晨，挂不住晶莹的玉露；傍晚，不曾见啁啾的紫燕飞旋。站在塔前，就觉得砖太青、塔太蓝，光戮戮的，“这是个塔吗”的疑问就产生出来了。

大概是太近的缘故。时间太近了，星月光华，雪霜雨露，来不及将自己的情愫赋印在上面；世道沧桑，人间灾难，亦来不及将自己的悲欢投射在上面。不像它的前身——明塔、唐塔、北周塔，经历过那么多的烟云祸乱，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荣辱，那么多的忧患。

我试着再从空间上拉开距离，来到了法门寺外面。慢慢地，塔的下半身被房屋树木遮住了，上半身就船帆似地飘浮起来，岚气渺朦，塔就变作青灰色，幽幽地、款款地、似动非动地、似语非语地半隐半现，神秘情调、宗教意味就都出来了。联想到对一些人一些事的看法：何必那么着急呢？太急无异于太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站得远一些，说不定会看得更好更妙更有味道呢。

这么一品，就觉得法门寺我总算没白来，尤其是在骄阳似火晒得人流油的大热天。

（刊于《洛阳日报》1990年5月14日；收入《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法门寺塔（建雄 摄）

旬阳散忆

一晃快四年了。回想游历旬阳时的种种情形，许多细节都不清白了，脑子里浑沌成一个大概。好在作文章不比绣花或造仪器，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浑沌恰是一种“天态”，而“天文合一”或许正贴近了艺术的根本，像粗放浑朴的茂陵石雕那样。

喝酒

旬阳的几位文友，都是豪爽善饮的汉子。——从他们的诗文中，你绝对能品出“酒仙”的味道来。

酒馆位于旬河边上。清悠悠的河水弯过县城，注入汉江，奔延到天的尽头。“酒”字旗下，显豁豁一副对联：“斟满春夏秋冬酒，醉倒东西南北人。”在店家热情招呼下，几个人围着一张八仙桌坐定，凉菜热菜便接二连三地端了上来。先是说喝啤酒的，两口下肚，便说没劲，杯子里就满是白酒了。我没有酒量，虽再三推谢，也不得不饮了几杯——他们的规矩是不把客人放倒绝不罢休。多亏我一沾酒就脸红脖子粗，算是有了一层保护色，他们才勉强饶了我。拳划得地动山摇，杠子打得鸡飞虎跳，“通关”一圈接着一圈。喝到热闹处，一位朋友竟将面前的几杯酒一次干完。我赞叹说老弟你真可以呵，他说这不算啥，“下乡时人家招待我，摆的是大碗，一碗倒半斤，我咕嘟咕嘟一口气就揭了。”说毕，又问我喝不喝茅台，说家里有，拧身就可取来，我赶忙说免了免了，留着吧。

从饭馆出来，我们下到了河滩。掠过河面的清风温暖可人。带着微醺，一位朋友向我讲述他的奋斗历程：一夜一夜地攻读，一篇一篇地苦写，三更鸡鸣，五更烛泪，世人不理解他，妻子离开了他……讲着讲着，他竟唱起了爬山调，宛转凄恻中不乏激越高亢的意味。我被深深地打动了。抬眼远望，一只展开双翅的黑

鹰，正在河面上空盘旋，我忽然觉得它像一把剪刀，尽情地裁剪着这一方苍天。

吃面

晚上，朋友拉我去他家吃“二齿面”，说酒菜虽好，但不滋润，而这“二齿面”则是不吃不知道，吃了忘不掉。这“二齿面”或“二次面”到底是什么面呢？询问一番才弄明白：原来是将麦面和豌豆面掺和在一起做的面，那么，准确地说应当叫“二掺面”了。

面由朋友的爱人在案板上擀成。这爱人的动作麻利潇洒，看她擀面不亚于看一场杂技。浆水汤已在锅里煎了，面捞在碗里，将浆水一浇，屋子里顿时弥漫一种诱人食欲的香气。再调点油泼辣子葱花儿，酸辣香，长筋光，还没吃到嘴，舌头底下就水汪汪的了。

每人都吃了美美一大碗。真想再吃它两碗三碗，只是肚皮饱胀，无法容纳了。朋友的宝贝儿子也吃得很来劲，小嘴唇弹得叭叭作响。小家伙生得皮实可爱，憨憨的透一股灵气，长大了说不定也是一位诗人兼官人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信矣。

逛山

过了河，就上山，河是山夹出来的，山是河割出来的。朋友引路，我们跟着蜿蜒。山坡上一丛丛竹木，一片片麦田，还有一簇簇绿英英的还阳草。朋友告诉我：这草虽然纤小，却晒不死、冻不死、淹不死、砸不死，见水就活，有土就绿——端的是生得执着，活得顽强呢。

山头上有座小庙，残瓦颓墙，几间破屋而已。朋友说，这是有名的灵岩寺，就要修葺的。记不准是否看到了佛像，只记得有个中年汉子双手忙活着坐在廊下，大概是编筐子吧。如今的灵岩寺，想必已经修得很好了：古刹峥嵘，妙像庄严，香炉里的灰怕也积得很厚了。像是人造的，人在人造的像下屈膝膜拜，时间久了，菩萨俊美的脸庞，也要被缭绕不断的香烟熏黑的。

灵岩寺旁有孟达墓。这孟达是三国时的战将，有些名气，性情却是反复无常

的：先属刘璋，后归刘备；关羽被困，他拥兵拒不相救，又怕获罪，便投降了曹魏。后来又企图叛变投蜀，结果中计身亡。据载，司马懿斩杀孟达后，曾“传首京师”。如果这个说法不错，那么，这里埋的就只是一个尸身了。身首异处，怪可怜的。——难怪耸立在墓旁的砖塔，残残破破，像一个老朽了的乞婆，作一副凄凄惨惨的模样。

使人难忘的，倒是住在塔下的一户山民。主人四十开外，赤红脸膛。几间瓦屋，收拾得干净清爽。我们像走进自己家里似的，捧起铜瓢喝水，水甘甜；爬到板楼上参观，上面是仓库，堆放着粮食杂物。他蹲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朋友介绍我是西安来的，他便向我提起他的女儿。说那么灵醒个孩子，才十二岁，咋就得了个不治的病，在西安住了几个月，也没有救下。他说得很平静，像一个老婆婆讲述天上的故事。而我的眼前，却分明出现了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背着书包，唱着歌儿，折一朵艳丽的野花儿舞在手中，蹦跳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

风水

山里人讲风水。我的朋友经常下山采风，肚子里便装满了有关风水的故事。说的是某乡某村有两户人家，一两天内都死了老人，而他们事先选中的风水美穴竟在一块地方。这样，两家的坟莹便挨在了一起。也怪，两家从此都开始兴旺，你的儿子当了兵，我的儿子入了伍；你家盖大房，我家起高屋；你种药材发了财，我卖木耳赚钱多。比赛似的让四乡方圆的人都眼红。有一年，两坟中间忽然长出一颗树来，转眼间便成了材。这家说树是他家的，要砍树；那家说树是他家的，不能砍。争吵不休发展到大打出手，结果是一家一条人命。也就在当天夜里，一声惊雷将大树劈作两半。紧接着山洪暴发，风水宝穴首当其冲。洪水过后，两座坟莹荡然无存。从此，两家都一蹶不振，日渐一日地衰了下去。

还说某乡某村一个书记，请来一位风水先生为父母选穴。这先生踏来堪去，竟选中了小学校的操场。说操场正中便是一处千古难得的风水宝穴。后来，这书记果然将自己的双亲葬埋在操场中央，箍了墓，立了碑。学生娃娃们的操便做不成了，球也打不成了。好在每天早上还能绕着硕大的坟冢跑跑步。再后来连跑步

也被取消了，说睡在宝穴里的人受不得震动。

风水故事千奇百怪，风水理论不乏迷信色彩，却也有科学成分。就说这旬阳县城吧，所处的位置，就很占“风水”。站在山上朝下望，旬、汉两水交夹出一个头小肚子大的“半”岛，小头虽细则依连山脉，所谓“金线吊葫芦”。这便应了山环水抱，“龙”旺“脉”远的格局，可说是无一山不顾盼，无一水不萦回。河水弯曲，龙气聚会；秀峦起伏，合抱成围。难怪这里地灵人杰，文友们一个个妙笔生花，气势如云。也难怪这里物产丰饶，黄亮的桐油、甜蜜的柿果，赤岩牛、白山羊，以及木耳、花椒、柑、橘、梨、杏……对了，还有旬阳烟，香飘四季，缭绕九州的旬阳烟！

（刊于《灵岩》1991年创刊号；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旬阳县城俯瞰（贺晓 摄）

陕南山

我是专程去那里看山的。

在我的心目中，那山自然是很清秀很清秀的。像洁白的云朵，舒展在湛蓝湛蓝的天空；像带露的莲荷，娉婷于嫩绿嫩绿的湖面。一定是依了泉的滋润，而泉，总是从地心里淌出来的啊；一定是依了雨的洗涤，而雨，总是从天眼里掉下来的啊。英英的竹，是眉；蔓蔓的藤，是发；凸凸的崖，是鼻梁儿；汨汨的溪，便是流动不居的眸光了。

我们曾见过面的。那似乎是很久很久的前，或者是前天昨天的梦中。总是那么匆忙，那么朦胧，那么潦草，那么蒙蒙蒙蒙。也许是人事倥偬，也许是思缕重重？或者是缺乏心尖儿的触动？

思念悬挂在睫毛上，憧憬飞扬在发丛中。急急切切，我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山热情地迎接了我。啊，可见到了！果然是那样的清秀，那样的灵醒，那样的妩媚，那样的庄重。不怪路泥泞，是我的心湿润了；不怨车“蹦蹦”，是我的心颤抖了；不恨酒多情，是我的心就要醉了。

我叩问着山的秘密。你的坚毅哪里来？你的端庄哪里来？你的媚秀哪里来？你的神气哪里来？山嘻嘻地笑了：去问峥嵘的崖吧，那里有我的骨骼；去问挺拔的竹吧，那里有我的脊干；去问飘逸的岚吧，那里有我的气韵；去问欢腾的溪吧，那里有我的血脉！看见了吗？那是一簇绿蓬蓬的还阳草——这草虽小，却晒不死，淹不死，砸不死，烧不死，见水就活，有土就绿。绿得顽强，绿得欢畅，绿得深沉，绿得轩昂，绿得扬眉吐气，绿得生机勃勃。还开花呢，像银河的星雨，像天际的霞锦……

于是，我真真切切地着迷了。那是个温馨的夜晚，星月鼓劲，风云壮胆，我果决地把青山搂在怀抱里！我激动了，几乎要疯狂了。多么想咬一口啊，让山的血液流入我的脉管里；多么想啜一阵啊，让山的气韵灌注在我的神经里！当然，

最好还是来一场新的造山运动，把我和这山不可分离地熔铸在一起！然而，太遗憾了，却依然是那么匆忙，那么朦胧，那么潦草，那么蒙蒙蒙蒙的……

恨死我吧，我的陕南山！

（刊于《汉中日报》1987年9月10日；收入《兵马俑狂想》，陕西旅游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酱菜的闲话

被称作“三秦门户”的潼关县，出一种特产久负盛名，这便是有“十里放香”之誉的潼关酱菜。色泽鲜润，红中透黄；咸甜兼备，酥脆爽口，回味醇厚，是潼关酱菜的特点。据介绍，潼关酱菜的始生产，是在三百多年前的清朝康熙年间。

这是志书的记载了。若考察民间腌制酱菜的历史，我们大概可以一直上溯到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在河姆渡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开始手工制作陶器。陶器的被创造，不仅为炖、煮、煎、熬等烹饪技法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也为酿、醢(hai)、醢(xi)、醢等，提供了可能。醢(同“腌”)，《广雅·释器》解释为“菹(zu)也”。也就是将菜蔬食物放在陶器里用盐来浸渍，以供长久食用。

菹，不能没有盐。我国古代典籍中有“神农耕而作陶”的记载，而传说中的盐神宿沙氏，则是神农手下的一位大臣。他“始以海水煮成盐”。据此，我们似乎可以作出食用煮盐和制陶基本同步的判断。而原始人对天然盐的采食，理当比制陶更早一些。

古人把当时能够采集到的野菜，诸如蕨、苕、藜、蕈、茶、葑、蒲、荀等等，洗净切短，放在陶器里，浸撒上盐，最早的“菹”，即腌菜，就宣告诞生了。不光腌菜，还腌肉。且看《礼记·内则》中的一段记载：“捶之，去其馑(zhan)，编萑(huan)布牛肉焉，屑桂与姜，以洒诸上而盐之，干而食之。”翻成现在的话，就是：将牛肉捶松，去掉肉表上的薄膜，置放在编好的芦席上，然后将桂皮和生姜铡成碎末，撒在肉上，最后用盐来浸腌，等到风干后，便可食用了。——这当是目前能够看到的，用“盐”以“腌”的最早记载。

盐的使用，导致了酱的问世。《周礼·膳夫》云：“凡王之馈，食用六谷，酱用百有二十瓮。”《论语·乡党》亦言：“不得其酱不食”。可见，最迟在周代，酱已得到了广泛的食用。

酱的本意是将谷类豆类捣烂浸盐后放入罐子里让其发酵，从而成为一种新的

调味品。《礼记·内则》上有“濡鸡，醢酱实蓼(liao)”的记载，意思是，做“濡鸡”这个菜时，烹煮时要加入醢(用鱼、肉酿制的酱)及用谷类、豆类做成的酱；鸡煮之前要破开鸡的肚腹，填入蓼实。用盐和酱来腌菜，便是最早的“酱菜”了。——古潼关位于东西周的通衢要冲，人们交流和掌握制作酱菜的技艺，似乎并不困难。

腌菜工艺的核心，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这便是“浸”和“染”。让盐之咸，酱之香将菜浸泽润透，即是“浸”；“浸”的同时，之色自然会染于菜之表里，便是“染”。经过浸染，原来的菜便失去了本来面目，成为名副其实的“咸菜”或“酱菜”了。

如果将盐和酱比作已有的成了型的传统文化，将刚从田地里采摘来的菜比作初出茅庐的人，那么，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宣教熏习，就亦可用“浸染”二字来比喻形容了。这也即是说，经过一番“浸染”，人们都不可避免地有了“咸菜”或“酱菜”的品格。

正是基于此，台湾的柏杨先生将“酱缸文化”的提法公诸于世。他将中国社会，整个地比做一个大酱缸，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中国人，便都是腌在缸里的菜，盐和酱的角色，自然要由传统文化来担当了。

难为他这么比喻。中国人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不从传统的阴影中走出来是不行的。传统不可无，就像人不能摆脱地球的引力一样；但亦不能囿于传统，人总得向更高远、更广阔、更新鲜的境界发展。

其实，补充一句，从“浸染”的角度看，也不光中国的传统文化有“酱缸”的作用，其它国家的文化，同样有“酱缸”的作用，只不过中国的“缸”大一些，深一些，结实一些，将“菜”“酱”得时间久一些罢了。

(刊于《西安晚报》1993年6月15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楼观游思

暮冬时节，和几位墨友结伴，逛了一回道家圣地楼观台。草楼千载，果然名不虚传，是一个幽雅、清静的去处。那山，南托苍苍秦岭，北临浩浩渭川；峰峦拱列，成怀抱之势；草木林森，起一层神秘的蓝烟。那水，近有轻灵的溪涧，从脚底汨汨地润过；远有田峪河水，泛着银白色的波光。且不说那年事已高的银杏树、古老苍劲的系牛柏，更不用说那北方罕见的大橡，卓然挺拔的山榆，只说那一汪汪绿中泛黄，沙沙作响的竹林，就使人耳清目爽，豁然脱了许多俗气。

然而，更使我留心的，却是生活在这天然佳境里的人。且看这位八十多岁的老道长：白发霜眉雪胡子，过膝长的道袍裹着臃肿的大棉袄，脚上却是一双显旧的黑色牛皮鞋。据他讲，20世纪50年代，这里有一百六十个道友，种三百六十多亩地，如今只剩下四十多个人，种四十多亩地——出家人也得靠劳动吃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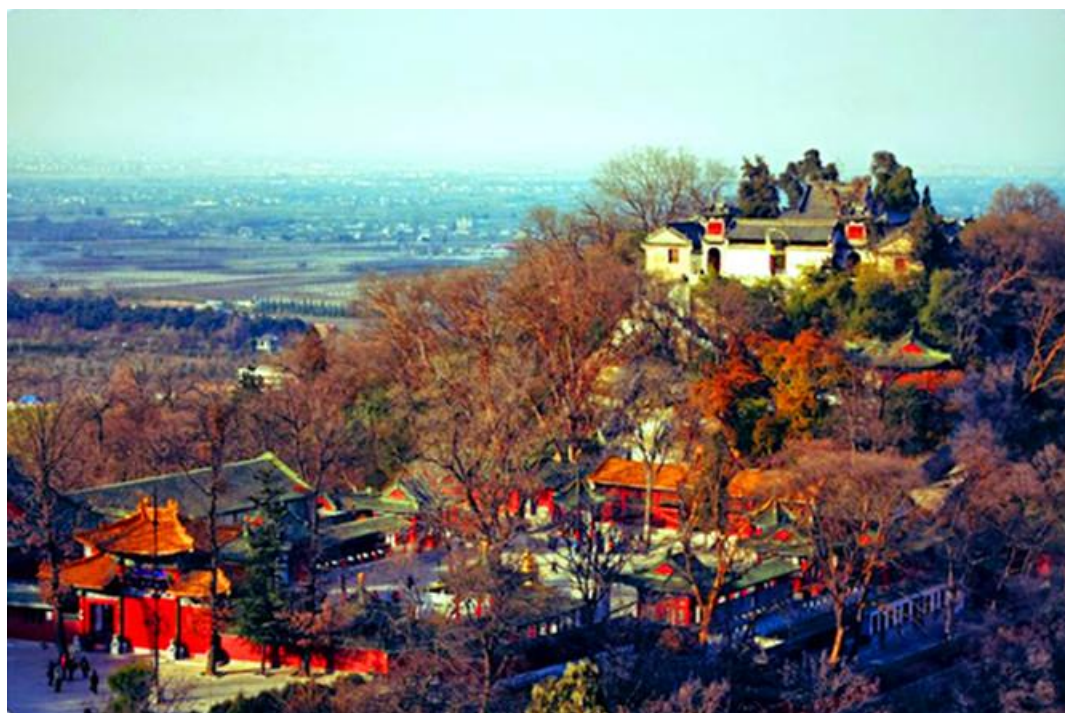
“你们崇尚黄老之道，讲究清静无为”，同行的老史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可是凡人都有七情六欲，你们能例外吗？”老人啜啜了片刻，道：“不能说完全没有，正因为有，才需要穷理致性，静心修养呢。”我忽然发现老人手中有一张《参考消息》，便问：“你们还看报？”“看，还有《人民日报》《西安晚报》，都看。”既然看报，神经纤维就不能不和花花世界相联系，心要彻底“静”下来，怕就是很不容易的事了——我这样想。

说话间，一位年轻道士翩翩走过，我们注意力转移了。他戴庄子巾，穿解放鞋，面庞润红，迸几颗粉刺。“道是唯物的”，他说，“和马克思的物质本原一样，道和物质，只是个名称问题。”寥寥数语，表露了这个二十四岁的高中毕业生的学识。“对羽化成仙，我不大相信。我是为了走遍山水，追求知识。当然，开始思想斗争很激烈，长时间静不下来，现在好了，习惯了。”这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我感叹地想，如果不是连续两年没有考中大学，或者有不便讲出的其他缘故，他会出家吗？正当青春妙龄，而扼杀做为人的某些属性，就无疑是一个悲剧性的“异

化”。况且这种扼杀十二万分的艰难，何必呢？于是，我想到了郑板桥的两句诗：“春风放胆来梳柳，夜雨瞒人去润花！”

游览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一位四十岁出头的道姑。从她那白净的脸盘和修长的身段，依稀可见当年的风姿，而脖上一道显赫的伤疤，就分明是命运多舛的印记了。她的叙说，把我们带进二十多年前悲惨的一幕：包办、逼婚、自杀未遂、出走上山。山上好吗？好，清静；寂寞吗？惯了，不寂寞。话虽如此说，可谈起家乡，说到亲人，就秋水粼粼，滔滔不绝。我们告辞，她竟不自觉地跟了上来，兴致不尽地讲她的叔父的几个儿子，如何聪明过人，考上了大学……

（刊于《西安晚报》1985年2月15日；收入《兵马俑狂想》，陕西旅游出版社1988年10月版；2020年8月13日润色于多伦多枫华阁）



楼观台

秦王宫观感

西影厂在大雁塔附近建造秦王宫一事，几年前就听说了；还听说这只是西安电影城的一部分，以后还要营建汉宫，唐宫，宋、明、清宫呢。久住古城，按说观览一下新建的景物并非难事，可直到前某日有事从曲江归来，行经雁塔东路，秦王宫的大门赫然出现在眼前时，才忽然觉得，今天倒是个机会，该进去看看了。

进得大门，灰青色的广场上陈列着数辆秦代乘舆。驾六马的当是“五色安车”或“五色立车”，驾四马的叫“五时副车”。马扬鬃蹶蹄，车羽盖华饰，看上去有十二分的威武和豪迈。游人自可登上去，挥马扬鞭，将秦皇巡游天下、虎视八方的神情仪态领略一番。

穿过车阵再向前，便是高大伟岸，老远便可看得见的十二位“巨人”。史籍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的时候，有“长狄”十二见于临洮，身長五丈，足履六尺。秦始皇以为是祥瑞之兆，便在初并六国之后，销天下兵器，铸各重千石的金人十二“以像之”，并置于宫阙之内。这件事反映了秦始皇的迷信思想和偃兵安邦的和平愿望。现在的巨人用钢板焊成，涂以铜水，自然不会身着夷服的“金狄”了。身份也多有改变，成了佩剑将军、执笏御史、掌龟太卜、秉箎乐师等等，一边六位，端正肃穆地侍立在丹墀之下，对登览秦王宫大殿的游人们行以庄严的注目礼。

大殿修在高台之上，要登三级近百个台阶，楼阁层叠，殿宇相属，除无法“引渭水灌都以像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外，其它方面基本上再现了秦王朝当年营建在咸阳北原上的信宫，即咸阳宫的原貌。大殿正中是皇帝宝座，座旁有蟠螭灯、丹鹤炉、璠玕之乐、昭华之琯……游人可以穿上秦始皇的阿縞之衣，挂上太阿之剑，戴通天冠，跂望仙鞋，作一个千古一帝君临天下的姿势照相留念。

殿堂四周，陈列着一组组以秦代史事为内容的人物蜡像，有蒙骜攻韩，王剪

灭楚，荆轲刺秦王，蒙恬筑长城，李斯书同文字，徐福东渡求药，及穿治骊山、焚书坑儒、沙丘事变、指鹿为马等等，形象地展现了秦王朝由兴盛称霸，到统一天下，及至迅速败亡的历史。面对这些宛若生人的蜡像，眼前不禁浮现出那一幅幅戈戟蔽日，尸横遍野的战场烟云，和生死无常、残酷多变的宫廷黑幕。使你既为一代雄杰并吞战国，海内为一的功劳而感怀，又为旷世独夫暴虐天下，涂炭生灵的恶迹而叹息。

同行的文友由东墙上的强秦灭楚图，谈到战火初歇，硝烟未绝的海湾。说古人作战，是列阵向前，面对面厮杀；现代化战争则空对空，双方不见面。再看那大纛上的篆体“秦”字，新的寓意油然而生：其笔画组合，有像多国部队的飞机，有像“飞毛腿”，有像“爱国者”；底下的“禾”字，就是导弹发射架了。大家哈哈一笑。——由古观今，由今观古，古古今今，今今古古，古今今古，今古古今——这或许不仅仅是对秦王宫一处景物的观感吧。

（刊于《海南日报》1991年5月14日）



下马陵

“下马陵”这个名称，似乎多年前曾听谁提及过，随之就丢到一边了：西安周围那么多天下闻名的皇帝陵，看都看不过来呢。一日沿城墙根去和平门，无意中发现了“下马陵1号”的牌子，却动了进去瞧瞧的念头。

这里是西汉大儒董仲舒先生的墓园。董先生的名气，是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连在一起的。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将儒学立为正统，对其它学问，“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从此，儒家宗法思想，正儿八经地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这功劳无疑是大大的了，难怪汉武帝每次到这里游“幸”，都要早早地“下马”，做出一副尊敬的样子。白居易的《琵琶行》里有这样的句子：“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有人考证说这“虾蟆陵”即是“下马陵”。或许是唐人把音念转了，或许是此陵的虾蟆多或者汉武帝下马时的姿势像只虾蟆也说不定。

墓园显然经过修葺，在现代化的楼房的包裹下倒不觉得荒凉。有花墙，有幽径；墓前蹲一座画斋，墓后竖一项凉亭。周围有花有草，白的黄的红的错落灿烂，逗惹着几只风流小蝴蝶上上下下，颠鸾倒凤。只可惜碑石都烂了，立的那块用铁皮箍着，看得清“大明嘉靖”几个字，其余多模糊了。问画斋里的一位老人碑文为何，老人说他不知。却说此陵为衣冠冢，真冢不在这儿，建画斋时曾将墓冢挖开，里面什么都没有。

这个陵园可说是小巧玲珑了，却没有更多的东西好看，就索索然转将出来。正待离去，却见一个熟人同两个生人说笑而来。原来这院子里还有一家电气配套厂，这个厂和深圳一家公司联营，生产一种“震动按摩保健腰枕”，他们就是奔这腰枕来的。“走，一块去看看！”朋友相邀，我亦好奇，就随他们去了。

几步就到。厂子不算大，一位老张将大家迎进办公室。拿起一个样品，老张就王婆卖瓜式地介绍起来：这东西多么多么好，治疗腰酸腿痛，缓解肌肉紧张等等。说着就递过来让大家试。但见方方的，扁扁的，软软的，绒质的面料，立体

的图案，怪好看。沙发上一贴，背朝上一靠，就嘤嘤嘤地震动起来，很舒服。“这玩意的结构并不复杂”，老张一边说，一边拉开枕套，取出一个震动机芯，“里面装上两节1号电池就行了。”又说：“我们这产品，得有个好牌子，目下还没想好。”

“何不叫‘舒服枕’呢？”我说。

大家说靠着“舒服枕”开了谰。“董仲舒怕没有这么舒服吧？”“不说董老头了，汉武帝、秦始皇也享用不到这玩意。”“人家那会儿，有宫女妃子给捶背呢。”

“董仲舒也好，秦皇汉武也好，都没有看过彩电、听过收录机、坐过火车飞机什么的，咱们比他们可强多了！”……

我忽然觉得这种说法很有趣，令人想到鲁迅先生嘲笑过的：“我们先前——比你们阔的多啦！”

哈哈！

（刊于《安康日报》1991年4月9日）



董仲舒墓

游八仙宫

几个人乏味，说出去玩玩。天上落雪，着地就化，地皮上满是水。猪肚子大街，鸡肠子小巷，在几人脚下乱抖。

八仙宫在西安市小东门外不远，却僻背。石棉瓦下，有老妇人求药。一纸折成漏斗状，在香烟上绕，念念叨叨的。洞宾像前，有村姑叩头，颤兢兢的样儿，真有那么回事似的。墙壁上玻璃镜框挂得没个缝儿，山水图案就那么两三样。纯阳子怎么受用得了，在海外开个铺子卖卖倒也不错。

又进一院，来到斗姆宫，见一株紫玉兰立着。青枝枝高举红包包。奥运会上，运动员擎火炬就是这样的。划一根火柴，就串串连连地烧起来，那景致保准好看。

姆是作妈妈解的。看来，天上的北斗众星都是这斗姆生的了。难怪她老了，还那么富态媚人，竟然伸出六个臂膀，太阳、月亮、宝剑、法绳、照妖镜、翻天印什么的，全都让她搂到手里了。只是那模样儿，让人忽然间想到了佛门里的千手千眼观音。

八仙的尊容，在南边大殿里才看清楚。一个个倒也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不过，本来是骑驴的骑驴，拄杖的拄杖，或挎篮，或持剑，或捧药葫芦，可现在却一律儿罩上了黄黄绿绿的长袍，大家伙就都死板板地正襟危坐在那儿了。

说话间，小张突然拽住小王的胳膊，说：“小王跪下！叩头！”小王不干，小张就召唤李大个：“来，咱俩把小王的头压下去！”不等李大个帮手，小王就头一挑，蹦到一边去了。

大家嘻嘻地笑了一会，觉得肚子饿了，就遑遑地退出，蹩摸到街面上，去吃羊肉泡馍。

（刊于《呼和浩特晚报》1987年5月14日；收入《兵马俑狂想》，陕西旅游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玄奘塔前

出西安南门四十华里，横一道少陵原。少陵原的半原上，抱一座兴教寺。兴教寺的西跨院，耸三座舍利塔。其中最高的一座，称“唐三藏塔”，著名高僧玄奘的遗骨就葬存在这里。

某年某月某日，有一庞姓学子，伫立在塔前，默然良久——

玄奘的形象衣着，《西游记》里已描述过了，说他“凛凛威颜多雅秀，佛衣可体如裁就”“兜罗四面锦沿边，万样稀奇铺绮绣”。还说他，“锡杖叮当斗九环，毗卢帽映多丰厚”“浑如极乐活罗汉，赛过西方真觉秀”。电视剧里的唐僧，骑白马，披袈裟，几位高徒前护后卫，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也是神气得很。

文艺作品中的形象，多半是美化了的。比较起来，看到过的一幅《玄奘取经图》似乎更接近实际。在这幅图上，独行的玄奘穿布衣，蹬麻鞋，右手挥一把驱赶蚊虫的拂尘，左手擎一方化缘用的铜钵；身后是一架高高的背篓，从下到上层层磊磊，全是经卷。背篓弯过头顶，一盏小灯悬在探到头前的竹竿上，大概是用来照路的吧。这样的画面，使人联想到取经路上，跋山涉水、餐风宿露的辛苦，也为玄奘矢志不移、孜孜矻矻的精神所感动。

取经不易，译经也不易。经是太多了，以至于为存放经卷专门筑起一座高耸入云的大雁塔。经典浩繁，一译便译去了十九年。盛夏挥汗，隆冬呵寒，杜绝七情六欲，屏去尘心杂念，其间的清苦，是可以想象的。

作为一代高僧，玄奘的宏愿当然不仅仅以译出多少卷经典为满足，他的目的是探求佛学的真谛，找出一条能够使人类彻底摆脱苦难的道路。于是，“法相唯识宗”便因玄奘和弟子窥基的竭诚倡导而创立，中国佛教也因之形成一大学派。这个学派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即“法相”）都由“唯识真性”变化而来。“识”在这里，成了万事万物的最后根源。“识”有八种，眼、耳、鼻、舌、身、意外，再加末那识和阿赖耶识。“末那识”是促使你不停顿地思虑的“恒审思量”，

“阿赖耶识”才是统摄和生起一切现象的根本“种识”。所以，芸芸众生要脱离苦海断绝烦恼，就必须努力修持自己的“阿赖耶识”，使其从染入净，由迷而觉，返归真如，证得涅槃。

在玄奘看来，并不是人人都可以使“阿赖耶识”走出妄染境界，从而成就一番佛果的，由根本“无明”到大彻大悟，其间的路程并不平坦，磨难何其多，艰辛亦非常啊！这里，需要执着，需要勤勉，需要矢志不移，需要孜孜矻矻……

这一切，玄奘法师做到了。虽然，他的学问高深得有点“玄”，且有后来人所论断的“唯心”之嫌疑，然而一个人为寻求真理能吃千辛万苦，穷毕生之精力，仅此一点，也足以使后人感念再三而无需苛求了。不错，这里葬存的，只是一把骨灰，然而，谁能说大师的“阿赖耶识”也化作骨灰了呢？草木吐绿，太空流云，求索者的精神是不朽的。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塔前，不是还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了吗？

（刊于《海南日报》1991年8月9日、《各界导报》1998年4月17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散心青龙寺

混浊的空气，喧嚣的噪音，搞得人镇日里头晕脑胀，早就想出去转游转游，吐吐闷气，散散烦心，可偌大一个西安，如今已很难找到一个新鲜清静的去处了。一日偶翻《陕西风物志》，发现城南偏东四公里的地方，还有一个青龙寺——这地方或许不错呢。就择了立春的日子，约了几个文友，游游逛逛地驱车而去。

过大雁塔东行不远，就隐隐可见巍巍然一座唐式楼台。几个弯转上去，原高景远，风气清凉，眼圈顿时朗朗然宽了许多：北面，展一片绿汪汪的麦田，几匹红马正在啃青，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东面，耸一座高高向上的铁塔，两个小孩正在攀援，轻巧得像两只毛猴。南面，一圈白色的围墙，掩不住参差起伏的殿宇屋舍，碧瓦翘檐，鸱吻獬兽，已被冉冉升腾的春阳辐射得一派辉煌，好似一群容光焕发的少女，笑咪咪地聚在那里。

青龙寺遗址分东西两院。东院有一个漂亮的古典式门楼。进了大门，一条绿苔茵茵的青砖甬道把我们引到一个展室。展室里布置得琳琅满目，富丽堂皇中透出一股神秘玄奥的宗教意味。正中悬挂着本寺大和尚惠果和日本高僧空海的画像，像下的桌案上摆放着一块长方形的湖绿色石头。“这里放一块石头干什么？”同行的G君不解地问。“你敲敲看。”在寺里工作的老李递过来一把光溜溜的软木槌。G君就拿起木槌击打了两下，当——当——，好清脆，好隽永，幽音袅袅不散。哈，原来是一个石磬！有趣！有趣！大家就你敲一下我敲一下，片刻间，都沉醉在清音妙韵的缠绵中了。“这玩意来自空海的故乡，是一块天然石。”老李解释道。噢，难怪音质这么好！世间绝妙的玩意儿该都是自然而然的天然物吧？和石磬相异，悬挂在画像旁边的一溜镜框，给人的却是别一番趣味。那是一组日本真言宗做法事的照片。真言宗是以咒术深奥隐密、仪轨繁杂严格而著称的，所以照片上的佛徒们，头戴奇形怪状的面饰，手持杆杖之类的法器，龇牙裂嘴，舞之蹈之，狰狞而恐怖。好似观看我国藏传佛教的“跳布扎”，禁不住浑身发冷，默默然半天说

不出话来。

出了展室，迎面就是有名的空海法师纪念碑。看碑要登十数级台阶，阶上是一个平台，平台四角有四个直径一米左右的混凝土圆球，这圆球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对称地贯通着四个洞，可以从这边望到那边，也可以从那边望到这边。“好好个球，弄这么多窟窿干啥？”F君问。“这象征着四大皆空。”老李解释道。佛教的“四大皆空”，该是指“地、水、火、风”这四个能造作一切的基本“色法”，皆因缘幻化，刹那生灭，眨眼间就你不是你，我不是我，没有什么质的规定性可言。把这样的内涵用四个窟窿来表示，似乎并不准确。那么，怎么样的象征才准确呢？不好说了，大概世界上就不存在准确的象征吧？用具象的东西表示抽象的东西总是那么不得要领。不过，这样的“表示”有一种启发心智的作用，你尽可以两只眼睛对四个窟窿，五花八门地想开去。四个圆球星儿捧月般拱围着峻拔的纪念碑。这碑由五块石料分五个层次竖砌而成。之所以以“五”为数，老李解释是依据了“五行说”。这又让人心里生了疑窦：“水、火、木、金、土”乃中国之“国粹”，怎么样就跑到释门里去了呢？况且，这碑是为纪念日本真言宗的开创者空海而立的，不依照佛教的“真言”，却附会于阴阳家的“五行”，好像于情理上不通，想必这五层之碑，是还有一番说法的，只是我们还不知道罢了。

转了东院到西院。西院的气势宏伟的“惠海纪念堂”，赵朴初先生书写的匾额嵌在门首，字体敦厚兼飘逸，灿灿耀目。这纪念堂和许多佛殿一样，有法鼓、有梵钟、有木鱼、有引磬、有香炉、有蒲团、有金幡幢、有福田箱……却没有释迦牟尼、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等等佛像，狮子座上端端然并排就座的是惠果和空海。两个老头都是慈眉善目，一副好模样。想那惠果，从剃染受具到圆寂涅槃，一生弘传密法，积极教化，算是克尽了天职，尤其是收了空海这么个聪明好学的东瀛大弟子，也算为人类的文化交流贡献了力量。而空海呢，没有辜负老师的殷殷期望，不但把佛教密法和中国的书法带回日本，还参照汉字草书，创造了日语的“平假名”——难怪日本人那么样的尊奉他，把纪念碑纪念堂都修到中国来了。如此看来，要想像惠果和空海这样堂而皇之地接受后人的敬仰，就得生前为后人多做些好事。

这么想着，从纪念堂走出来，心胸里的闷气就一扫而光。看那天空，竟湛蓝湛蓝的像洗过了一般。几团白亮白亮的云朵在展展脱脱地飘。虽是早春，地面上却

到处是吐黄的胚芽，泛红的萌苞，还有显绿的叶尖，青幽幽活泼泼的枝条。“那一片都是樱花树”，老李指给我们看，“现在还早，过些天花儿就开了。”我眼睛一眯，花儿就开了，白是白红是红，青枝绿叶，白白红红——
瞧，那蝴蝶，那蜜蜂……

（作于 1990 年 3 月 6 日）



青龙寺俯瞰

空之悟

只知道大雁塔附近，修起了一个仿照阿房宫模样的“秦宫”，气势煞是雄伟。朋友却说，那“秦宫”下面，还有一个新造的“西游记宫”呢。问宫中有何内容？朋友狡黠地笑着说：内容多啦，你去看看就知道了，有道是不看不知道，宫中真奇妙嘛！

就去看看吧。哎，您别说，还真不错。孙猴子凌空出世大闹天宫，猪八戒高老庄成亲背媳妇，唐三藏刚离女儿国又入盘丝洞……《西游记》中的故事精华差不多全荟萃在这里了。这边水帘洞瀑布飞泉，那边八卦炉火焰熊熊，刚小心翼翼地走过奈何桥，猛不防迎面又撞来一个狐狸精……人仙鬼怪，声光电动；逼真传神，妙趣横生。

理所当然，这儿的核心人物非孙先生莫属——脸谱是六小龄童章金莱的，和电视剧里的形象分毫不差，其他如侍女判官各色人等，也全都以真人为模型。花果山称王，蟠桃会醉酒，芭蕉洞里调扇，大佛手中撒尿……天堂地狱，仙境人间，宫中大小景观二十多个，个个都有美猴王的风采。

悟空，悟空，这位变幻多端、活灵活现的猢猻先生真的“悟空”了么？——想那“空”，若是什么都没有，石猴就大可不必出世，也没有必要伏魔降妖，历尽艰险地帮助唐僧西天取经了；而是说事物皆因缘所系，刹那生灭，无常不住，变化无穷。这样看来，懂得了世界的变化，差不多就是“悟”了“空”。

瞧这猴王，秉天地灵气日月精华，从石头缝里迸跃而出；后又千里迢迢，寻师访道，学得七十二番变化——这是以完善自身而“悟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碰见妖精斗妖精，碰着鬼怪斗鬼怪——这是以投身事业而“悟空”。知道要变就积极地入变促变，而非消极地看变等变，这大概就是悟空之所以“悟空”的性格“内核”吧。

噢，原来如彼！感谢吴承恩老先生几百年前为我们塑造了这样一位“悟空”

的典型，也感谢几百年后的“西游记宫”的修建者们，用现代化的科技艺术手段将如此这般的“空之悟”展现在我们面前。

（刊于《西安晚报》1992年4月14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游园趣对

出了南门，天就阴下来了。这次郊游的宗旨，本来是漫无目的，随缘任转，骑到哪儿算哪儿的。可老天一变脸，大家心里就忐忑起来：走得太远，万一下大了，就不好返回了。于是决定就近找地儿玩玩。就话间，到了西安植物园门口，有人建议：“既然到这儿了，何不进去逛它一马！”逛一马就逛一马，车子一存，就进去了。

寒水素树，虽然枝头有鲜嫩的苞芽儿启萌，整个气氛却未脱萧瑟，依然料峭。踏斜埂，过隆桥，正为来得太早，百花不展而惋惜，眼前却忽然炫起一片红云：啊，梅花！大家奔过去，但见红梅苍劲挺秀，白梅高洁清雅，凑到鼻尖闻闻，香魂幽幽，直下丹田。作首诗吧，我提议道。敏捷的雷立即来了第一句“孤门一座立荒野”，前边的圃苑里，果然有一座用树藤打就的“孤门”。

“几树寒梅凌风开”。我接了第二句。第三句承上启下，很关键。郭眉头一皱，脱口而出：“芳踪幽径谈兴浓”——末一句该小党了。姑娘莞尔一笑：“我试试看，不合适你们再改吧。嗯……春游，春游不为赏花来”。

我说还可以，不过，将“春游”改成“觅春”更好些。“对，觅春不为赏花来！这首诗成了，得记下来。郭掏出纸和笔。”

郭边走边记，雷取出香烟，一人一支。这烟恰是“红梅”烟。雷灵机一动，说了一个上联：“看红梅抽红梅，此红梅非彼红梅”。郭稍一愣怔，道：“说雷电道雷电，这雷电非那雷电”。妙！将雷的名字用进去了。

前行一阵，见路边蹲两尊石鼓。郭口占上联：“敲鼓不响此鼓乃为石鼓”，小党接了一句“供人坐”。我试对下联：“叩门难开——”雷君接道，“这门原是空门——与君参！”

太棒了！有了禅悟的味道！禅，本来就是一份清静的喜悦，讲究心意随缘，圆融自然。于是，我见前边过来几位推车的园工，便顺口道：“迎面走来四人，两

辆车上一篮荠菜”。这个上联朴素天成，因将对称的数字嵌在其中，对起来自有几分困难。雷郭二人对来对去，没有对出个眉眼。忽见一老头从旁边走过，小党道：“背后过去一翁……”我接道：“两只眼里四个麻雀。”大家哈哈一笑。

谈笑间走近一个莲花形水池，池中塑一尊四头石龟。雷出联：“四龟伸头踞莲池，池形似莲。”大家沉吟，郭道：“八鸟展翅出莽林——”语句未完，就被雷打断了：“不行不行，不能用鸟。”郭恍然：“对对，鸟是骂人的，不能入对。”小党问鸟怎么骂人了，雷便讲了宋时的典故：苏东坡骂佛印和尚，说“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僧和鸟是对应的。佛印立即反击：说得好，我对面不就坐着个你吗？又给骂回去了。《水浒》中，不是常常出现打杀“鸟官”，夺它“鸟位”的话吗？

“鸟”显然用不成了。用“蛙”怎么样？我提议说，“一蛙鼓喉出流泉，泉波如流”；还可以用“龙”试试：“一龙摆尾腾海天，天蓝如海”。都行，但都不算绝。

转过一个大弯，便是植物园的大门。小党还要直走，被雷一把拉将过来，说：“行到转弯处，岂敢不转弯”。几个人想来想去，没有妙对。出了园门，回头一望，我忽然有了，说：“进了快活林，焉能不快活！”大家悦然。真是——

快活，快活，平日难得一快活！

快活，快活，趣对人生快活多！

（刊于《长安报》1991年3月26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长城长

小小年纪的时候，长城在我心中就是一个特别伟大的形象，甚至连去长城的人，我也觉得比一般人伟大得多。或是蝉儿噪器的近午，或是飞霞流丹的黄昏，时不时地，我总要望着家里墙上的那面画镜出神——上面有长城的雄姿呢：黛色的山峦时起时伏，蜿蜒的巨龙时隐时现。于是，神思就往往飞得很远很远，秦始皇裁决浮云的剑，孟姜女哭坍垣壁的泪，烟墩上冲天的烽火，敌楼下累累的白骨……

终于有了登临的机会。西安歌舞剧院赴京演出舞剧《秦俑魂》，我随团采访，演出任务完成后，我们就游览了八达岭。随着石阶的崛起，我们上到了宽绰的顶面，饱饮八面来风，极目四野景观：莽莽山海，悠悠残垣，皑皑白雪，索索衰草……松柏映缀，益显肃穆凝重；鹰隼凌空，更觉深邃旷远。瞧，靠近女墙的砖面已出现两道长长的沟凹，那是无数足的印痕，潜流着人们尊重历史、继往开来的情感。忽见一个挣脱父母牵引的小男孩，挥动胖嘟嘟的手，迈着趑趄的步，摇头晃脑地唱了起来：“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嫩脆的歌声如空谷响泉，共鸣在千万个游览者的心间。

蓦地，一位大胡子外宾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弯腰勾背，读书般细心地察看着垛口上下的一小块青砖。一交谈，才知他是一位人类学家。“我跑遍了全世界，中国的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约旦的皮特拉、土耳其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一样，都是奇迹，人类文明的奇迹！”

大胡子的话使我想了好多。不错，做为古代劳苦大众创造力的凝冻，祖国悠久历史的象征，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的物化，长城是当之无愧的。然而，它一出现，就和人类文明的进化联系在一起。不光是它的建设者的聪明才智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项奇迹的创建者的聪明才智相类比；更重要的是，它所体现的精神也完全可以熔铸在人类追求人道、和平、幸福的极其壮丽的事业里；甚至它千百年来

所承受的灾难，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想到这里，眼前就豁然开阔了许多。做为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长城何止万里？它在时空里延伸，飞越国界，无边无际……

（刊于《西安晚报》1986年1月29日；收入《兵马俑狂想》，陕西旅游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太庙灯火阴影中

雪粒儿从幽深的夜空里颠下来，地上就全面的惨惨的白。我在宽宏的天安门广场沉滞地站了站，迟缓地走了走，心绪就有些翩翩了，却又看到了一片充满诱惑力的五彩缤纷的光。于是，就像一只追光的蛾儿，随着络络绎绎的人流，流进了劳动人民的文化宫。

这儿正举办“北京市职工首届元宵灯赛”。式样众多的花灯辉映在苍松翠柏间：“天女散花”“嫦娥奔月”“哪吒闹海”“六龙戏珠”“南极考察”“万象更新”……最值得依恋的还是那位魁梧健壮的“机器人”。他正在跳舞，双臂随着音乐的节奏，此起彼落地挥动着一副对联：“机器人现代科技增光，迪斯科文化生活添彩”。而一对圆眼睛，隔几秒钟就“啪”一下，射出两道灼灼逼人的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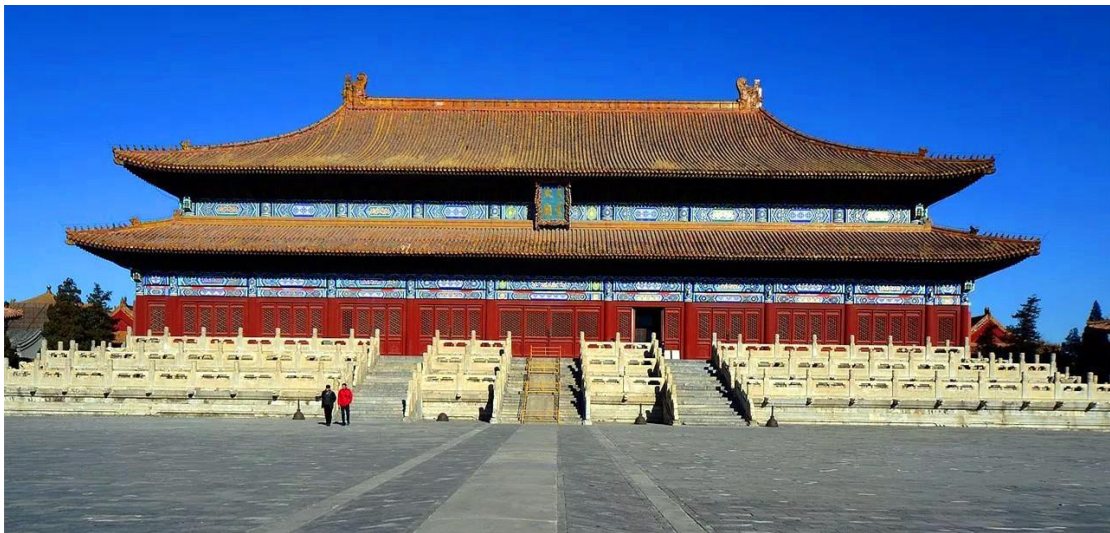
灯之煌煌，影之幢幢。远近交织的灯光，构成了重叠参差的阴影。仔细看，那灯分豆黄、桃红、浅粉、湖蓝、苹果绿种种，阴影也就有了浅棕、锈铜、蟹青、茶灰、深咖啡的不同。风儿吹来，灯在轻轻地摇，影在微微地动，灯的情韵和雅趣就全在影里了，而且多了一层神奇和朦胧。在四面八方的强弱不同的灯光的照耀下，你的阴影就分明是你主体本质的外现。那层次，那脉动，那光明的召唤，那黑暗的纵容……

踩着拓展开来的阴影，过玲珑的金水桥，穿五色琉璃门，我来到了后面的大殿，作为旧太庙的中心建筑，大殿（以及二殿、三殿）无疑是雄伟的，而其阴影，也就显得特别浑厚、深邃和博大。明、清两代皇帝每逢有登基、婚娶、摄政、凯旋等大典和年节时，都要来这里祭祀祖先。前呼后拥，烟云蔽日，气象该是何等的森严！弹指一挥间，禁地变乐园——大殿里正在举办一个大型的狂欢舞会！窗筛光点点，阴影亮斑斑。如果说任何阴影都表现出一种运动——循环往复而又变化不居，那么，大殿里传出来的悠长的《蓝色的多瑙河》和激越的《西班牙斗牛曲》，就恰恰可称为这种运动的主旋律或进行曲。瞧，他和她，显然是跳累了或

者是跳热了，一前一后地走出大殿，几秒钟后就落在了阴影里，于是就……不必写他们在干什么了吧！上推二百年，谁能保证那些天子王孙皇亲国戚们，一进太庙就道貌岸然，而不在阴影里“活动活动”呢？谁又能断定 20 世纪 80 年代的年轻人在阴影里的那些“表达感情的方式”就一定不好呢？阴影如此宽厚，作为人，就大可不必那么吝啬，那么乏味了吧。

妙哉，包罗万象的阴影！

（刊于《陕西工人报》1985 年 6 月 25 日；收入《兵马俑狂想》，陕西旅游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版）



幽思一缕在玄宫

步入定陵地下宫殿，最强烈的感受是从上下左右四面八方袭来的压抑和凝重。那奥深的甬道和敞阔的玄堂，那冰森森的四吨重的整块汉白玉雕刻的石门，那黑煞煞的长明灯龙缸和用黄琉璃制作的“五供”，那方大硕厚的朱漆棺椁和二十六只陪葬木箱……都使任何一位观光者的心弦，如垂铅系石，沉沉然不能轻松。笑没有，哭当然也不会，熙攘的人流浮载着一声声由衷的惊叹。忽然听到这么一句：“人活一世，草木一秋，看看人家皇上，啧啧，真派！”

是的，皇上毕竟是皇上，怎么能够不“派”？神宗朱翊钧十岁登基，二十二岁就开始营造这座“万年吉地”。山东临清的“寿工砖”，河南河北的汉白玉，四川湖广的南杉木……每日役使民工三万，历历六届寒暑，耗费白银八百万两，折成米，可供一千万农民吃一年！

“派”是够“派”的，可一人乐而天下苦。“民为贵，君为轻”，堂堂一国之君，在位四十八年，不能够救民众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反而消极怠工，穷奢极欲，制造全国性的灾难——拼命搜刮民财，残酷镇压反抗——除了留下一座豪华的墓圻供后人游览之外，青史悠悠，再也找不到万历皇帝的半个“好”字。

其实，“活了一世”的朱翊钧本人未必就体会到真正的幸福。这倒不是我们看到了一具躯体腐烂、头发完好的令人悚悚然的骷髅而随意想象，也不是我们没当过皇上就说皇上不好，而是真真切切的镌存竹帛的史实。明朝进展到万历年间，已经全面地腐败，宦官问鼎，勾心斗角，横行霸道，成宪难以更改。软弱昏聩的朱翊钧对此无能为力。“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为之悒悒寡欢。”“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于是，我们的皇上淡忘了自己的天职，埋头“声色犬马”了，日渐严重地把

堂堂一国之主萎缩等同于自身肉体的某一个感官：饕餮美味时，皇上无异于一盆血口、一卷肉舌；恣肆淫乐时，皇上就变成了一团充盈着兽性的阳具；修筑坟茔时，皇上就和必将腐烂的棺材瓢子没有什么区别了。然而，感官享受的乐趣是有限的，因为人毕竟不是感官。做为一个有思想有情感的高级动物，人更需要精神上的乐趣，这种乐趣很大成分上只有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才能实现。可惜万历皇帝认识不到这一点，他成年累月地被不甘死灭的精神愿望和已经成瘾的肉体享受的矛盾所折磨，走不出忧闷的迷宫，五十八岁便郁郁而死。

由此看来，做为一个皇上，如果沉湎于自我贪欲的满足，而不为天下老百姓的幸福鞠躬尽瘁，那么，即使他死后睡在一座黄金打造的坟墓里，他也不会会有多少幸福感。这或许是一句真言，如若不信，就最好到定陵的地宫里去“感受”一番。

（刊于《西安晚报》1985年7月23日；收入《兵马俑狂想》，陕西旅游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定陵地宫

春走雍和宫

雍和宫，坐落在京城的东北角，下车站名“国子监”。游人不知，往往多坐一站，站名虽是“雍和宫”，却必须迈开双脚折回来。不过也好，度量了这座喇嘛庙的一条边：一色的朱墙黄瓦。其规模之大，殿堂之深，就在可想之中了。

前院入口处，场面开阔，巍巍然耸立起三座五彩牌坊。东西两座相对，是三间四柱七顶。中座更壮美，是三间四柱九顶。穿中座牌坊，沿“辇道”北进，入昭泰门，东西对称的钟鼓楼便挽住视线。这楼好看，为重檐八角攒顶式建筑，翘檐悬铃，风动有声。楼前置放铁质大锅一口，锅底一层硬币，该是游人的片片心意。再前是碑亭，亭内有龙首龟趺海兽驮起石碑。东碑书汉文满文，西碑刻蒙文藏文，记叙了法庙的由来：这雍和宫建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原为清世宗雍正即位前的府邸，雍正三年改为行宫，命名为雍和宫，乾隆九年才改建成喇嘛庙。

进了雍和门，便是天王殿。殿内中坐木刻贴金的大肚皮弥勒，两边是泥塑彩绘的东西南北四大天王。初春天寒，游人却多。有一藏民，皮靴毡帽，紫脸紫袍，烧香叩头，念一阵，唱一阵。末了，献一条雪白的哈达，从旅行包里抓一把米粒，刷刷啦啦地撒在佛像的脸上身上。这人有趣，大伙与其说看佛，不如说看他。跟着他依次进了雍和宫主殿、永佑殿、法轮殿，直到最后的万福阁。这“万福阁”又称“大佛楼”，建于乾隆十八年。殿内直立着“迈达拉佛”。这佛好高，从头到脚十八米，由一整棵全长二十六米、直径八米的白檀香木雕刻而成。这佛真够“魁”，雄伟庄重，体态俨然，为国内木雕之罕见。难怪把它和“法轮殿”内的紫檀木雕“五百罗汉山”及“照佛楼”内的楠木木雕佛龕并称为雍和宫的“三绝”。据说，这棵巨大的白檀树，是第七世达赖活佛进贡给乾隆皇帝的，从西藏运到北京，其行程的艰难可想而知。

除正殿之外，东西两厢还有六七座配殿。每个殿堂里都有一到两名喇嘛。这

里的喇嘛近百人，大都来自内蒙古和西藏，既有七八十高龄的老人，也有十来岁的小伙儿。他们会讲普通话，挣工资，穿皮鞋，听收录机。有一个年轻喇嘛，还随着舞曲的节奏，轻轻地扭动着臀部。说到喇嘛，那原是藏传佛教对高僧的尊称，原指有地位，有学问，有较深修养而能为人师表、领人进行修行的僧人，与被称作“扎巴”的一般僧人是有区别的。但汉人好简单，就把蒙藏僧人都统统称为“喇嘛”了。

雍和宫里还有两处地方值得一看：戒台寺和班禅楼。一是乾隆皇帝受戒的法场，一是西藏六世班禅进京为乾隆受戒、祝寿后休息的地方，里面珍藏着各种佛像、宝塔、法物、法器、喇嘛生活用品及国内外各界人士赠送的礼品等。尤其是“七珍”“八宝”，精细巧妙，使游人眼界为之大开。

（刊于《西安晚报》1985年4月23日；收入《兵马俑狂想》，陕西旅游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雍和宫

德和园里赏“清”趣

一进颐和园的东宫门，就隐隐地听到一阵阵清切悠婉的乐曲。随声觅去，但见赫然一座不大不小的庄园：堂堂皇皇的门楼，大开着，门洞里有几个戴翎帽、挎弓刀的“锦衣卫”，脸上涂了淡妆，摇着八字步，神气活现的样子。墙上有一方石牌，上面写着——

德和园：光绪十七年（公元 1891 年）在清漪园怡春堂旧址上改建，历时三年，于光绪二十年竣工，耗银七十一万两。园内以高达二十米的三层大戏楼和面阔七间的颐乐殿及东西各十间的看戏廊为中心，分为多层院落，规模宏丽，为国内古建筑中所仅见。园内陈列有慈禧画像、蜡像、轿舆、汽车及钟表、玻璃器、青铜器和日常生活用具等，同时备有各种古装、戏装、供租用照像。

门口聚了不少游人，探探地向里望，进入者却不多——票价嫌贵，三元一张。这门票是一长方形的嵌有一枚“通宝”圆钱的硬纸，“锦衣卫”接过去，“咔”地打个眼，算验了票。园内殿廊对称，碧瓦红墙，宫廷音乐回肠荡气，皇室气派确非寻常可比。戏楼下层这副对联就略见一斑：“山水协清音龙会八风凤调九奏，宫商谐法曲象德流韶燕乐养和。”戏楼备有各种布景，且三层贯通，能从“地狱”演到“天堂”，现在还可以看到《白蛇传》里“水漫金山”的一段（当然是当代雕塑）。据说，慈禧是个大戏迷，每到颐和园，都要前四天后五天，连看九天戏。当年著名的京剧演员谭鑫培、杨小楼等都在这儿专门为慈禧悦过耳目呢。慈禧的脾性阴鸷而古怪，有时看戏偏偏不坐颐乐殿正中的那个金漆珐琅百鸟朝凤宝座，而要歪在西窗下的炕床上，身子是斜的，脸是斜的，目光自然也是斜的。

慈禧的豪奢的生活固然令人开眼，然而德和园里更吸引人的还是那些身着各式清装的讲解员、门卫及其他人等。就连打扫卫生的老人，也满服在身，背一个铁簸箕，脏在那儿就扫那儿。“他们算不算太监？”我问。一个门卫道：“就看怎么说了，放在清代，他们就是宫里犯有过失而受处罚的罪人。”“为什么不用吸尘

器？”一个外国游人不解地问。“因为清代还没有那玩意儿”，门卫风趣地说，“如果用吸尘器，就和我们的服装不和谐，你们游览也就没有味了。”他的话不错，进了德和园，确有一种身临清廷密宫而神秘、阴森、恍若隔世的感觉，在观看电影《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时都不曾有的。难怪一些游人进园后蹑手蹑脚甚至诚惶诚恐，连和“妃”们说几句话都不敢。其实，她们都是一些热情大方，能歌善舞的女子，只要询问，她们都是如数家珍地讲给你听，而且不厌其烦。话语中，时不时地带一些“乾隆爷”“老佛爷”之类的职业术语，临别时，还会一边施礼，一边赠送两句“您吉祥”“您走好”。她们梳扁担如意头，穿滚边旗袍，脚上是那种高跟在足心的花盆底鞋，容貌端雅，仪态大方。

德和园里转一圈，看了满目的新鲜和情趣。我想，这种别开生面的仿古旅游我们西安也完全可以搞。他们“清”，我们“唐”，比如华清池，比如兴庆宫……

（刊于《西安晚报》1985年5月30日；收入《兵马俑狂想》，陕西旅游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德和园一景

从冰上走过昆明湖

人说颐和园的夏秋是最美最美的，那墨绿墨绿的昆明湖，波光潋滟，碧影参差，一只只尖尖的小舢儿划破水面，载着青春，载着欢乐，载着向往……然而，这美景却只是在脑壳里的神游——首次涉足颐和园，就偏偏碰上了一个凛凛冽冽的残冬。“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感谢宽厚的大自然，却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收获。

那是1987年1月初的一个晴日，太阳高高地贴在天上，寞寞地没有什么表情；风不大，挟着细小的沙。在曲曲折折的小路上，我遇到了她。“同志，去画中游怎么走？”她问。“大概就在前面。”我答。有问有答，我们便同路了。不必写那些亭台楼阁的精妙和神奇，也不必写那些庭园殿堂的豪阔和深幽，只说你站在万寿山上朝下那么一望，就不禁欢呼而叫绝：冰封昆明湖，连天一片白！人们离离拉拉地在冰上走，身影摇曳，步伐颠跚，几分冒险，几分胆怯，几分得意！那景致，看上去却别有一番情趣呢。

我们下到岸边。这里有几块凸出的方石，石下尺余，就是安危莫测的冰面。“呀，好怕！”玉立石上，她迟疑了。“不见有履冰危险的警告牌，他们能过，咱就能过！”在女性面前，我表现出一种本能的勇敢。跳下去，果然稳实。“来吧！”我伸出手，她赧赧地那么一笑，嗵一声，险些跌倒——讨厌的鞋跟！

冰面小滑。走的人多，摩擦生热，就积一层细碎的冰碴，踩在上面，嚓嚓地响。心窝里忽然升腾起许多微妙的感受来：既有冒险的小快乐，又有冰坍的小担心，还有一点说不清缘由的小满足……陡然冰面上出现了一道寸把宽的裂缝！她惊叫一声，却步不前。我俯身一看，发现这裂缝是原来就有的，冰层足有二尺厚，白实实望不见湖水。我一步跨过去，她却不敢动。我鼓励再三，她才咬着牙，颤颤兢兢地那么一跳，身体便一下子软在了我的臂腕里，脸颊一下子绯红——女孩子毕竟是女孩子呵。十几分钟后，我们终于登上了南湖岛，履冰宣告结束，大家长出了一口气。

“在冰上走过吗？”十七孔桥上，我问。“我们那里，雪花都很少见呢！”她答。“这么说，也是第一次了？”她甜蜜地点点头。第一次，多么有意思的第一次呵！

两声“拜拜”，彼此分手，姓名年龄地址单位，不知也无需问——为什么要问呢？朴素单纯，乃人际交往的上品，问得多了，也就乏味了，难道不是么？

（刊于《陕西工人报》1987年1月8日；收入《兵马俑狂想》，陕西旅游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昆明湖之冬

大像山拾趣

出差去了一趟甘谷，原以为那地方不过是陇东之一隅，除了光秃秃的山、浑乎乎的水，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可真没想到，那地方还有一个极好的去处——大像山呢。

起初，我以为那是因山势起伏颇似一头卧象而得名，登临一问，才知非然。这山出城西南五华里，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山上大小殿宇十二处，嵯峨如画；石窟二十二个，岷然临空。紫丁香、山榆、白皮松错落分布，杂以丛丛翠竹，真所谓“花香鸟语透禅机，水波月影含道趣”了。登山北眺，绵绵延延的天兰铁路，浩浩森森的渭川烟波；雄鹰旋空，云雀鸣脆，看得人不由得惊叹大自然的造化，而忘掉了自身的存在。尤其是那尊高达二十三米的释迦牟尼大佛像，更使人为唐代高超绝妙的雕塑艺术而惊叹不已。这大佛面部丰匀慈祥，体魄雄健伟硕，巍巍乎端坐在松花崖下，实属国内罕见——这座山，就因此而得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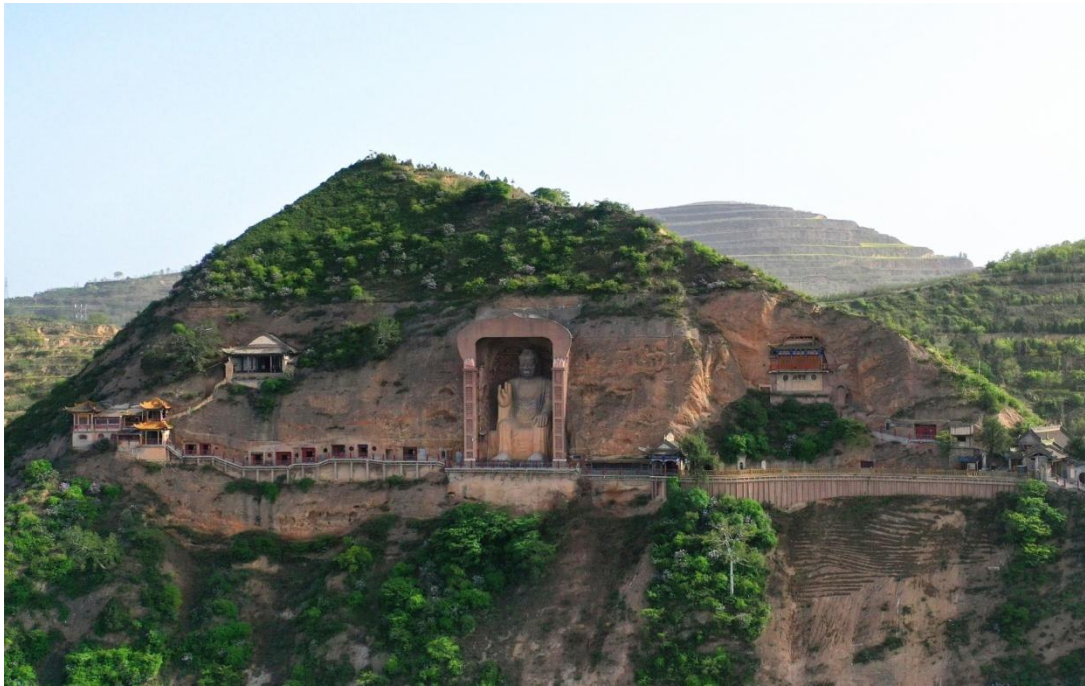
我们正沿着绳儿似的山路踉踉前行，静寂的山野却忽然间一片沸腾——几百名花儿似的小学生到这里春游来了。他们打着红旗，唱着歌儿，一个个活蹦乱跳，带队的老师俯视千尺绝壁，不禁提心吊胆，赶忙用脚尖勾出一条安全线，不许孩子们越过“雷池”半步。然而，总有几个胆大的小探险家，时不时地逾越防线，朝山下挤眉弄舌，气得老师吹胡子瞪眼。

山上有十几个出家人，他们大都“心静神清”，当然亦有例外。你瞧，几个正在吃点心和鸡蛋糕的小姑娘，就刺激了那位比丘尼的味觉。老尼姑的嘴唇嚅嚅嗫嗫，终于从脱光了牙齿的口腔里溢出一溜涎水，却又颤颤地抹掉了。而那光头光脑的小和尚，则对李谷一颇感兴趣，看着学生们围在老师身旁有滋有味地听录音机，眼里就闪动着欣羡的光芒，脚底下也就像生了根似的。看来，他们也不甘寂寞，也在利用各种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生活。

“甜醅！——”扭头一看，才知是路旁有人在叫卖一种小吃。这玩意儿用煮

熟的麦粒加曲子发酵而成，甜润可口，逸出一股酒香。甘肃人说话喉音重，我们还以为他喊的是“甜喷”——当然了，甘谷人的生活也是“甜喷喷”的呢！

（刊于《陕西卫生报》1984年9月22日；收入《兵马俑狂想》陕西旅游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大像山

洛阳看佛

洛阳龙门的大佛是很有些名气的。佛的名字叫卢舍那——是梵文的音译了，意译当为“光明普照”或“光明遍照”。据说这是佛之“报身”。何谓“报身”？有解释说是证得了绝对真理而享受法乐的智慧之身，乃释迦牟尼成佛后的一种形象。按说释氏是古印度北部一个净饭王的太子，百分之百的须眉男儿，可这卢舍那，看上去分明是一个妇人，一个面容姣好的妇人。是释翁后来按人们的需要变了性，还是成佛后也就无所谓男女之别了？

难怪被誉为东方的“蒙娜丽莎”，卢舍那确实是很美的：圆润的脸庞，高挺的鼻梁，微翘的嘴唇，弯月一样的眉毛，你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她（既然是“蒙娜丽莎”之于东方，称“她”该是可以的吧？）都好像在有意无意地看着你，而嘴角悬挂着的那一丝微笑，又分明要将你的九魂七魄一吸而去，使你绝对不敢看得太久。

有人曾将卢舍那的面貌考了一番古，说这副容颜是参照了武则天的，或者说就是武则天形象的再现。我怀疑这样的推断，总觉得武则天长得不会有这么好，即使鼻子眼睛十二分地相像，我也觉得姓武的难得有这份气质这份神韵。因为能当女皇，毕竟厉害，厉害女人生得再漂亮，也难免有一股凶煞之气，这凶煞之气是难得和“永恒的微笑”划上等号的。

不过，武则天和卢舍那还是有些缘分的。女皇为自己取名“曩”，似乎也就是卢舍那的“光明普照”之意。另据碑石记载，咸亨三年（公元673年），武氏也确实为修建卢舍那的栖身处——奉先寺捐助了两万贯脂粉钱，算是九牛拔了两根毛吧。

十多年前，我曾看望过一次卢舍那。那会儿还在大学里，暑假，自费到南方旅游，归程中在洛阳下了车，当晚又坐车走了。时间紧，看得匆忙，加之当时一颗热烈的爱心刚刚被无情的冷落，情绪像灰雨朦朦的天空，看了大佛若无其事、

怡然自得的模样，反徒增一层落寞、感伤和嫉妒。

前次再访洛阳，心绪竟大不一样。陪我看佛的，是一位我特别喜欢的姑娘。我看看佛，又看看姑娘，觉得除了卢舍那的耳朵长出几倍，所谓两耳垂肩外，其它如眉毛、眼睛、鼻子（尤其是鼻子）、嘴唇以及脸形，都生得十分相像，像得令人生疑：是佛化作了这位姑娘，还是这位姑娘化作了佛？或者，这姑娘本来就是一位佛——青春焕发的佛？

作为智慧的化身，卢舍那未免太冷静、太超然了，不但高高在上，还要用铁栏卫护起来，让你只能仰而观之，敬而远之。姑娘却是具体的、灵动的，聪明觉慧不亚于佛，端庄秀丽不亚于佛，还多出一份滚烫烫、活泼泼的爱心来。

于是，我发现，洛阳的天特别特别蓝，洛阳的水特别特别清，洛阳的花特别特别美，洛阳的酒特别特别醇，洛阳的佛特别特别值得看。

（刊于《海南日报》1991年7月12日、《各界导报》1997年3月7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本书作者在洛阳龙门的大佛前（1979年夏）

自在佛

也许是地处市区，交通便利的缘故，位于上海安远路上的玉佛寺要比一般山野寺庙热闹得多。买门票要排队，看玉佛还得排队。庙院本来就玲珑，这么多人挤进去，就像一只小小的茶壶里，放了大大一把茶叶，使你不禁产生一种这世界真是太小了的感觉。

香也烧得太多。台阶上、墙缝里，这儿一撮，那儿一簇，到处插的都是香，少数已尽使命，多数依然袅袅，更不消说那几只硕大的香炉，和那宽长的香案了。香气是未进寺好远就闻得见的，这阵儿你也不能在香炉香案跟前久留——熏得你喘不过气来。最好看的当然是玉佛了。据说，这玉佛是清朝光绪初年，一个叫惠根的普陀山僧人从缅甸迎回来的。当时总共迎了五尊，这儿留下了一坐一卧两尊。坐佛用整块白玉雕成，供在玉佛楼里——要看佛你还得再买一次门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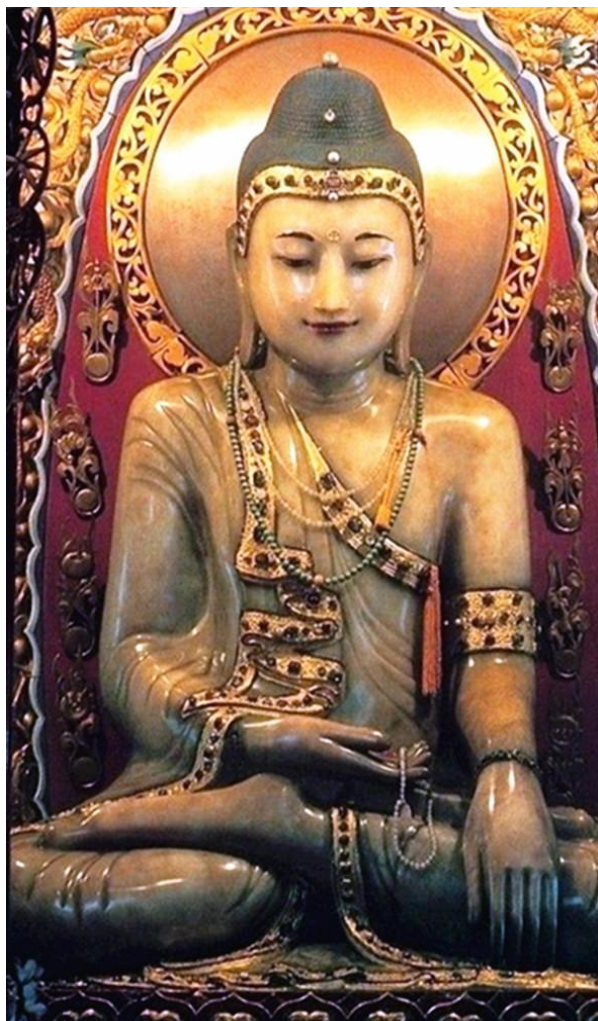
和见到的许多佛像一样，释迦牟尼“结跏趺坐”在莲花形石座上，盘着脚，左手平平地舒展在左足之上，这便是表示这位净饭王的儿子已进入潜心思考的状态的“定印”了。右手则款款下垂，指向地面，这是“触地印”，表示大地可以作证，佛陀在成道之前，曾为天下众生牺牲了许许多多的精力和脑髓。晶洁如雪的白玉，使这尊坐像特别光彩，特别莹润，特别神圣又特别亲切。佛陀的面容永远都是微笑的，你不管站在哪个角度看，他都慈祥 and 悦地看着你。不在乎香烧得多与少，也不在乎头磕得多与少——烧香磕头是凡夫俗子们的情愿和习惯，与佛陀坐在菩提树下悟出的“真谛”相距大概还有十万八千里。

玉佛虽好，却也在束缚之中。他不能站起来，舒展舒展胳膊腿；也不能离开他的位置，和前来看望他的人握握手，聊聊天；更不能走到大街上去，随便吃点豆腐脑、麻辣粉、冰糖葫芦什么的。龕栏框范着他，锁链圉禁着他，整日整夜有人守卫着他。大家只能从相距十几米远的走道鱼贯而过，不能走向前去，亲近他，抚摸他。

坐像上方，赫赫然悬挂“得大自在”四字大匾。字是金色，写得也好，特别醒目。在这么多的禁锢中，不但“自在”，而且“大自在”，恐怕也只有佛陀做到了——佛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清澈透明、包容天地的心，外在的重重枷困，是奈何其不得的。

这种“得大自在”的气氛，到了和玉佛楼比连的卧佛楼，你会有进一步的感受。这里是释迦牟尼的涅槃像：他侧身躺着，一只手托在腮下，一只手伸到膝际，恬静、自然、优美。身边的喧嚣，室外的烟云，与他无干无碍——佛陀睡着了。

（刊于《西安晚报》1992年1月9日、《神府开发报》1996年6月11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上海玉佛寺玉佛

温暖的沈阳

数九寒天，出差东北，正所谓热天里多买的黄花鱼——专往冰箱里钻了。

伊尔 18 平稳地降落在沈阳机场，我第一次踏上了丰厚的辽河平原。果然是一个冰雪的世界！寒风凛冽，冷气逼人，面部刹时刺森森的。然而，这感觉很快就被一团团温暖的气流冲散了——首先碰到的是沈阳高压开关厂的老丁和司机小许。他们来接别人，却意外地接着了素不相识的我。面包车绕着路，一直把我送到沈阳日报社。路上，老丁指指点点，频频地向我介绍沈阳的市政建设、风情风貌。那浓烈厚重的地方嗓音，无论什么时候回味，都是那样的热乎！

记者团下榻在离火车站飞机场都很远的辽宁大厦，记者们来自全国各地，抵沈时间参差不齐，这就苦了沈阳日报社搞接待的同志。深夜两、三点，举一个大牌子，立在风雪中接人，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他们把寒冷留给自己，把温暖给了别人。长沙晚报的金国政，一下车就犯病，急性胃炎，上吐下泻，简直是要命的光景！这可忙坏了服务组的同志们，请医生，送医院，搀上搀下，倒水喂药，安慰再三。看到老胡同志小心翼翼地将一大碗病号饭从一楼端到五楼时，我的心弦不禁为之震颤！在自己家里也不过如此了。

那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裤子有两处开了线，露出了底下棉裤那不伦不类的杂色。我怨，怨裤子制造者的粗糙和敷衍；我急，这样的裤子穿在身上，该有多么难堪！换吧，来时只穿了这一条；买新的吧，附近没有服装商店，况且马上就要出发采访。焦急中，我找到了服务组的女将刘禾。她看了一下，说：“脱下来吧，我这就给你缝。”十分钟后，她将裤子送了来。手艺不错，针脚严整而细密。穿着她缝好的裤子，我不仅度过了在沈阳的日日夜夜，还途经北京，安安然地回到了西安。

西伯利来吹来一股强冷的气流，沈阳的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度——这一年内最冷的时光，算是让我们赶上了。其实，我们赶上的，岂止是一股小小的寒流？且

不说那绚丽多彩的首届灯节（这是采访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古色古香的新乐遗址、耸入云霄的电视铁塔；也不必说那美滋滋的马家烧卖、香喷喷的李连贵熏肉大饼、热乎乎的老边饺子（那边家正宗第四代传人孔庆东，一听说我来自古城西安，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再三要求我转达他对闻名天下的西安解放路饺子馆的热情的问候和吉祥的祝福！）就说那一位位各具风采的企业家就让你久久不能忘怀！那全国第一个企业租赁者，沈阳汽车汽油泵厂厂长凌方道；那被誉为“好当家”的沈阳薄板厂厂长刘相荣；那名闻遐迩的“女强人”、沈阳市铝制品厂厂长崔淑英——采访中，我曾问及她的家庭生活：三十多岁时丈夫病逝，含辛茹苦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大儿子却在即将成亲时突然死亡。沉重的打击没有使她倒下，她顽强地和命运搏斗着。几十年来，她和伙伴们一起，将涓涓心血无私地献给了铝制品工业。如今，他们厂的“三星牌”铝合金压力锅已和沈阳压力锅厂的“双喜”牌齐名，以让人“信得过”的高质量，饮誉国内外，把方便和温暖，呈送给千千万万个消费者——这就是沈阳人滚滚的胸怀，火热的性格！

在沈阳的活动结束了。凌晨6时我们刚下床，沈阳日报社的摄影记者赵宝正就敲门而入，他送给我们一人一个漂亮的大相册。翻开来，里面已夹好十几张彩照——那是我们这次活动的记录，还有一叠采访对象的黑白照，供我们写文章时配用。白天他随我们采访紧张地拍照，晚上暗房里不知要熬到几点？望着他那红丝丝的眼睛，我的心里滚过一股热流。

声声“再见”，频频挥手。8点过半，三叉戟呼啸着冲上了蓝天。从舷窗里朝下望，晨曦中的工业城一派辉煌：

别了，可爱的城市！

别了，温暖的沈阳！

（刊于《编采之友》1987年第3期、《西安晚报》1987年4月6日；收入《兵马俑狂想》，陕西旅游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海河夜游

开了一天会，脑子里被“商品大潮”“人文精神”“宽容”“兼容”等等灌得满满的。一听说晚上要作“海河夜游”，疲倦了的几根神经便忽然又兴奋起来。

大轿车从亚细亚酒店出发，一会儿穿街行，一会儿傍水走，沿途看了些静穆典雅的洋楼、灯火昭彰的影院、悬匾题额的店铺，以及金汤红旗、沽上天屏、海门古塞、游乐喷泉等等。夜幕垂垂，车行匆匆，进入眼帘的，大都轮廓成了一个大概。

《火烧望海楼》是一出有名的戏，长篇小说《曾国藩》中，也有对“天津教案”较为详尽的描述。“烧了它！”二百二十多年前，天津人民用熊熊烈火对付洋教，尽管付出了血的代价。后来，义和团再一次举起火把，把重建起的教堂又烧了个一塌糊涂。火该是人们宣泄仇恨的有力手段了。现在的望海楼，已是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三次修复。依然是巴黎圣母院的样式，三个塔楼成笔架形状；尖券形的门窗垂直着向上钻；正面钟楼顶上，耸一副指到天上的十字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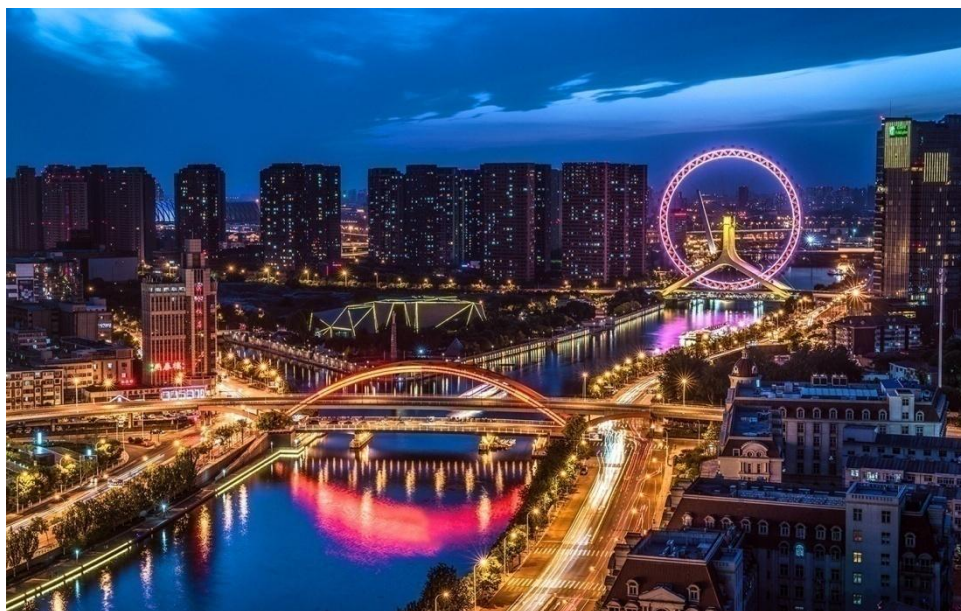
火用来对付仇敌，水则是人生存的命脉。为了使饥渴的城市不再缺水，20世纪80年代初，天津人民毅然“引滦入津”。眼前高耸在三岔河口的“海河母亲”雕像，就是对这项宏伟工程的纪念了。像塑得很美：年轻的母亲一手怀抱婴儿，一手承接甘露，含情脉脉地眺望着几百里外的滦河源头。就想起了家乡的黑河引水工程，待到护城河里的污水被来自秦岭的清泉彻底替换了的时候，西安也会有类似的一座纪念碑吧。

在狮子林桥附近，我们改乘游船。名曰狮子林，看到的却是一群巨龙。旧桥墩上两座铜雕：“二龙戏珠”“哪吒闹海”，取材于当地民间传说。桥侧相伴一道玉虹，上面一个撵一个地缠了六条龙，号称“金龙盘玉柱”。入夜灯火辉煌，群龙扬头翘尾，喷云吐雾，河水映衬，飞珠碎玉，倒也壮观。您知道吗？天津朋友不无自豪地介绍说，那玉虹实际上是一条跨越海河的煤气管道。

游船敞亮舒适，一次可接待百人左右，我们上去的，好客的主人已摆好了糖果饮料之类。一声汽笛响过，游船缓缓开动，两岸的景色遂作流动的画廊。引滦入津后，海河得到了根本性的治理，成了天津的风景线。顺水而下，我们看到了禅院焚香、怪楼溢美、皇宫泊岸、长廊揽翠、渤海明珠等等。“大家注意看”，导游高声说，“右边这道汉白玉浮雕，长 117 米，上面有 63 条龙，号称‘百龙嬉水’。”果见这段河堤不同寻常，在各色彩灯的投射下，浮雕龙个个形色斑斓，神态活脱，争先恐后，奋腾不已，相比于前面狮子林桥上的龙，这里该是龙的集团军了。

龙多桥也多。各式各样的海河桥，把天津连贯成一个整体。铁桥、水泥桥、钢索桥、斜拉桥……有的坚实雄浑，有的造型独特，有的凌空飞旋；或长或短，或高或低，或宽或窄。“呜——”汽笛长鸣，游船又要通过一座桥。抬头望，一对青年正在大桥正中依偎且热吻，投入状好似地球已经消失。坐在船头的朋友扬手高喊：“嗨——！”男青年被惊醒，随即便扬手回应：“嗨——！”女青年也面向游船，轻轻地摆摆手。天津人心态之好，于此见了一斑。

（刊于《西安晚报》1995 年 11 月 1 日、《天津日报》1995 年 11 月 11 日）



海河夜景

面对大海

面对大海，我什么话都不好说，什么话都没有说。或礁石伫立，或沙滩席坐，或远足崂山，或抚栏栈桥，我的心总是平静的，默默的。我问自己：是银幕和荧屏上的大海看得太多了么？是自己的感觉钝化了么？

凸兀的水石上，立着一位瘦削的女子，料峭的海风掀起她凌乱的长发，潮头滚涌，浪花激溅，訇响声裂天撕地。她注目着，凝视着，突然，她双臂开张，暴发道：“大海呵，我来啦！”周围的观海者惊诧了，讪笑了。

蔚绿的海面上，有几位健儿在游泳。三月海水的森凉，红润了他们的臂膀。臂膀挥动，搏击着海浪。一会儿又摇摆到岸上来，仰面朝沙滩上一躺，看白云悠悠，鹰鹞翱翔，磊落地接受五彩缤纷的目光。

松软的沙滩上，嬉笑着我的四岁半的女儿。初来时，她总是远远地朝后躲，怕那潮，怕那浪，这阵儿却好奇地捡起了贝壳——回到陕西后，她的姥姥问她：见到大海了么？她回答：“看到啦，一个一个过来啦，跳哩！”

曲折的岸堤上，闲弋的青年拦挡着过往的游客：“喂，要不要磁带？”“什么磁带？”“香港原版，来劲的，你看”。果然的裸女的彩像。“是真的吗？”“可以试嘛”，青年拍拍装录音机的衣兜，“骗你不是人！”“多少钱？”“六块五”。“太贵了”。“六块，怎么样？……别走嘛，五块卖你啦！”……

琳琳琅琅，形形色色。

面海而啸的女子，自有呼叫的欢乐；搏击浪潮的健儿，自有玩水的愉悦；捡拾彩贝的孩子，有她童心的收获；而那些卖磁带的青年，也自有他们的风格……

有岛礁，有港湾，有航船，有网索；

有鸥燕，有吓虫，有藻带，有鱼鳖……

大海，就是这样的。

此时此地的我，也就是这样的。

这感觉和面对大山，面对长河，面对壑原，面对湖泊，面对苍天，面对荒漠——面对一切的一切一样：它们就是那样的，我也就是这样的。

（刊于《西安晚报》1988年5月20日；收入《兵马俑狂想》，陕西旅游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玉龙雪

好嗓子!又高又亮,恰如玉龙山巅的雪。

你的云雀出林般的歌声袭击我的时候,我们正踏上密林中的栈道朝山下走。几十分钟前,你和你的伙伴们拉着手,转着圈,在高耸云天的杉树下表演“踏歌”,我们在宽阔的草甸子上,穿着鲜艳的形如斗篷,被称作“擦尔瓦”的彝族服装拍照。远远地,我们看到了你们旋转的裙穗,听到了轻脆畅扬的笛声。后来,我们在丽江报社两位朋友的引导下,穿过青草、鲜花和羊群,向被称作“玉龙”的雪山根挺进,你们的舞姿渐渐地看不到了,而那隐隐的笛声,却和着布谷鸟的叫声,雪水下山的哗哗声,一直伴随着我们的脚步,滋润着我们的心扉。我们坐在自然倒地的合拢粗的树干上,望蓝天,望白雪,四周松杉峨峨,眼前花蝶翩翩,一刹时,把几千年的浮器都抛却了。

现在,我们又相遇在这别致的栈道上。你也穿着一件“擦尔瓦”,大红色,长穗拂至膝下,黑布包头,又饰以红底起黄绿花儿的帕儿。我说姑娘,你的歌怎么唱得这么好啊,可惜我听不懂:你羞涩地一笑,说:“不好嘛。”我说姑娘,你是不是彝族女孩中最美丽最可爱的?你亦羞涩的一笑,说:“不是嘛。”我看到了你的眉毛,细细的,弯弯的,特别黑,天然的黑;我也看到了你的脸蛋,黑黑的,红红的,隐约着三两点白癣,是那种桃花癣吗?

下山要乘缆车,是那种简单吊椅式,两个人一组,相隔十余米。我们刚好排在一起——这大概是几万年才会有的一次组合吧?缆车悠悠然向山下运动,我们向前,满山的青翠向后。茫茫人海,相聚大不易,珍惜每一次相聚,我们的生存便有了欢乐,有了意义。于是,我知道了你的汉语名字叫杨翠芬,也知道了你今年不满十六岁。你说你在家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小的,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你还说你只上过四年学,现在不上了,参加了寨子里的歌舞队,每天来云杉坪跳舞,和伙伴们分得一些游客们给的小费。我说你这样的年龄不读书,太

可惜，就问你还想上学吗？你说：“想嘛。”我说到我们西安去读好不好？你说：“好嘛。”

一个支架，又一个支架。这支架相隔也太短了，要不就是这缆车运动得太快了。突然，缆车停了，在空中不动了，我说很好很好。你就伸出手来让我看，手黑，出着汗，小拇指分开来，作木秀于林状；一条条纹络却清晰，右手掌心里用圆珠笔写着“我爱你”三个汉字，我不禁一惊。就问这三个字用彝语怎么读，你又一次羞涩地笑了。停了一下，还是轻轻地读了，我跟着学了两遍，努力地想记住，还想问你手心里怎么会有这三个字呢？正当这时，缆车启动了，把我的问题也岔跑了。

缆车说落就落了，我们要分手了。你告诉我你们家在白水山庄那边，离这儿不远。我说那我去你们家做客好不好？你灿烂地一笑，说：“好嘛。”——多么想去彝家山寨做客呵。在那土掌房里，火塘边，我们席地而坐，你的父亲，那位彝族大哥，会取出上好的红椿木高脚酒杯，和那专门盛酒的牛皮口袋；你的母亲，那位彝族大嫂，会端上一盘喷香的“丽江粑粑”；你的哥哥姐姐，会取出辟邪镇宅的葫芦吞口让我看，会吹奏笛巴乌让我听；而你，可爱的“阿味子”，一定会唱歌，唱山歌，用你那高亮入云的嗓音；而我呢，就抽一口竹筒筒烟，喝一杯香甜的彝家美酒，沉浸在迷人的风情中……

遗憾，没有成行。

那天晚上，我们在林中的木屋投宿，凭栏望，天上的星星特别大，特别亮；月亮也特别近，特别明。松风沙沙，杉涛阵阵。玉龙山上的雪，堆玉垒白，极纯，极净。

（刊于《西安晚报》1996年6月7日、《丽江报》1996年6月25日、《广州日报》1996年8月1日、《云南组织工作》1997年第4期、《呼和浩特晚报》2002年7月24日；获云南省《丽江报》副刊好作品二等奖、云南省96年度报纸副刊好作品二等奖；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美丽的滋味

琼英子是版纳一家旅行社的导游。那天她带着我们游了一趟橄榄坝、缅寺和热带植物园。回来后，把客人送进宾馆，她就从包里摸出一个小塑料袋，捏着里面的食品往嘴里放，发出“bia, bia”的响声。

“吃什么呀，那么香？”我问。

“尝尝。”她把塑料袋递过来。里面是短短的黄丝条，沾着鲜红辣末儿。我学着她的样子也捏了一撮往嘴里放。嗯……不错：“什么东西？”

“腌木瓜。怎么样？酸，辣，咸，习惯吗？”

“还行，我们陕西人的口味也是酸辣咸。”

“是吗？哪就多吃点。”

多吃点就多吃点。于是，我的嘴唇也“bia, bia”起来。一个人“bia, bia”是独奏，两个人“bia, bia”就有了交响乐的味道，旁边的几个漂亮小姐被逗笑了。她也笑了，抿抿嘴，说：“我们这儿还有一样东西，你肯定没吃过。”

“炸牛皮？”

“No。”

“毫糯索？”

“No。”

我摇摇头：“猜不出来了。”

她把长发一甩：“请跟我来。”

我随她进了一家“傣味楼”。木门，木墙，木柱。油亮的竹篾圆桌，矮矮的竹篾方凳。琼英子和穿筒裙的服务小姐打招呼，轻轻地说了句什么，筒裙小姐点点头，就过来给我们摆茶碗，倒茶。

端起茶碗，她对我一笑。

放下茶碗，我对她一笑。

片刻后，筒裙小姐端上一盘菜来：深绿色，或者说是加了海蓝的蟹青色，薄薄的片儿，不规则的形状，上面有细细的纤维状脉络，叠压在一起的样子。

“吃过吗？”

“见都没见过。”

“尝尝吧。”

“尝尝。”夹两片到嘴里，脆脆的，咸咸的，有吃锅巴的感觉，不是那种机器做的、厚的，而是形成在锅边的，焦化了的。特别薄的那种。嚼嚼，油然一股清香。

“这是什么？”

“猜猜。”

夹一片到眼前，仔细地看，看不出名堂，只好说：“猜不出来。”

“炸青苔。”

“青苔？青苔也能吃？”

“怎么不能吃？润喉，滑肠，营养丰富，帮助消化，我们傣家人，都爱吃这个。”

“很好，一方水土一方吃。”

“味道如何？”

我点点头，说：“这道菜一定有故事。”

“你怎么知道？”

“世上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都有故事，就像好看的姑娘，一定会有好听的故事一样。”

“想听吗？”

我点点头。

“说是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傣家有一个叫岩宰朵的小伙子，家里穷苦，娶不起媳妇。有一天他在江里打到一条红鲤鱼，舍不得吃，就用土罐养起来，第二天他砍柴归来，发现桌上摆满了香喷喷的菜饭，在他惊喜不已的时候——”

“一个美丽的姑娘出现在身边。”我接了一句。

“你怎么知道？”琼英子的长睫一扑闪。

“我还知道，这姑娘就是那条红鲤鱼变的。于是，他们就成了亲，过着勤劳

幸福的生活。”

“后来呢？”

“后来，被一个恶霸知道了——”

“不是恶霸，是国王。”

“那就国王吧。他要抢走鲤鱼姑娘，鲤鱼姑娘就和他斗。结果，当然是国王被斗败了。”

“那和青苔有什么关系呢？”琼英子的长睫又一扑闪。

“这……本人说不清楚了，请琼英子小姐继续讲吧。”

琼英子抿嘴一笑，说：“那鲤鱼姑娘有一头美丽的香发，国王把她带到王宫后，就迫不及待地凑上前来，要解姑娘的发髻嗅闻。鲤鱼姑娘就把头发猛一甩，那发丝就紧紧地缠住了国王的脖子，再一甩，国王的头就像离了架的葫芦一样，滚落在地上。这时候，王宫乱了营，鲤鱼姑娘就趁机逃了出来。”

“看来，这青苔一定和鲤鱼姑娘的头发有关了？”

“不错。回家后，她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岩宰朵，说：事到如今，我不得不离开你，回龙宫去了——鲤鱼姑娘其实是一位龙女。你不要难过，我会留给你和父老乡亲一件礼品的。说毕，就奔向江边，用头猛撞礁石。这一撞，她就又变成一条红鲤鱼，恋恋不舍地游走了，而她的香发，就留在了礁石上，变成了青苔，随水漂荡，很快，繁衍得满江都是，岩宰朵就把绿油油的青苔捞回一些，晒干后用油一炸，顿时清香扑鼻，父老乡亲们都来品尝。从此，炸青苔就成了我们傣家的一道美味。”

“这么说来，我们今天结的是龙缘了。”

“怎么讲？”

“青苔不就是龙女的香发吗？”

……

饭后，我们顺着澜沧江畔走了好久，说了许多话。我说琼英子，抽时间到我们陕西来吧，我请你吃羊肉泡馍，喝桂花稠酒，尝火晶柿子，琼英子说还要听你讲故事，我说故事多得很，十天半月讲不完。那是一个美妙的夜晚，油棕婆娑，椰林沙沙，一树树凤凰花堆红云，染丹霞……

第二天早上，服务台小姐递我一个包，还有一张留言条，上面写着——

庞老师：

我今天带团要早走，来不及送您了，衷心地祝福您！

琼英子

不用打开，我已知道包里是什么了。

下午，景洪至昆明的班机呼啸腾空，这一走，还有再来的机会吗？别了，溢青滴翠的红土地！别了，油棕、椰林、傣家楼！——从包里取出一片青苔嚼在嘴里，清香透腹，如诗如梦，久久不去。

（刊于《西安日报》1996年6月20日、《乡镇企业报》1996年6月22日、《中国民航报》1996年9月2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得意先生

得意先生是一头象，一头年方四岁的小公象。

在欣赏它们的表演之前，你大概不会为象们的聪明可爱而惊叹。

入场了，大耳朵扑闪着，摇头晃脑地迈着八字步，像走在红地毯上的国家元首。观众一台一台地坐着，长鼻子就弯作 S 型，翘翘点点地伸过来，任你抚摸，亲近。就有人以香蕉奉献，象们皮也用不着剥，鼻子一接一卷再一送，一串香蕉就解决了。它们的胃口很好，吃香蕉好似人们啖瓜子。就这么和观众亲热一阵，待《手拉手》的旋律响起时，一个一个鼻子衔着尾巴，绕走一个大半圈，然后在场地中央成一排站定。

开始介绍了。主持人念到谁的名字，谁就出列，翘翘鼻子，叫一声，再一只脚稍稍弯曲，点点头，流行歌星的样子。

前边几位都是要作象妈妈的，于是称小姐；只有小得意有机会作爸爸，于是称先生。小得意最后一个出列，小跑着，晃着头，大而长且双了几层的眼睛里洋溢着得意的神采，探出口外的一副美牙在艳阳下闪光，各种动作也都比他的姐妹们来得扎实、到位。

表演依次序进行。先是踩着音乐的点儿走舞步，三步四步都会；接着是把坐在鼻子上的人挑着走一回，侧面坐正面坐都很轻松；再下来是从并排躺地的七八个人之间走过，把那几个人吓得浑身发抖。小得意还为一位胖子按了摩，一只发电厂散热塔一样的脚在胖子宽厚的背上轻轻地蹂了蹂，胖子便唉哟唉哟地哼叫起来。

最后的压轴节目是得意先生的歌唱。他款款地走到前场的中心位置，后腿弯曲，伸开，前腿扬起，做一个坐像；然后头高昂，嘴大张，猛然间吼出一声，吼得地动山摇，日月侧目，可以相信所有的耳朵都有麻酥酥的感觉。这是在唱歌？还是在呐喊？是仰天长啸？还是长歌当哭？

与这震聋发聩的吼声同步，得意先生突然爆出了他那未做丝毫掩饰的生命之根。它是那样的雄伟，那样的健硕，那样的盛举，那样的豪放！这简直是一种奇异，令在场的每一只眼睛无不流露惊骇的奇异！

声震云天的歌唱，生命元初的神力。

面对睽睽众目，他本然无惧。

（刊于《三秦都市报》1996年9月19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西双版纳野象谷大象表演（汉文 摄）

勐拉人妖

“出国下乡”，这是临近国门的时候，导游小姐介绍那边情况时说的一句话。她说得很轻松，带着笑意。的确，从西双版纳州政府所在地的景洪市经打洛到缅甸的小勐拉，你的感觉，绝对不会和到了美国的纽约、日本的东京，甚至泰国的曼谷相同：名称上是市，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国家的一个镇，甚至远远地赶不上现在南方某些村镇的规模。房屋简陋，街道窄狭，人也土气。尖塔两座，不曾高耸入云；佛像几尊，也非金碧辉煌。卖珠宝玉器的商店很多，所谓有店就有玉，无奈我们不感兴趣，也没有充裕的时间感兴趣——往返三百公里，办出境手续又等了好长时间，尽管那些经营者大都操着熟练的云南风味的国语热辣辣地招徕。

那么，勐拉就没有什么可看了吗？

有，看人妖。到勐拉不看人妖表演，似乎相当于到杭州没有游西湖，到西安没有登雁塔。其实，一踏上西双版纳这块生长着椰林、油棕、芒果和大象的红土地，人妖的气息就扑面而来，甚至在阳光灿烂的省会昆明，这样的气息也都能领略得到。大街上，公园里，旅游点，到处都能看到人妖的照片，注明“缅甸勐拉万国大剧院”，一挂一串，八张十张十二张，一张一块钱地卖。照片上的人妖，一个个或袒胸露臂，或簪花戴玉，搔首弄姿，扎出风情万种的势。过境前，每个人都必须花十二块钱，购买中方的“药”和缅方的“书”。中方的药两块钱，给你一块能“直接杀灭细菌和病毒”的“一擦保险巾”，和几片黄连素；缅方的“书”十块钱，实际上是一份宣传材料，薄薄的，印制谈不上精美，上面有缅方某某中将、某某部长视察勐拉的图片，有金三角集团投资兴建的某某工程的图片，也有某某“人妖剧院”的人妖照片，赫然的题词曰：“是男是女百闻不如一见”。

见人妖是要花钱的，一场表演一个小时，门票人民币一百元。导游小姐征求大家的意见，问看不看？大家说：看，来一回不容易，一百元就一百元。也有人嫌贵，如来自上海的一对戴眼镜的老年夫妻，碰了碰眼神，就说算了，不看了吧。

可当我们围绕着舌头状的表演台选个位置坐下的时候，我发现这对眼镜夫妻还是进来了。

乐声响起，大幕拉开，人妖们花枝招展地扭上前来。尖尖的高跟，隆起的胸乳，曲线婀娜着，一搭眼，分明是女性了。可仔细看看，就发现脚还是大了些，骨架还是宽了些，个头也有点野：男性的特征并没有消除干净。歌是中国歌，放录音，举个麦克风，张口作样子；舞的动作很简单，左边撇撇，右边撇撇，上边摇摇，下边摆摆。节目间隙，有瘦脸凸嘴小丑般的人物或挎篮或甩绢地出场，一边哼唱，一边招手飞媚眼，接着便下台，照直朝你的大腿上坐，搂你的脖子，让你亲Ta（这里用“他”或“她”似乎都不合适）的粉腮。然后起身要小费，你不给或给的太少就扭捏着身子不走。给了，给够了，就再瞅一位坐上去，如此者再再。吓得坐在前排的观众纷纷离坐后撤。我也是后撤者之一，当然不是在乎那几个小费，而是觉得心里“格应”，就像怕毛毛虫落在身上那样。也有不怕的，搂就搂，亲就亲，甚至摸摸乳房，捏捏大腿，取出小梳子为小丑梳梳头。

“格应”的感觉没有以一贯之。表演接近尾声的时候，全场忽然响起《血染的风采》，人妖们全部走向前台。“也许我告别，再不会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唱得动情，投入，目光中含着泪，脸上有神圣的光泽。“也许我倒下，再不能起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乐曲怆然，悲壮，荡气回肠。眼前出现头缠绷带、身披硝烟的勇士跃出战壕，和众多的敌人惨烈撕拼的画面，溅血如雨，腥风如磐……“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一刹时，心弦被震撼了，一种崇高感醍醐灌顶般渗透全身。我坐在那儿，久久不能起立，直到人妖们纷纷下台，在一片“照相喽！照相喽！”的嚷嚷声中，和观众一起涌向边门的时候，我还被这种感觉袭击着。

是的，我想，不管是残人，废人，还是变性人，只要是人，身上都生长着崇高的细胞，都会渴望崇高，体证崇高，即便是短暂的一刹那。因为，崇高，实在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喜马拉雅山啊。人者，宇宙万物精灵之长；而妖，乃反常怪异又媚人害人的人事物象。这些从两三岁就吃雌性激素，稍长就做了变性手术，就得到某种专门的培养和训练的特殊的一群，会不会将自己彻底地等同于“妖”，从而在心理人格上将自己完全“妖”化呢？不会的，我从他们演唱《血染的风采》

时的神情，已明确地感受到这一点。谁说他们的心灵深处，没有“荒海般的波涛”？他们的歌唱，无异于凄怆者的呐喊，像草原上山林间受过伤的鹿或羊。

“照相，十块！”“照相，十块！”人妖们伸出手，用略显粗壮的嗓音召唤游客。不少人走上前去，和他们中的一个或两个合影留念。这里的选择依然残酷：漂亮点的，合影者众，自己也洋洋，一会儿，手中就攥一大把人民币那个币；长相差的就被冷落，眼巴巴地望着挣到钱的同伴和装着钱却不愿奉献的游客。人渴望崇高，却又时时都在卑怯之中。崇高的机遇少少，卑怯的生存多多。人妖们由人变作人妖，大多缘于金钱的魔力，或者说缘于对世俗的卑怯，即对卑怯的皈依。他们大多出生在偏僻的泰国山乡，家穷，就把孩子送出来，为的是栽培一棵摇钱树——这棵树也确实能摇钱：来这里的人妖月收入至少人民币一万元，他们还只是泰国人妖中的二三流；有的是因为父母死亡或离异，无人抚养，出来做人妖不失为谋生的一种手段。真正出于喜欢变自己为女性的男孩，有，极少数。

如果说是人最终都难逃悲剧性的命运，那么，对于青春期只有四、五年，平均寿命不到五十岁的人妖来说，就是悲中之悲了。他们有性的要求——管理车场的小伙子告诉我，每到傍晚，这些人妖就跑出来，见男人就拉；却不会生育，青春一过，动过手术的部位就开始老化。汽车、洋房可以用钱买，孤独、寂苦、速衰和早逝却无法用钱来消除。歌舞生涯的背后，还隐忍着更深刻的悲哀：少不更事的时候，命运的航舵就被别人把握，被别人确定，长大了，懂事了，一切都无法挽回。这种非自愿的被选择，必将把遭强暴的感觉烙烫在心壁上，使你一朝蒙辱，终生卑怯，胸中纵有江河泪，难得奔涌叹奈何。据说，某地方官曾建议在西双版纳也修一座剧院，引进泰国人妖赚钱，这建议理所当然地遭到否决。只有如下一问，就使这位地方官哑然：让你们家的孩子来做人妖，可以吗？

从云南归来，我常常面对我同人妖的合影照片陷入沉思。这位姣秀的人妖在本能地向我靠拢，高挺的乳房抵住了我的雪白的衬衣。鼻子，眼睛，嘴巴，耳朵……不同的是我六根俱全，Ta不男不女。人是肉身和精神的结合体。我们的肉身没有被阉割，我们可以为此而引吭，而弹冠，但我们能保证我们的精神不被强暴，尊严不被践踏，权利不被剥夺，人格不被侮辱吗？人既活肉身，又活精神，尤其活在精神，没有了精神，我们还活个什么？我们追求崇高，崇高却常常地远离我们；我们讨厌卑怯，却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卑怯地活着。我们是人，本该顶天立地，

浩然云霄，却常常活得猥琐低下，匍匐如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比人妖强多少？

想到这儿，我不禁毛骨悚然，心汗淋漓。

（刊于《美文》1996年第9期；收入《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出门靠朋友

时间向前推几年，出国与我还是遥远复遥远的事情。电影、电视中的外国，似乎只在那小小的框框内有意义，和我的日常生活干系不大。到国外转了一圈归来的人，免不得要将新鲜的见闻、奇异的感受，等等，向同事和亲戚朋友们津津乐道一番，在听者们的好奇、向往、艳羡，甚至嫉妒的表情中，获得一种满足。我就多次充任过这种为人提供满足的角色，过后免不得要常常感叹一番生存的不均和无奈。

感谢我的乡党和朋友孙西满先生，没有他的热心和诚意，我的出国依然是遥远复遥远。孙先生是临潼雨金人，和我的出生地栎阳镇相距十五华里。他在陕西省商业外贸系统工作了三十多年，去年才办完了移民手续，成为枫叶国里的合法移民。和许多华人一样，我的这位老乡的胸膛里，永远跳动的，是一颗火热的中国心。移民加国之后，他壮心不已，创办了致远企业有限公司，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并在西安设立了办事处，专做进出口贸易，以自己几十年做外贸的经验，继续为国家的经济繁荣及民间的友好往来出力。同时，他也没有熄灭一直酝酿在脑海里的文学艺术之梦。他写的诗中有这样一句：“去国犹念三事章”。什么是“三事章”呢？就是“挣几个钱，写几本书，做几件好事”。

为陕西作家出访加拿大牵线搭桥，就是孙总经理所做的好事之一。他先设法和加拿大华裔人写作协会的梁丽芳女士取得了联系。梁女士是埃德蒙顿阿尔伯塔大学东亚系专门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教授，兼任加华作协的会长。她曾多次回大陆考察，也到过西安。此前，他们曾成功地邀请和接待了北京作家刘恒和陆星儿。对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陕西作家，也抱有浓厚的兴趣。

这边的事情就由我来联络了。陕西作家够“腕”的很多，贾平凹和陈忠实该是“腕”中之“腕”。去找平凹，平凹说他怕去不成，主要是身体方面的原因。老陈没有这方面的顾虑，说他和西安师院的王仲生教授，刚好接到美国一个邀请，

时间是 1995 年 4 月的中下旬。这样，访加的时间就可确定在 5 月上旬，先美后加，两个国家一次就走了。

几经磋商之后，我们收到了有梁丽芳博士亲笔签名的邀请函。于是，开始了繁琐、复杂的办理各种手续的活动。老陈由于出访过意大利，护照还能用，手下又有得力的办事员为之奔跑，手续就办得快一些。老王搭着老陈的车，走省外办的途径，办得也不算慢。我就不同了，邀请函写给陕西省作家协会，三个人的名字在一块，作协属省上管，我供职的报社属市上管，整套手续都要从市上出。这就多了一层麻烦。何况许多事情，都是市上比省上难办。

这样，到了 3 月底，老陈他们的手续已基本办妥，只等着签证了，而我这边，还在批件问题上扯皮。办签证需要邀请函原件，老陈和老王 4 月初就要先行赴美国，原件理应先尽他们去用。我这边就没有原件了。怎么办？给梁丽芳女士写信，让再寄一份，信来信去得二十天左右，时间已经相当紧了，万一收不到，岂不要误事？

有人建议走因私出境的路子。于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给梁女士写信，一方面又去麻烦我的朋友孙西满先生。孙先生二话没说，立刻起草了邀请信，并以加拿大致远公司西安办事处的名义提供了一份经济担保书。

我将这些拿到市公安局外事处，人家稍稍一看，就塞回我手中说：你这不行，邀请信必须从加拿大本土寄来，我们要验看信封和邮戳；经济担保书要经过当地移民局认证，或者由当地银行提供邀请人的存款证明。

这些材料，只有劳驾孙先生的大儿子，驻守在致远公司温哥华本部的孙元达先生来提供了。于是，发传真，打电话，热心的元达很快就让亲戚带回了打印精美的，中英文两种文字的邀请信和经济担保书。邀请信的措辞堪称一篇小美文，在写明访问时间之后，还加了句“那时这边的天气非常好”，让人感到亲切。经济担保书是以致远公司户口所在银行的财务表为依据的，上面有该行负责人的签字。

想着这套材料该可以了吧，不料人家照样打回我手中，说你这个担保书不合规范，应当写明某某人在银行存款的账号和数额，还要写明这笔钱将用做某先生来加访问期间的经济担保，末了，一定要加盖银行公章，个人签字是不算数的。后来我将这些说给元达，元达说这边做事，只认签字，没有盖公章一说——这大

概也可算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个区别吧。

“公民因私出境”的途径没有走通，最后几经努力，还是走了“公派出国”的渠道。机票定在5月4日，5月3日下午才拿到签证。于是赶快到北京市的一座电信大楼，给已回到加拿大的孙经理打电话，发传真。电话打通了，没有人接；传真连发三次，都没有OK。两位代表着首都电信业服务质量的女营业员，咬定说对方肯定收到了，我说收到了怎么不见OK而见NO？她们说，那是对方的传真机出毛病了。付钱吧，对方保证收到了。还说这种情况她们常碰到，一般都收到了。无法证实，心存侥幸吧，钱没少付，80多块。

在飞机上就担心传真落空，没有人接机。下了飞机，果然如此。好在有投币电话可打。打了两遍，通了，传来孙先生那熟悉的关中乡音。“你登机前也不打个电话，或者发个传真，把人等得急的。”我说：“我发传真了，没收到？”“没有哇！”……说什么好呢？——到孙先生家中，我发现他们使用的传真机是一流的好机子，而且一直工作正常。那么，回到北京后，还有必要再去质问那两位电信营业员吗？

元达开着他的丰田车来接我了，同来的，还有先天到达的老陈和老王。几个西安人，相会在这个到处是枫叶的国度，手紧紧一握，就十二分亲切了。归程中，我们看了森林、海滩、市容，元达请客，在一家广东人开的餐馆里，吃了一顿“午茶”。

我就住在孙先生家中了。这是一栋很雅致的住宅，三角顶，两层，外观呈米黄色。门外是草坪，屋内铺地毯，楼后有车库和一方小院。楼内的使用面积，大概有一百多平米，装修还不算特别豪华，但已是应有尽有，舒适方便。地下室安装着电供热系统，二十四小时都可以洗澡。做饭也用电，既快捷，又干净。

孙夫人、大儿媳以及小儿子在我去加拿大之前已经回中国。而孙先生和孙元达父子俩，在我到加的第二天晚上，就因生意上的事，要连夜出发，经多伦多去美国的纽约。把他们送上飞机后，偌大的屋子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好在元达临走时，托他的好友安迪关照我。于是，我又结识了一位新朋友。安迪是上海人，年龄和我相仿，闯荡过日本、东南亚，最后落脚温哥华，开了一个生意蛮不错的“鸿运川菜馆”。饭馆里的事忙，常常是晚上11点多了，安迪才有空开车过来，或煮一壶茶，坐下来，聊一阵天；或拉着我去，看一番城市的夜景。另外，他还把

自己的事情放在一边，陪着我游览了美丽的加美边境，并担任翻译，让我顺利地完成了对一家报馆的采访。

其余的日子就多亏加华作协的朋友关照了。他们这个协会，纯属民间团体，没有政府拨款，没有办公机关，当然也就没有公车可派。举行一个活动，大家凑份子；来了一位客人，会员们谁的时间能安排开，谁就开上自己的车，接待上一两天。我就在梁丽芳女士的陪同下，参观了 BC 省的省立大学和亚洲图书馆；在廖中坚先生的陪同下，游览了女皇公园和吊桥公园；宏志信杨焕素夫妇拉着我们去购物中心、海边林地，曹小莉女士带着我乘渡轮、坐空中列车，去印度城和意大利商业区……

中国有句古话，叫“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对成年人而言，“在家靠父母”已不再适用，而“出门靠朋友”却永远不会过时。没有朋友帮忙，一非政坛要员，二非商界大亨，三非文艺界明星，国外又无亲戚可探如我者，出国将谈何容易！即使出了国，一不会开车，二不通语言（只会几句日常用语，不顶事）如我者，要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在一个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环境，呆上这样的一段时间，其艰难可想而知。

回国的日期在临近。朋友们希望我不要急着走，可以将机票改签一下，说多呆些日子，就可以更广泛更深入地做一些采访，对这个社会也就会有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甚至可以去打打工，体会一下留学生、新移民的滋味。我没有答应，一是回国后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二是如果留下来，就还得给朋友们添麻烦，心里过意不去。

（刊于《美文》1995 年第 10 期；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

初出国门

当我手持一份价值一万零六百多块钱的来回乘机票，加在一群金发碧眼的洋人中间，依次登上加航班机的时候，心情是新鲜而复杂的。一个多月来，大量的精力花在办理出国的各项手续上，反反复复，繁繁琐琐，用一句陕西话说，就是“把人跑得稀稀的”。直到昨天下午，才算过完最后一道关，拿到了大使馆的签证。飞出国门，对一些人来说，如逛商场一样方便，今天东亚，明天西欧，后天又到了澳洲；对另一些人来说，就遥远得像看天上的月亮——能有这次机会，实在是托朋友的福了。

飞机起飞了，机场上的建筑物在远去，祖国的首都在远去。一阵英语广播过后，机舱口，过道头，出现一男一女两个乘务员，开始一套一套地表演系安全带、穿救生衣、戴防毒面具等等动作，像演哑剧似的。我觉得有些滑稽。我怀疑真的遇上空难，老天爷还能给你充分的时间，让你优雅地完成这一系列动作。在各种交通工具中，飞机算是最安全的，但全世界每年仍有几千人死于空难。以前几次坐飞机，都是国内航班，时间也短，即使掉下来，也还在自己的国土上；这次是向地球的另一面飞，得坐十几个小时，万一出事，八成要到太平洋里去喂鱼。

两个小时后，飞机落到上海虹桥机场。填两张白的，排队，看照，验证，换一张黄的，然后再登机。候机时，身旁坐了一位女同胞，紧紧地搂着她的兜儿，大眼睛里，流露着一种畏怯的神情。“小姐，去温哥华？”“到温哥华转机，去爱蒙顿。”“探亲？”点点头：“他在那边读书。”“一个人出远门，怕吗？”“嗯……有点，总想着这上了飞机，下不来咋办？”“没事！”我说，“万一出了事，咱就当支援世界革命啦。”一笑。

新上来一批乘客。一对年轻的洋人夫妇和我坐在一排。他们带了一个半人高的大筐篮，座位下面放不下，乘务员就拿到后舱去了。我用英语问买这玩意做什么用，他们做了个放小孩的动作。噢，摇篮，我明白了。问他们花了多少钱，回

答是 400 元。我心里说，你们挨宰了，这玩意顶多值 40 块钱。便问他们的小孩多大了，两人相视一笑，男的就拍拍女的肚皮，说：“还在这儿哪！”

飞机又起飞了。这次可是真的要飞出国门了。上飞机前，曾多次想象那飞出国门时的情景：波音机呼啸着前行，古老的国土一下子被甩在身后，群山在沉默中颤抖，大海在平静中汹涌，心脏在那瞬时片刻，肯定会有一番不同寻常的特别的悸动。于是，在飞机朝上拉的时候，就赶快把目光凑在舷窗前，然而可惜，滚滚云雾迎面来，簇簇拥拥，飘飘忽忽，让你什么都看不到——好一个苍茫世界！就想，假若没有这云雾，我又能看到什么？离开上海地面，便是东海，东海过去是日本海，然后是太平洋。那么国门就在东海和日本海的交接处了。海岸线和陆地上的国境线不同，大概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界碑之类的东西，即使有，有上万米高空，除了一派蔚蓝，你还能看清楚什么？

正想这些的时候，舷窗外已是一片光明了。原来，飞机已升到云层之上。穿过云层是阳光。是的，是阳光，灿烂炫目的阳光，无边无沿的阳光。阳光很好，很透彻，很明媚，没有了云层之下常见的尘雾、浊流、风霜雨雪、电闪雷鸣，以及混混噩噩，抽抽扯扯，杂七杂八，纠缠不清。然而，我想，这透彻，这明媚，对人来说，却不能长久，我只能坐在机舱内作欣赏状，却无法生活其中。十几个小时之后，我还得返回到云层下面去，那么，云层之下的地球的另一面，将以什么样的情形迎接我呢？

（刊于《海口晚报》1995 年 8 月 2 日、《企业周报》1995 年 8 月 17 日、《三秦都市报》1995 年 8 月 24 日、《中国文化报》1995 年 8 月 25 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

乡恋

我在西安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对这个城市不尽人意的地方，可以说感受深刻。这次去加拿大十多天，每天都是满眼的新鲜，然而，不管我走到哪里，西安的影子就像我的影子一样摆脱不掉——

早上起来，喝牛奶、豆浆，吃烤面包片，就想起了西安街头的油饼、油条、糖糕，以及壶壶油茶、笼蒸豆腐脑、肉丸糊辣汤。午饭多是西餐，那咖喱味的肉食、甜咸不分的色拉、半生不熟的牛排，吃一两次还凑合，多了就没了胃口。于是就想起了那味重香浓的牛羊肉泡馍、葫芦头泡馍、白吉馍夹肉，以及酸汤饺子、岐山面、灌汤包子……西安街头到处都有烧饼摊子，而在温哥华，你想吃一口馒头都不容易。根据我的体会，面包是没有烧饼好吃的。

不仅仅是吃饭。住在朋友别墅一样的房子里，就常常想到故土那夹在楼群中，视线多被阻挡了的“家”；参观温哥华的华文报馆，自己所供职的报社的情形就在眼前晃；到新结识的朋友家里做客，看到人家一家人富足欢乐的情形，就想起了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亲人们……

史国良先生原是北京一位知名画家，初到温哥华时，人地两生，语言不通，不会开车也无车可开，一下子又找不到活干，吃住行困难重重，生存的压力使他在越洋电话中，面对亲人们的问候痛哭失声。几年后，他凭着自己的天分和勤奋，打开了局面，画作频频卖出，买了房子和汽车，将妻子和孩子也办了移民。然而，他心中的故土情结，并没有因为这一切的到来而有所松懈。

“太静了”，史国良说，“一到晚上，静得出奇，让人心慌，每到这个时候就特别想念北京大杂院的那份嘈杂”。他画画的题材和素材，来自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对我来说，这里的一切虽好，却没有什麼可画”；他说，“我熟悉、喜欢画的东西都在国内。因此，每年我都要回国一两趟，呆上几个月，回来后铆着劲画一绷子，然后再回去。”

那天下午，我们在唐人街的中华文化中心演讲，完了后在中国餐馆吃晚饭。饭后，加拿大华人作协的朋友们拉着我们欣赏海滨夜景。沿海的建筑物灯火璀璨，映在海水里如星河荡漾。在一个绿茸茸的大草甸子上，一群来自大陆的中国人谈笑风生。忽然，有谁提议“我们唱歌吧”，群起响应。

唱什么好呢？彼此都会的，只有那些“老歌”。于是，唱《红莓花儿开》，唱《喀秋莎》，唱《红军想念毛泽东》，唱《北京的金山上》……

光歌不行，还得有舞。大家鼓励曹小莉、任燕茹两位女士“跳一个”，两位女士略示谦让，也就在一片掌声中翩翩起舞了。合着歌曲的节奏和男士们的拍手，两位女士跳得潇洒优美，任女士还做出了新疆舞中那种木偶式的动作“抖脖儿”。

海滩上滚放着许多大圆木，大家就在圆木上坐下来，说每人出演一个节目。当然是我们这个三人访问团的领队——陈忠实先生先出了。他站起来，清清嗓子，唱了陕北民歌《走西口》和《拉手手，亲口口》声音粗粗的，浑厚而沧桑，加拿大朋友说这是纯正的满是黄土气息的乡音，在温哥华是很难听到的。接下来该王仲生教授和我了，王教授唱了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唱了一首《相见时难别亦难》。

任燕茹女士的诗朗诵《想家》，把气氛推向一个高潮。整首诗记不起了，只记得这么两句：“那村头的歪脖子树，那树上的老鸦窝……”

海浪簇拥，潮声阵阵。一群远离家乡的游子们，畅谈不知夜深，他们倾诉的，是对故土、对民族、对祖国浓浓的思念和期冀。

（刊于《西安晚报》1995年9月1日；《卓立苍茫》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

在这儿不在那儿

史国良是移民不久的华人画家。我们到温哥华的第二天，就被他带到市立艺术博物馆去看画展。画展有两个，展的都是中国画家的作品。史国良他们的在二楼，取名“Here not there（在这儿不在那儿）”。

Here 的作品有国画，有版画，也有油画；有山水，有花鸟，也有人物。从内容到技法，都比较严肃、规范。最具代表性的当然要数史氏的作品了。他的西藏风情组画，占了整整一个展室。画幅大，工笔重彩；画面上人物众多，都在做着礼佛的事，或匍匐叩拜，或颂经转轮，或添油点灯，形象逼真、细腻，有身临其境、亲眼目睹的效果和感觉。其中一幅尤其好：画面上有一位脸形瘦小，胡须稀疏的老人，正双手颤颤地把一捧糌粑奉献给佛陀。老人看上去很高兴，口半张，牙已无，似有口水在涌动：虔诚和喜乐的神情令人感动。

这样的画作显然是受欢迎的。我们赏览的时候，进来几位金发碧眼的老外，从表情上能看出他们的悦意。其中一位面色润红的中年人主动和史国良攀谈，流露出购买收藏的意向。史国良将家里的电话地址留给了他，约好翌日面谈。

“初来时，我陷入了迷茫”，史国良说，“不知道画什么好。那些洋玩意也能画，但总觉得不来劲。痛苦了一阵子后，我回到了自身：画自己熟悉的黄土高坡、青藏高原，用最民族、最原生的东西和世界对话。现在看来，这个路子走对了。”

史氏的画作，使人很容易联想到《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等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那种“有意展示民族愚昧落后的一面以赢得洋人青睐”的说法是不中肯綮的。艺术是一种世界语。能和世界对话的艺术一定有它的世界性质素。就像史国良画中的这位藏族老人，他的对神圣的向往，对圣洁的虔诚，祈愿实现后发自内心的喜乐，等等，显然不仅仅是生活在偏僻地域的一个少数民族所独具。

从 Here 出来，我们登上三楼，去看 there。也是出自华人画家之手，从内容到形式都与 Here 迥然不同。伸手于天的权谋者、穿中山装的老干部、戴红袖

圈的军人等，皆以大头像的形式，赫然地定格在画面上。色彩、布局、比例、背景，都作了夸张和变形的处理，着力表现的是人物被异化后的痛苦、麻木、无奈、可怜、滑稽以及虚矫、跋扈、痴狂、暴戾、伪善。站在这些画作面前，不禁会想到浩劫年代，灵魂遭强暴，人性被摧残的景况，从而喝醋闻酸似地打几个冷战。

谷文达的《血之谜》给人的印象是别致而深刻的。作品不是绘画，而是几排扎叠成长方形的月经棉塞。上面的血色已干涸成暗红，与“紫禁城围墙的颜色”相同了。据说谷文达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发出征求月经棉塞的通知，结果有十五个国家的妇女应征。她们送来了自己使用过的月经棉塞，也送来了世界一半成年人口所共同享有但却讳莫如深的经历。

月经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是禁忌，人们一直视其为不洁、羞耻之物。但月经之血又是生命之血，隐涵着旧死与新生。谷先生是在提醒大家关注人类的生存状况吧？同时，妇女同胞的月经周期，和苍茫宇宙的循环规律之间，有没有某种天然的联系呢？

艺术在于理解。从加拿大归来后，我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是的，当我们把整个人类文明作为精神家园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囿闭自己于狭隘的一隅，我们明亮的双眼就会穿破乌云，我们就会因大肚量地吸纳了，大程度地受活了艺术的精萃而喜悦不已。

（刊于《乡镇企业报》1996年8月22日、《西安晚报》1996年9月27日、《西部文学报》1996年10月15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信仰之光

在加拿大的日子里，朋友建议我参加一次教会的活动，说这是华人日常生活的重要一面，不可不看，并热情地做了联络。那天下午五点左右，一辆紫红色的小轿车开到我住的地方，开车人手擎一个纸片问我的姓名。于是，握手，上车，沿着平阔的路面，奔向一个“海外中国人查经班”的活动点。

是一座青灰色的砖木结构的楼房，三层，朴实而凝重；院子宽敞，泊了好多辆车。进门便是餐厅，门口置一桌，放一摞印制精美的《新约全书》，由与会者随便取拿。书的封面墨绿，开一朵鲜红的百合花，一只硕大的花蝶，旋落在金黄色的蕊上。旁边还有一摞才出版的《追求》，黄皮，图案是耶稣拄棍伫立山坡，向前望着，面色温和而坚定；脚下站着牧羊犬，也以同样的姿势面向前方。旁边一行圆头黑体字：“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丧失的人。”

自助餐已经摆出来：扬州炒饭、意大利面条、牛排、鸡腿、生菜沙拉，肉包豆包以及各种饮料。我夹了些面条，端到一个圆桌上去吃。同桌人当然都是生面孔，从他们的言谈可以听出来，移民的时间都不长。一位白发人已经吃完了饭，一边喝可乐，一边诉说着自己坎坷多难的过去，话语中不乏对虚伪的义愤和对自己晚年选择的庆幸。

吃完饭上三楼。三楼是一个会议厅，有布置简朴的主席台，和结构成扇面形的一排排座位。椅座背面的袋子里，放着一本本《圣经》和《赞美诗》。已有一位中年男子站在台上教导大家唱歌了。歌的名字叫《每步跟随主》：“……白昼主赐我光明，每一步跟随；黑夜路程主引领，每一步跟随；……这是唯一得胜的路，每一步跟随……”旋律舒缓优美，像田野上的和风，像蓝天上的祥云；歌声齐整洪亮，给人以震动。

唱罢歌，这次活动的主持人李女士上台了。她首先问有没有参加查经班活动的新会友？就有一对年轻的洋人在大家的面面相觑中站了起来。李女士用英语问

了一句，洋人小伙子答了一串英语，大家一片掌声。有人还离开座位，欢喜地去和那两位新的加入者握手。

我本没有露面的准备，可当李女士再一次询问时，接我来的那位先生就指着我说了一句“还有大陆来的庞先生呢”，全场的许多目光投过来，我就不能不站起来了。李女士说：“庞先生，请您向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我说我从陕西省的西安市来，我在一家报社供职，来这里主要是参观、交流和采访。“欢迎庞先生加入我们的行列！”李女士的话音一落，全场掌声轰然，就有好几位先生、女士走过来，伸出双手，紧紧地相握。参加过数不清的会议，可如此诚挚热情的场面，还真是平生第一次。好像我是一位英雄，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似的。

接下来是分组活动。李女士把我留在她领导的组。活动的第一项是祷告。六七个人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圈，一个接一个地面对上帝，表白内心。我的左边是一位来自上海的姓杨的小姐，看上去纤秀、文静，声音细绵，说的比较短。右边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姓徐的先生，略瘦，眼睛很大，也来自上海，说了一长串带着浓郁沪味的普通话。

分组时，徐先生曾和我聊了聊。他劝我抓住这次机会，来了就别走，留下来，先找份工作干着，然后设法办移民。并说他当年就是以旅游的方式来到这里的，下飞机后，一家三口，两眼墨黑，不懂英语，也没有亲友，但就是不想再回去，就硬着头皮撑了下来。后来遇到一个机会，就办了移民。现在以中国针灸和做家庭教师谋生，有房子住，还买了车，日子过得挺不错。

于是，在徐先生冗长的祷告词里，就有了“至诚至善的主啊，愿您保佑杨小姐夫妻恩爱，孕期平安，生一个健康可爱的小宝宝”的话，和“仁爱慈祥的主啊，愿您保佑庞先生移民顺利，尽快在这块美丽的国土落脚，家道兴旺，事业发达”等话。他的虔诚的神态和一番善意令人感动，尽管我还没有移民的打算。于是，轮到我时，我说了这样两句话：“谢谢上帝，谢谢大家。”

祷告完毕，就开始“查经”了。坐下来，人手一本《圣经》，翻到某一个地方，由一个人念一段，主持人稍作讲解，然后让大家联系个人实际和社会现象谈体会。这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年风行的那种“学习马列毛著”，进行“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学习班。一会儿，读到了《马可福音·寡妇的奉献》一段——

“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寡妇为什么要把自己用来养生的钱都投进去呢？谁来说说？”主持人问。

“是神的大能大德感召了她。”一位戴眼镜的女士说。

“说明她比那些财主心诚啦。”另一位说广东话的男士补充道。

“神的力量真是太伟大了”，戴眼镜的女士接着说，“我有一位朋友，开始也不信，说若有全知全能的神，为何这世上还有这么多穷困？这么多灾难？这么多的不公正？我说你的追求态度不对，你必须先相信神。只有先打开窗户，阳光才能进来。又好比坐飞机，你只有上了飞机，才有可能到达目的地。他问怎样才算有信心？我说你祷告吧，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相信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几天后，他来我这里，从他喜悦的面容上，我就看出他已是神的信徒了。他告诉我，他祷告了，就坐在自家的木板床上，奇异的事情发生了：眼前浮现一片片连续的影像，黑白电影似的，都是从小到现在所做过的一切不好的事情，撒谎骗人啦，和同学打架啦，偷了妈妈抽屉里的两块钱啦，等等。在他脱口而出向神承认自己有罪，并求神赦免的时候，心中忽然涌上来一股温暖的泉流，迅速充盈全身，于是整个人都被平安喜乐淹没了。我想这位寡妇，一定有过和我的朋友同样的感觉。”

“庞先生说说吧”，在几位会友发言之后，主持人将目光投向我，“谈谈对神的看法，也谈谈大陆目前宗教信仰方面的情况。”

我想了想，说：“作为信仰的创造，神是不可避免的，哪里有信仰，哪里就有神。神话思维，作为不可缺少的精神生活，应该说早已成为我们人类的生存方式之一了。大陆有基督教，也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每种教派都有自己的信徒。对处于浅文化层的年龄稍大的一般老百姓而言，是见神就烧香，进庙就磕头，敬神仅止于实用，还上升不到信仰的选择和灵魂的拯救。对于年龄轻些的人来说，情形比较复杂，旧的已坍塌，已破碎，新的还没有建起来，不少人失去了精神归宿，在迷茫、彷徨、乏味无聊中得过且过。”

“让他们投入主的怀抱吧！”主持人双手张开，作欢迎状。

我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

在一片祈祷和祝福声中，查经班的活动结束了。出门时，朋友送我一盘磁带，上面印着题目：《远志明布道系列：回到心灵的故乡——蒙恩归主见证》。我说这人我知道，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学哲学的研究生，我读过他的文章。

回到住的地方，泡一杯清茶，就将磁带放入录音机，远先生清晰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他讲自己如何“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又如何“失去了大地，得到了天空”，从而“站在乌云上面”；讲自己对西方基督徒的“深刻发现”：“不仅是爱，还有对神、对人、对自己的真诚，真正的真诚，不自欺，也不欺人，活得平安喜乐，活得开怀坦荡。”尤其是他讲到的两种事实，使人不得不对基督教作一番新的思考：地球上凡是高度文明的、秩序稳定的、现代化的国家，都是具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家。亚洲的发达国家也不例外。日本战后全面接受了基督教文明产生的果实；南韩的基督徒占到总人口的44%，总统金泳三是教会的长老；新加坡华人中的基督徒比例也不小。另一个事实是，两千年来，岁月淘汰了多少地上的君王，可耶稣的国度却始终不灭，信的人越来越多，地域越来越大。即便是一个梦，十六亿人做同一个梦，一直做了两千年，而且这梦的确使人类变得美好了，那么，这梦难道还不是真理吗？……

听完录音，我走出户外。抬头东望，一轮满月，正从堆积如山的乌云中升腾起来，圆，大，亮；清辉如水，洒在鲜花，红枫，和绿茵茵的草坪上。信仰实在是一种光呵，是一种能照亮心房，温暖灵魂，激活美好，激发真诚，带来喜乐的能量巨大的光。我一边散步，一边作如是想。一个人可以不信基督，不信佛，不信道；可以怀疑耶稣，调侃佛陀，批评老庄，但不可以什么都不信。泯灭了追求，抛弃了崇高，丧失了理想，对人类文明达到的高度无动于衷、视而不见，那么你的精神就没有旨归，你的生命就没有依托，你就如漆黑之夜行走于茫茫的荒原。

（刊于《延河》1996年第11期；收入《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怀念乌鸦

那天，加拿大华人作协的廖中坚先生陪着我们游览女皇公园。走到一个小石桥边，同行的陈忠实四下一望，用他那一口纯正的关中腔感叹道：“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美的！”转到一个半球型的建筑物附近，有几只乌鸦在眼前飞落，同行的老王，用教授特有的持重、浑厚的语气，一字一顿地说：“这里的乌鸦，都比中国的大，都比中国的黑！”

过去了许多日子，忘掉了当时说的许多话，但两位老兄说的这两句话，却怎么也忘不了。没有崇洋的意思，也没有媚外的必要，因为他们讲的是事实。加拿大幅员辽阔，植被丰盛，而位于太平洋西岸的温哥华，则被称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这里森林茂密，气候润和，空气里罕见飞尘，绿茵茵的草坪片片连绵，几乎看不到一块裸露的土地。更令人感叹的是，在这个以枫叶为旗徽的国度，人们与大自然竟具备如此亲和的心态：家家户户栽花种草，男女老幼怜爱生物。大海边，嘎嘎欢叫的海鸥在嬉水的儿童身边起落；码头上，闲适的白鸽在游人的脚踵间散步……

也就在女皇公园，我们不禁为眼前的情景感慨万千：红叶树下，站着一位鬢须斑白的老人，老人的双手颤巍巍地捧起，手心里盛着面包屑。一只小松鼠顺着树干溜下来，机灵的小眼睛看看四周，看看老人，就伸嘴到手心里吃两口；然后返回树干，翘起的大尾巴一闪一闪；然后再四下里看看，再伸嘴去吃……如此往复不倦。另一次是在泊于海湾的一艘旧船的船头上，我看到了一对加拿大雁：雌的正在帆布下暖孵下一代，一派安详自得的神情；雄的担任警卫，人一靠近，便脖颈高扬，发出哧哧的叫声，似乎神圣不可冒犯。谈及这对幸福的水鸟，船的主人柏瑞不禁喜形于色，好像这对自己飞来的雁夫妻竟是他的孩子一般。

这么说，就没有与这如诗如画的幽美环境相抵牾的事象了吗？有的。那天，加华作协的梁丽芳女士带着我驱车前往哥伦比亚大学。路上，梁女士指着大道旁

不时出现的一幢幢豪华、显赫的楼房告诉我：这是来自香港的新移民建的。随着1997的临近，一批批香港人潮涌北美，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资金，也带来了追豪显阔的风气。于是伐树铲草，大兴土木，楼房要高大，门面要洋阔，相互攀比，竞赛似地修起一座座明显地和自然景色不谐调，也和当地人的审美习尚不吻合的建筑物来。对此，表示反对且要求限制的提案上了省议会。这些香港人的作派，使我想到了国内的一些农民兄弟，一生艰苦奋斗，积攒点钱财，除了娶媳妇生娃，便是盖房子修坟。房要向阳，要宽绰，多占庄基，侵蚀道路，甚至为了高出邻居一砖，不惜打得头破血流……如此这般，其心其性，能和大自然亲和吗？能爱怜呵护自然界的小生灵如自己的儿女吗？

我们居住的城市，连麻雀都很少见了，乌鸦更近乎绝迹。即使在郊县农村，也难见它们的身影。大槐树上老鸱窝，喜鹊临门叫喳喳的景像，竟成了少儿时代的美好回忆。今年仲春，陪友人去了一趟周至楼观台。作为流续两千多年的道教胜地，这里的景色应该说是不错的，依山带水，翠竹成林，有野草，有花香，然而转了一圈后，我竟有了一个使我久久心萦不已的发现：楼观不见鸟！这些有着美丽的歌喉、美丽羽衣的天使们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在“上善池”门前的饭店里，我差不多找到了答案：这家饭店的门柱上贴着“别家有者我皆有，别家无者我独有”的对联，广告牌上，与家常炒菜、牛羊肉泡馍以及大肉水饺、浆水面等并列，赫然地写着“飞禽走兽”四个大字。望着这四个写得还算规整的字样，我久久地无言。朋友说：人走到哪里，就把大自然破坏到哪里。我沉痛地加了一句：尤其是我们中国的一些人。

是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自然环境，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所在。我们破坏大自然的和谐，摧残大自然的生灵，最终受害的将是我们自己。我不相信，终年奔波在滚滚黄尘中的一个人能不向往绿色；我也不相信，不见草木，不闻鸟语，整天生活在钢筋水泥和机器噪音以及废气污水的夹持包围中，一个人还能维持健康的身体，且始终具备安详平和的心境。

（刊于《各界》1996年第11期、《中国民航报》1996年12月9日、《粮油导报》1996年12月18日、《中国绿色时报》1999年4月13日、《山西环境报》2001年9月27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在温哥华坐车

“不会英语，等于没有嘴；不会开车，等于没有腿。”这是在加拿大听到的一句话。英语学过，大部分忘了，日常用语倒还会一些——算是有一张张不大的“嘴”。开车可是一点不会，记忆中好像开过一次车，是把一辆皇冠向前开了大约 20 米，那是在一位司机朋友的指导下操作的，不算数——等于没有“腿”。

好在加拿大的朋友家家有车，有的家里还不止一辆。祖籍广东的宏先生家里就有三辆车：老两口一辆，儿子一辆，还有一辆旅行车。旅行车大小相当于一个大轿车，上面设备齐全，可以做饭，可以睡觉，还可以洗澡、上厕所。那天，宏先生夫妇就开着他们的旅行车，把我和王教授拉到海边去玩。我们在森林中散步，在沙滩上拍照，欣赏远处的雪山和自由飞落的海鸟。到了饭时，我们回到车上，喝女主人做的稀饭，吃溜热了的小笼包和烤黄了的面包片。

加拿大华人作协的朋友很热情，每天都有一位会员拉着我到处看。唐人街、印度城、意大利商业区，还有女皇公园、滑雪山地、加美边境，等等。打个电话约好时间，车就开到了我住的地方。上车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系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否则被警察发现了，就罚你的款没商量。

有天晚上两点多，朋友拉我去看赌城。开到一个立交桥附近，碰见了警方的几辆检查车。车顶的红灯在夜色中一闪一闪，给人的感觉好像看电影。一个警察走过来，将一个什么玩意儿朝朋友面前伸了一下后，和善地说了几句话，就 OK 放行了。朋友说，这是检查行人喝酒没喝酒，酒后开车是要罚款的。比如那种小瓶啤酒，喝一瓶不要紧，喝两瓶就有麻烦。所以在温哥华，晚上一两点后，就没有那家商店敢卖啤酒了。

车太多，停车就成了问题。他们叫泊车，常常是把车开着转来转去，找不到一个泊位。大商店附近都有停车场，有的收费，有的不收费。不管收费不收费，你都不能乱停乱放。有一回，朋友带我到远郊去玩，想着已是山区了，就在路边

一个空处泊了车。待我们转游回来，车前玻璃上已夹了一个罚款单。原来此地也不可随意停车。罚款金额是加币 15 元（按当时兑换价，差不多相当于人民币 90 元），限你一个星期内，以银行转账的方式自己去缴付。若不按时缴付，就按你拖延的时间长短朝上翻，翻到 100 加币时，收款部门就通过银行从你的账户上扣了。

加拿大土地宽阔，环境优美，几乎家家都住别墅一样漂亮的小楼，而楼下必定有车库。车库门用遥控控制。车开回来，不用下车，只要将遥控器一摁，车库门就打开了。

加油站随处可见，服务周到热情。管子一接好，就有人来给你擦车，油加够了，车也擦好了。有的加油站还安装着自动洗车设备。自动洗车的情形很壮观：先是哗哗啦啦地喷水，像倾盆大雨；接着是打洗净剂；然后硕大的毛刷子扑上来，不由分说地揉擦一阵；最后是喷水，擦干。你呆在车里，看着这一切，感觉是别有一番趣味。就想，谁要将这套玩意儿引进到中国大陆，一座城市装上几台，就肯定把钱挣了。大家都有私车，出租车行业就远远地比不上咱们这里了。车少，路上很难挡。不过，你想要车的时候可以打电话，放下电话，几分钟内就有车开到你跟前。出租车司机都很守法，也很礼貌。我曾坐过两次，没有因为我是一个“老外”，就敲我一笔，反而给我做了一番导游。公共汽车比较多，从早上五六点一直延长到晚上一两点。乘坐的人却不多，没有看到过拥挤抢座现象。上车后，自己将硬币投到售票器里，售票器就自动地给你打出一张票来，票价不贵，还可以来回乘，只要不超过规定的时间。

加拿大的老头老太，以及那些金发碧眼的小姑娘，都能把小车开得飞也似的跑，看得人实在眼热，就想，回国后也得把开车学会，以后加拿大的朋友来了，咱就借辆车，也拉着人家转它一转。

（刊于《西安公交报》1995 年 6 月 30 日、《西安日报》1995 年 7 月 28 日、《今日都市》1995 年 7 月 29 日）

温哥华的华文报纸

干什么关心什么。在温哥华呆了十多天，免不了要关心一下人家的报纸。

一下飞机，来接我的车上坐着一位大眼睛女孩。朋友介绍说，这是明报的杨小姐。就握手认识了。杨小姐活泼，话多。她祖籍山东，小时候随父母去了香港，几年前全家迁居加拿大。温哥华是一个仅有一百多万人口的移民城市，濒临海洋，林木繁盛，气候宜人，特别适合居住，却没有多少工业，因此就业机会并不多。明报的总部在香港，社长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其温哥华分部，创设于1993年10月。当时面向社会招聘数名兼职记者，杨小姐在几十名竞争者中有幸被选中，于是整日东奔西跑，用她的话说，就是眼睛睁得大大的，耳朵张得开开的，哪儿有新闻，就朝哪儿钻。除给明报写稿外，还给华语电台写稿，虽然很辛苦，因为喜欢，也就乐颠颠的。

几天后，我便挤个空儿去采访明报。报址在和温哥华市并列，又同属于大温哥华的列治文市。一栋新修的漂亮的二层建筑，门前有宽敞的停车场。接待我的是该报副刊部的负责人钱玲女士。随着钱女士上二楼，先进了一间大办公室。全报的十数名编辑记者同处一个屋顶下，部门之间只用矮矮的档板相隔，桌上都有电话和电脑。指着靠窗的一角，钱女士说那就是我们的副刊部。她们只有三个人，每天两三个版，以专栏为主，文章大部分来自香港本部。也少量地选用一些本地作者的稿件，内容涉及历史、旅游、餐饮、艺术欣赏等，对象是新移民，目的是让他们认识温哥华。稿酬是千字几十块加币——一元加币相当于人民币六元左右，和当地的生活水准相比，这样的稿酬不算高。

广告部、排版房和印刷厂都在一楼。我们进去的时候，几位先生小姐正在电脑前忙碌着。问一位小姐用的是什么系统，回答是北大方正；何种输入方法？仓颉。我说大陆一般都用五笔字型输入法，小姐说也有人会五笔，后来都改用仓颉了，速度也挺快的。明报发行量只有一万多份，订户有，少，主要靠零售。每份

五角五分，读者买的时候要再加百分之十四的税（和买任何商品一样）。各种报纸都放在商店门口的专用架栏上，随便选取，然后进商店里付款。显然，靠卖报的收入是维持不住的，好在有广告支撑，每天十四到二十个版，大部分都是广告。他们的广告制作细致，印刷精美，收费不算高，客户乐于登。加拿大的树木多，造纸业发达，纸的价格低质量高，印出来的各个版面，不论是广告还是副刊，也不论是图片还是文字，黑印还是彩印，看上去都很清晰、舒服。我曾试探性地问及员工们的收入情况，钱女士说，各人不一样，一般月薪都在加币千元左右，在工薪层属于能维持生计的中游水平。

参观连带和钱女士交谈不到一个小时，送我来的翟先生就要赶时间去接即将下班的太太，于是只好告别。车上，翟先生告诉我，温哥华的华人不足二十万，可华文报纸大小加在一起多达十余种。当然，大的也就他们三家，明报才来，是新秀；世界日报和星岛日报牌子老，发行量也大一些。

于是，就考虑应该再去其他两家看看。

那天晚上1点多，华裔人写作协会的曹小莉女士打来电话，说她和世界日报的总编辑徐新汉先生联系上了，徐先生今晚值夜班，如果不累的话，现在就可以聊一会。我说好啊，车就开过来了。二十分钟后，来到一栋白色的楼房前，泊好车，徐先生已在门口等着了。一入座，徐先生就高兴地告诉我，他三月份去大陆，曾在西安呆了四天。他的大姐在西安外院当老师。主要是探亲，也就没有和报界联络。匆匆地看了看兵马俑、华清池、大雁塔等名胜，就离开了。

世界日报属于台北联合报系，刊载的新闻综合着联合报旗下各报的精华，每天派驻于世界各地的记者们将新闻稿件和照片，通过传真和卫星传播，发往台北总部，由总部编选审定后，再发回各分部印刷出报。卑诗（温哥华所属的BC省的音译）版的世界日报也是这样的运作过程：将版排好，发过去，再发过来。“很快的”，徐先生说，“一个小时就回来了”。世界日报的版面图文并茂，版面设计比较讲究，题目大，照片大，插图醒目。每天视广告情况出十六到二十个版不等，印数两万份。

星岛日报是我在临回国的前一天自个找上门去的。看到市中心唐人街那醒目的招牌，就径直推门而进，原来这里只是他们的广告部。看了我递上的名片，一位负责人模样的女士问了问我的意向，就让一位小姐带我去设在另一条街上的记

者部。二楼一间大房子，五、六个人正伏案忙活。一位姓郭的先生接待了我，说：“在温哥华能见到大陆来的同行可真不容易，你是第一个了。”聊了几句，就将我介绍给他的几位同事，然后带我到楼下喝咖啡。

星岛日报是一种世界性的华文报纸，总部在香港，由“万金油大王”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创办，现在的总裁是胡氏的一位女儿，也已六十多岁了。在温哥华，星岛日报的资格最老，除每天出二十个左右的版面（发行量也是两万份）外，每周还出一个星岛周刊。“过去华人报纸就我们一家，效益当然好一些”，郭先生说，“后来来了世界日报和明报，竞争就激烈多了。”

谈到记者的职责，郭先生说：“这里的记者都拿着一把放大镜，当官的走到哪里，记者们就跟到哪里，一旦发现违背法律的行迹，不论大小，立即曝光。前几日，卑诗省的环境厅厅长西贺达，因上任前当律师时有违反专业守则的行为，被传媒报道后，律师公会上书弹劾，数小时后便辞去了厅长职务，尽管他在任期间工作得很廉洁很出色。所以在加拿大从政，是没有任何薪金之外的油水可捞的。如果哪个记者能抓到‘水门事件’那样的大新闻，这位记者就会立即成为社会名人，从而交上鸿运。大陆的情形如何呢？”

“大陆的新闻媒体，讲导向，有纪律，”我回答说，“大体上这这样的：批评一个乡长，必须经过县长同意；批评一个县长，必须经市长同意；批评一个市长，必须经省长同意；批评一个省长，就必须经中央同意了……所以，和你们相比，在大陆做记者，当编辑，还是比较轻松的。不过，大陆正在努力推行法制，以后可能会有所变化。”

除上面三家大报外，在温哥华还见到了多种小报，如以刊登广告为主的买卖报、龙报，以及教会办的一些报。这些小报不零售，放在商店、餐馆门前，由读者随便取阅。

（刊于《报刊之友》1995年第2、3期、《新闻之友》1995年第7期）

出国花费

出国是要花钱的，这没有什么好说。但花谁的钱？怎么花钱？里边的门道就多了。

来自加拿大的邀请函这样写着：“在你们逗留温哥华期间，我们将安排公开演讲和与当地作家的座谈活动。所有的花费将由加拿大华裔人写作协会负担。”其实，这只是为了不让国内有关部门及加拿大领事馆产生怀疑，从而有利于尽快拿到签证的一种做法。加华作协会长梁丽芳女士在两次来信中都明确地做了解释：“很抱歉，因为我们是民间团体，完全没有政府资助，希望你们自付来温哥华的旅费，到了温哥华，我们会负责你们的食宿，个人购物除外。”

那么，走一趟加拿大，需要多少钱呢？办护照、签证等一串手续，大约得一千块；买一张来回乘机票，价在一万一到一万三之间；在加期间，吃饭购物等要用外汇，以六百美金计，得五千块钱；这样一合计，差不多需要两万元。

两万元人民币，对发了财的大款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可对一般工薪族，就是一个需要睁眼咬牙的数目了。

老陈的办法是打报告向省上要钱。他和王仲生教授要先去美国，然后再到加拿大，两个人走两个国家，来回一个多月，准备要五万块钱。我这边情形就不同了，曾心存侥幸地想过报社会出这笔费用，起码出上一部分，因为前面的“因公出国”者，都是报社掏的钱。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便立刻意识到自己奢望了：以前出去的，多是报社的“头”，而咱是老百姓，头和老百姓是有差别的。再者，也许是更重要的一条，这次出国，不是报社“公派”的，也不是报社的上级有关部门组的团。

果然如此，报社领导研究后答复我：支持你出去，但不提供经费，因为人家的邀请函是写给省作家协会的，最好让省作协掏这笔钱。省作协能掏这笔钱吗？不可能。经费紧张以致于拮据，而拮据，一直是作协头头们最为头疼的事情，作

为主席的陈忠实，自己出国都得打报告要钱，而且一直担心要不来呢。

只能走自费的路子了。曾有人建议我找企业家赞助，说可以把他们的产品带到国外推销一番，再写点文章在外面的报纸上发一发。这个建议我认真地考虑了。认识的企业家不算少，还真的没有向任何一位开口过。年前装电话，有位企业家曾找上门来要提供赞助，被我婉谢了。这次若去找，多了不敢说，筹上几千块钱，还是有把握的。

我没有这样做。我觉得，世上好像从来没有过不要回报的投资。花了人家的钱，就欠了人家的情，欠情是要偿还的。不仅如此，花了人家的钱，人家在你跟前就气长，你在人家面前就气短，得到了一点点利益，失落了一截子尊严。因此，我对自己说：咱不花别人的钱。

这几年，托改革开放的福，多少有了点“经济实力”。工资一部分，稿费一部分，业余时间设计制作广告，也添了一部分。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世上少有，有了也落不到咱的头上。改善自己，得靠自己的智慧和辛苦——还得花点精力，应付那些红眼病患者。

需要一套像样的西装。一般化的，一百多块钱一套，满街都是；上档次的，都在千元以上，甚至标价三四千。西安的几个大一点的商场几乎都跑了，最后落脚“民生”，选了一套纯羊毛的“仕奇”，花出去一千三百多块——平生第一次穿这么贵的衣服。接下来是买衬衣、皮鞋、箱子，等等。再下来就是买外汇了。先跑外汇管理局，再跑中国银行，递进去的是厚厚的一沓子人民币，换出来的是薄薄的几张美元。

我就带着这六百美金飞到了加拿大。曾担心这些钱不够花，实际情形是没花完。住在朋友家里，省了一笔；吃很便宜，付五六个加币（相当于人民币三十元左右），就可吃一顿丰盛的自助餐；行，除一次乘游车去维多利亚参观外，其余全是坐朋友的车。至于购物，也没花多少钱，工艺品大多是中国制造，没必要买；服装贵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不会买，左挑右选地给女儿买了件连衣裙，回国后有些不合体，女儿还不怎么喜欢。小纪念品，如有枫叶图案的钥匙链、纪念章等，买几个也就够了。

加拿大的消费水平高，华人的情形却不尽一致。香港、台湾、新加坡去的，多是有钱人，生活就优裕一些；大陆去的，多是留学、打工一族，日子就紧张一

些。

那天，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可以陪我去一趟滑雪山地。我说好呵，他说不好意思，你得付点费用，主要是油钱。我说没问题。于是，就坐上了由他驾驶的丰田车。沿途，我们一边欣赏如画的景色，一边聊天。这位朋友很关心国内的市场经济，有意回国做生意，还希望我能够成为他的合作伙伴。知他开车辛苦，中、晚餐我就主动付了账。中途还加了一次油，花了大概十一块多。回到我的住处后，我想起他早上的话，就问：“今天这账……？”他吱唔了一下说：“不好意思，嗯……就给五十吧。”我不说二话，给了他六十。

回国那天，朋友们送我到机场。要和我合作的那位朋友也去了，帮我办完登机手续，他问我温哥华之行的最大感受——“大家都不容易”，我想了想，说。

（刊于《新潮时报》1995年10月号；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本书作者在加拿大温哥华（摄于1995年5月）

海参崴掠影

应邀出席一个民俗文化方面的会议，这个会在比邻俄罗斯的牡丹江市召开，于是有了一个去境外考察民俗风情的机会。我们去的是俄远东最大的边境城市海参崴。2001年7月3日出境，7月6日返回，在海参崴呆了两个白天三个晚上，总体印象可以用六句话来说：疆土辽阔，风光迷人，房屋破旧，姑娘美丽，状态悠闲，思想多元。

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居世界首位，其辽阔的程度让你慨然无言。早上9点左右从绥芬河口岸入境，到海参崴已是下午4点多。公路由西向东延伸，路两边有树，不多；有农作物，很少，大部分都荒着，平展展地荒着，荒草茂盛，一大片连着一大片。海参崴火车站具有意大利建筑风格，是西伯利亚大铁路东端的终点。那里有一座实物纪念碑——二战期间的蒸汽机车头。车头前的标志物上刻着“9288”的字样，表示自此到莫斯科的距离是9288公里。这么长的距离，坐火车得七天七夜，坐飞机得八九个小时。车站大厅里悬挂着俄罗斯的双头鹰国徽图案，此鹰为什么要两个头呢？俄方导游热尼亚解释说，俄罗斯地跨欧亚两洲，这只鹰是一头朝着欧洲，一头朝着亚洲。海参崴的俄文名音译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为“统治东方”之意。

作为太平洋沿岸的世界名城和最大的不冻港，海参崴有“远东明珠”之誉。清晨两三点天就亮了，海鸥的鸣叫声嘎嘎地传来。走出宾馆，天蓝，云绵，空气凉凉的，润润的；海水荡荡，阔远无边，三三两两的早泳者已与浪花共舞。那雾气是说来就来的，片刻间就茫茫乾坤混沌世界了。待雾散开，一番明媚清丽又美人出浴般呈现在眼前。傍晚，漫步穆尔湾，头上鸥鸟旋舞，脚下灰鸽起落，金发孩童嬉水拾贝，海中白帆似归未归，而那漫卷的彤云正在销熔落日，衬以多重色彩的海水，景象真是瑰丽万千……面对迷人的风光，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能不想到一百四十年前，清政府和沙皇签定的那两个条约，也就不可能不感慨再三。

据说出生于1860年的一个小女孩，是俄罗斯最早的海参崴籍公民。她的父

亲是一位海员。这意味着海参崴这个原来以出产海参闻名的“山水弯曲的地方”，和舰艇、和军事有了不解之缘。于是，我们参观了要塞、军事堡垒、近卫军潜艇，以及海员纪念碑、苏维埃战士纪念碑、马卡洛夫将军纪念碑等等。在要塞，大家兴致勃勃地和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坦克、大炮、鱼雷合影，观看了也聆听了报时午炮的鸣响，那随着巨响腾起的一团硝烟，使远去的战争风云依稀晃过人们的眼前。

海参崴人的衣食行都现代化了，唯有住比较落后。一百多年前的、几十年前的旧屋比比皆是，整个城市似乎没有一座摩天大厦。农民们住那种用木板搭就的平房，木条围成一个院落；城镇居民多住两三层高的简易楼，墙皮脱落，门窗破旧，这样的楼房在我们国内现在已不多见了。

和破旧的房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姑娘的美丽。俄国姑娘之美，全世界首屈一指。而海参崴由于有著名的国立远东大学，学生来自俄全国各地，漂亮姑娘就尤其多。走在海参崴的大街上，过来过去十个姑娘，你会发现七八个都是漂亮的。她们身材本来就高，再穿上跟儿特别高的鞋，那种挺拔美妙的韵致，相信对男士有难以抗拒的冲击力。她们皮肤白，眼睛是灰色的，睫毛长，鼻梁端直，头发多为金色或褐色，也多见黑发飘逸者，那是染的，是一种时髦，和国内姑娘染金发一个道理。

俄罗斯姑娘不但美丽，而且大方。在旅游景点，常见中国游客邀请美丽的俄罗斯姑娘合影，照一张，再照一张。姑娘们总是笑靥盈盈地接受邀请，大大方方地靠近你，甚至允许你携腰搂肩做一副亲热状。在下榻的宾馆大厅里，我曾和一位做导游的金发姑娘聊天，她毕业于远东大学，汉语讲得不错。她说她到过中国的沈阳和哈尔滨，很喜欢中国文化。我说有机会到我们西安来吧，我们那儿古迹很多，她说她很想去。我还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她说没有。我说那就嫁到中国去怎么样？她说有点向往，就怕生活上不习惯。

去的路上，带队的导游曾讲俄罗斯人不攒钱，有钱就花，花完了再去挣，还说俄罗斯人比较懒。这个“懒”字，在乘坐俄罗斯人开的大巴车上就领略了：头一辆车半路上坏了，换了一辆，而两辆车别的不说，车窗玻璃都没见擦，脏兮兮，灰蒙蒙，让你看不清窗外的景色。但我更愿意将“懒”字换成“悠闲”。是的，俄罗斯人的状态看上去很悠然、很闲散。宾馆、街头、大海边，多见他们坐在那

儿或聊天，或赏景，或等待着什么。小伙子们手持一瓶啤酒，有的边走边喝，喝完了顺手一放；姑娘们拿一罐可乐喝着，有的佐以薯条、米花、面包片之类。也见情侣相拥热吻，他们旁若无人，人们也视若不见；也见老太太街头乞讨，面前放一小盒，由路人随意投放。好看的是一家老少有说有笑地野餐，不好看的是女孩子们扎堆，你一口我一口地抽烟。

从俄罗斯边境城市格拉捷阔沃到海参崴，路两边的城镇、村落是稀见的，却看到了几座新修的教堂。导游讲，这些教堂改制前是没有的。俄罗斯人主要信奉东正教，其次是伊斯兰教。我们曾到一座东正教堂参观，这座教堂距离国立远东大学不远，是一幢红色建筑物，圆顶上耸着白色的十字架。进门一边，蓝皮的、黑皮的，摆了许多厚敦敦的《圣经》；正面墙上悬挂着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画像；中间稍偏的地方，有一口圆兜兜的无耳大锅，据说是为孩子们做洗礼用的。

海参崴火车站广场的对面，高高地耸着一尊列宁铜像。伟大的列宁同志头微仰，一手拿着工人帽，一手指向远方。据说列宁塑像过去是不不少的，改制后大部分都拆除了，全国大概也就留下来一两尊吧。对待列宁的态度，俄方导游热尼亚说，年老人有感情，年轻人不喜欢，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一部分喜欢，一部分不喜欢。他说他的态度是尊重历史，因为没有过去的列宁，就没有俄罗斯的今天。

（刊于《西安晚报》2001年8月28日）



俄罗斯的套娃娃

最早见识套娃娃是在加拿大的温哥华。那天去一位华人学者家中做客，他家的博物柜上就放了一件。十几公分高的样子，是前苏联的当家人戈尔巴乔夫的形象——那形象是漫画状的：头脸亮大，腰腹圆鼓，西服塞着脖子，领带接着下巴，耷眼吊眉，表情肃穆。见我感兴趣，主人便介绍道：“这是儿子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叫套娃娃，可以打开来看。”说着，就将戈氏拿起来，一扭一揭，腰部处便一分为二：里面藏了一个契尔年科；再一扭一揭，从契氏的肚子里又取出一个安德罗波夫……如此者再三。于是，勃列涅日夫、赫鲁晓夫、斯大林，越取越小，最后一个为列宁，只有指头蛋大。这些形象以降幂形式一字儿排列，一共七个。我看着看着就笑了，说：“这些苏联领导人有意思，一个没头发，下一个就有头发，再下一个又没头发，再下一个又有了头发。”“哎，还真是这样的。”主人眼眸一亮，“以前我还没发现。”

从那时起，俄罗斯的套娃娃就印象在我的脑海里。新世纪的第一个夏天，应邀出席在东北牡丹江市召开的一个民俗文化方面的会议。会议组织大家赴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市海参崴考察。过了海关，换上俄方的大巴车，带队的导游就介绍开了，说海参崴可买的东西不多，吃的东西也就鱼籽酱和巧克力；纪念品吧，有望远镜和套娃娃……套娃娃是俄罗斯的传统工艺品，国内仿制的很多，比较粗糙，海参崴的商店宾馆里卖的比较正宗……

果然，下车后，无论是下榻的宾馆，参观的景点，还是大街小巷里的商店饭馆，正宗的套娃娃都像正宗的俄罗斯漂亮姑娘一样让你目不暇接。玻璃柜子里展着，货架上放着，桌案上摆着，一层层，一排排，花花绿绿，琳琳琅琅。大者高尺余，刻画精美，套着十来个，有人物也有山水，标价一两千卢布（一元人民币可换三到三个卢布）；小者高低如墨水瓶，掌心可握，一套五个，玲珑可爱，售价一百卢布左右；品种最多的是那些高低在二十公分和十公分之间的中不溜，

一套多为七个，售价二百到八百卢布不等；形象多是包头巾、穿花衣的俄罗斯姑娘。姑娘们大小不同，形象相似：金色的头发，灰色的眼睛，长长的睫毛，那鼻梁肯定是又高又直的，只是套娃娃的脸上反映不出来。

当然也有我在加拿大见到的政治人物了，这是套娃娃中的特殊品种，我们不妨称其为“套领袖”。不过，戈尔巴乔夫已成为过去，连继其后的叶利钦也成为过去，现在是普京时代了。于是，普京先生堂堂皇皇地成为最外层的形象。普京的脸形不宽阔，身材也不高大，而套娃娃的形象是臃肿壮圆的，这就有些不谐调，但人们还是一眼能认出来那是普京，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有意思的是还摆着一件中国题材的“套领袖”，最外层的是毛泽东，然后一层一层依次是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孙中山，还有一个我一下子没有认出来，卖套娃娃的俄罗斯小伙子用汉语说那是鲁迅。我仔细看，黑平头、长眼睛、一抹胡髭，的确是鲁迅。于是纳闷：鲁迅先生并没有做过国家领导人呀？俄罗斯人把先生列入其中，是凑数哩吧？后来一想，也对，领袖不能局限于政治领域呀……

至于俄罗斯人为何喜爱套娃娃、钟情套娃娃，大量地制作套娃娃，我是在和中俄两国的导游们闲聊时知其缘由的。原来，套娃娃有把大家都套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意义，这反映了俄罗斯人对家庭、民族和国家团结的看重。还有，套娃娃的形象是以美丽的姑娘头像为主的，这反映了俄罗斯人对美好感情的追求和向往。在俄国，套娃娃常常是姑娘们送给心上人的定情礼物，想想看，一套七个，按规矩，每天只能打开一个，全部打开得七天，这对小伙子的耐心无疑是一种考验。而且，七个娃娃，一个形象，打开一个是我，再打开还是我，再再打开还是我。这才叫专一不二呢！当然，如今的套娃娃已不仅仅是俄国姑娘的定情礼物了，它已成为外国游客喜爱的工艺纪念品，能源源不断地换来美元、英镑、人民币，这对生活水平还算不上高的俄罗斯人来说，当然是一项需要大力开发的产业了。从资源上讲，位于北半球的俄罗斯不缺椴木，而椴木质地优良，纹理细腻，适合旋剖，是做套娃娃的好原料。

在返程的前一天，我决定买两件套娃娃带回国。在政府广场附近的一个商店里，我付了二百卢布，挑了一件头部乳黄、身子雪青、饰着大花、一串五个俄罗斯 girl 的套娃娃。算不上贵的，却也够得上精致。我数了数，这件套娃娃身上的漆彩有七八种之多，仔细地看，这些漆彩是一遍一遍刷绘上去的，不是那种“一

遍过手”，而国内那些卖十块钱一个的仿制品，多是一遍过手。还有那种小型号的“套领袖”，先在我下榻的海参崴宾馆挑来看去，没挑中，后来跑到附近的阿穆尔宾馆才挑中一件。俄罗斯人卖东西不讲价，也没有打折一说，标一百卢布就是一百卢布。这也是五个一套，从普京、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到斯大林、列宁，中间省略了契、安、勃、赫诸氏，但有趣的是，取开来摆一排，我多年前的发现依然成立：列宁顶谢了，斯大林黑发茂盛，戈氏头颅一片光明，叶利钦白发皤然，而普京先生的头发呢，差不多也算得上一个稀疏。

（刊于《西安晚报》2001年8月20日）



心中有个维纳斯

每当汗水淋漓地伏身案头，对成群结队的长腿蚊防不胜防的时候；每当三更鸡鸣，头重脚轻地踩着残雪走回宿舍的时候；或者是入睡前意绪的珠状跳跃，或者是梦醒后情思的枝状反馈，我总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她的存在。我的心要是一片幽净的蓝天，她就踩着那雪白的祥云一朵；我的心要是一汪浩淼的碧海，她就翩翩起舞在蓬莱仙洲；我的心要是一座雄奇的神殿，她就会仪态万方地现身于宝座莲台。她自然很美了，是那种蛾眉皓齿，肤如凝脂，云髻高绾的古典美？还是那种长颈阔口，线条分明，瀑布流肩的现代美？全然说不清楚。甚至连她穿什么服装，也云云雾雾，一片朦胧：霓裳？旗袍？蝙蝠衫？牛仔裤？或许，她干脆什么都没穿……与其说她是一个感性的“具体”，毋宁说她是一个理性的“抽象”，而这个“抽象”，当然又来自那碰撞过自己心灵的一个又一个“具体”……

在那充满玫瑰色幻想的少儿时节，我曾有过一个亲密的伙伴。我是在渭北平原一个地段医院度过童年的，她有病住院。那时年龄小，心肠好，发现院里的房沿台阶多有坍塌，便“学习雷锋好榜样”了。我搬砖，她搬砖；我修补，她递砖；需要一个多半截，就递来一个多半截；需要一个少半截，就递来一个小半截，总是不长不短，那么样的合适。她的心，我的心，两颗稚嫩的心，分明是同频共振，要不然，怎么会如此默契？她长得很好看，那脸蛋，像破晓的春日，像入冬的夕阳，圆圆的，红红的，只是嘴唇呈淡淡的紫色。后来，这紫色竟浓重起来——可怕的先天性心脏病饕餮一般吞噬着她的那颗幼小的心，我的心也在涓涓地淌血了。那天傍晚，带着一位大朋友赠送的一只小黄鼠，我到病房去看她。她艰难地侧过头，看着我逗弄黄鼠，这小生灵乖巧极了，轻轻地在头上敲一下，说声：“坐！”它便两爪下垂，直直地坐了起来。她惨淡地笑了一下，旋即便刹住了。四目一碰，把小黄鼠放了。于是，她笑了，很美；我也笑了，很甜。第二天一早我又去看她，她却不在。半夜里，她就走了，到天堂里去了。望着阴霾重重的天空，我流下

了长长的泪……

渐渐地长大了。有一次过渭河，船靠不了岸，得蹚一大段水。大家都挽起裤管，把鞋提在手里，心儿怦怦地下了河。河水没了膝盖，上了大腿，突然，身边“啊”地一声惊叫，一瞬间，她抓住了我的右手。她是一个女孩儿，踩到了一个水窝儿里。彼时彼地，不容许有第二种考虑，我搀扶着她，走完了最艰难的一段水路。上船后，手自然地分开了，她无言地瞅了我一眼，波光里满是妩媚的感激。下船又上车，没有座位，对面站着，她看我一眼，我看她一眼，她脸发红，我脸发烧。她生得秀，是一脉清澈的泉。处在“觉醒”的年龄，我已经开始了对异性的注意，晚上在被窝里，也学会了想入非非。可面对着她，没有出息的我，竟连一句话都说不出。车到一个站，她用那样的目光瞭了我一下，就下去了。

在大学校园里，又碰到了一个“她”。真所谓一见钟情，说不清是她那端庄雅丽的脸庞吸引住了我，还是那种不卑不亢的气质征服了我，我入迷了，而且来得那么迅速而强烈！一听到她的脚步声，心里就通通地跳，每天不看她一眼，浑身就生疮似地难受，我为她笑，为她哭，为她几天吃不下饭，为她整夜睡不着觉，拿起一本书翻半天，却看不见一个字。她在我心中成为一尊高高在上的神，我是太爱她了，爱到了不敢爱的程度——四年寒窗，竟连她一个指头都没碰过。毕业分配，天各一方，只有她的形像还完美地保留在我的心中。

就这样，一个又一个，一年又一年，伴随着身心的成熟，狂热趋于沉淀，波涛渐渐平息。好似一座火山，喷发过后，那地下的沙石岩浆便重新组合，重新凝聚。我操起一把理性的推剪，仔细地清理着自己的过去。于是，情思开始升华，俗堕开始丢弃，新的审美意识应运而生，胸襟大开，迎进了光明和欢喜。心目中又有一个她了，那简直美不可言，妙不可比，以往的曾打动过我心弦的女同胞的种种美德，她都一一具备。诸如灵犀相通，心心相印、爱的慷慨的给予、对我的创造性的巨大刺激等等。无疑，她是我这个主体本质的对象化，是内容和形式的最完美的统一体。如果有那么一天，她能够从心底笑咪咪地走出来，即使是枕冰山、卧荒漠、盖云翳；即便是饮北风、餐野草、吞黄泥，我们也会把一切都忽略不记，那是灵与肉最和谐的交流呵，那是人生达到极致的欢愉！

我曾在茫茫的人海里苦苦地寻寻觅觅，希望她的“外化”突然出现在我的身边，在五彩缤纷的大街上，在秀逸旷远的山水间，在倩影婆娑的舞厅里，先先后

后接触到许许多多女同志，然而遗憾得很，竟没有一个能和她对上号。有的我赞叹其美色，却惋惜其魂灵；有的我同情其心志，却抱憾其风韵；有的虽然几全其美，却“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这水流了几千年，太大、太深、太急……但是，我不沮丧，不悲哀，不着急，眼前身边没有她，她却生活在我的心窝儿里。她给我顽强生活的勇气，给我献身创造的毅力。欢乐时，她会撕来天边一朵云，揩干我眼角幸福的泪；艰难时，她会借来太阳一捧热，把我的心火烧得哗叭作响，熊熊不熄！

哦，我心中的维纳斯！

（刊于《城市文学》1985年第8期；收入《全国高校校园刊物文学作品拔萃》，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10月版、《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旧居与新家

三十八年前，母亲生我在陕西临潼栎阳地段医院那间平房里。从此，这间只有十几平米的小屋，就作了我赖以生存的摇篮，是我多少年后每每要在梦中萦回不已的第一个家了。

小屋是一溜平房最东的一间，青灰瓦，土坯墙，苔藓在瓦沟上落脚，麻雀在墙窟窿里筑巢。全家人很长时间都脚踩着大地——大概到了我十四五岁上高中的时候，才简单地铺了一层红砖。这样的墙和地喜悦了老鼠，它们可以放肆地穿窬挖洞，将一堆堆脏土簇拥在床柜之下。屋子是小了，床占去了几乎二分之一，再西一桌东一柜，剩余的空间，放一辆自行车转身都困难。被子少，也单薄，童年的深刻印象之一便是睡觉“打脚头”。冬天用麦草帘子遮挡窗户，生那种很简易的炉子，烧自制的煤饼，炭不好，有时面条下到锅里了，旺火还上不来，就插一根柴棍引火，引得满屋子浓烟，吃的却是泡胀了的面。夏天在屋外做饭，烧柴的泥炉子蹲在山墙根下或房沿台上，风雨天雨花飘飘，晴夜里壳壳虫就直朝锅里落了。——煎汤热饭，遮暑挡寒，学子身上衣，慈母手中线——简朴的小屋，给了我多少童年的亲情和温暖呵！

下乡时住的那间土屋，可说是我的又一个“家”。土屋在饲养室院内，隔壁是草房，界墙未砌到顶，通着，每逢生产队铡草倒草的时候，我这边就落下厚厚一层草灰。草房隔壁是牛栏，牛栏对面喂骡马。每到夜里，在牛吼马叫骡咳儿的伴奏曲中，我便开始了滋滋有味的阅读——读那些当时能读到的少得可怜的书报杂志。后来能在恢复高考后一次考中，当有土屋夜读的一份功劳。当时要有个书桌就好了，可惜没有，只有一铺用几块板拼起来的床。这床既是我的桌，又是我的椅，还是我放案板的灶台——在土屋里，我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蒸馍、烙饼、炒菜、包饺子、擀面条。

住集体宿舍的日子略过。作了编辑之后，几番争取，我拥有过一间将近十九

平米的书房。这是报社办公楼顶层的一间。整座楼系仿苏式建筑，和我们这代人同龄。顶高屋阔，使我能宽松地靠墙放置一排大书架。窗外的桐花开花落，房内的我面对书墙，风雨几度。其间的酸辣苦甜，一言难尽。数百篇文章和几部重要著作诞生在这里，生命中的许多第一次也发生在这里，诸如第一次用电脑写作，第一次用电火锅待客，等等。平心而论，这房子住一个人还是不错的，但要作为一个“家”，就有了种种不足：没有卫生间，没有厨房，没有水，上厕所得下到二楼或一楼……

以二十年的工龄，今年元旦前夕，我终于分得一套两室一厅使用面积五十多个平米的单元房。交了一万一千多块钱，拥有了三分之一的“产权”。没有大装修，只封了阳台，铺了磁砖，买了几样中档家具。磁砖铺得差劲——来自长安县的民工没有做磁器活的本事，又缺乏敬业的精神，只想着捞几个钱走人，铺得不平整，缝子宽，多块未铺实，踩在上面“啪啪”响。尽管如此，父母亲来了还赞叹再三，说厅宽敞豁亮，好；卫生间小了些，却装了热水器，随时可以洗澡，好；层次在二楼，上下方便，好；楼在城圈里头，好。不错，和过去的几个旧居相比，现在这个新家无疑是顶好顶好的。

当然，人心不尽。不满足不如意依然会冒出来，比如，窗外没有绿树林，没有青草坪，没有四季长开的鲜花，拥挤的楼房和厚重的城墙压迫了我们的视线……就对那些溶入在大自然之中的靓屋美宅以欣赏以向往——像北欧人那样，在风景旖丽的地方，盖一栋自个儿的别墅，白墙，红屋顶，苍翠的山峦怀抱，清悠的小河萦绕，宽阔的绿草甸子上，牧两匹枣红色的马驹儿……

想想而已。在我们这个什么都拥挤的国度，如此向往，后辈人或许有望，我们这代人想来是没戏了。能有一个相对宽敞舒适的家，就已经很幸运了。如果说，简陋的旧居曾励助我完成了一番学业，那么在年富力强的今天，就更不敢懈怠了，否则，就对不起这宽适的新家了。

（刊于《青海日报》1995年2月12日、《海口晚报》1995年3月29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寒流

这寒流，说来还真的就来了。早就于温馨的暖气中隐隐地生出预感：大自然会这么慷慨么？本该是素装银裹的季候，竟然空中不飘鹅毛，水里不结冰花。有人说，这是整个地球都在渐渐升温的缘故，有这么快么？

预感往往不仅仅是预感。先是起了朔风，像万千束梅花针，森森地刺着人的肌肤；天的脸就阴沉下来，灰煞煞的。于是就哭，泪丝儿匀匀地斜下来，满地面洒开去。风并不见停，呼呼地啸。人们缩头袖手，匆匆急急匆匆。渐渐，雨点凝作雪糝，雪糝又展就雪片，雪片就漫天旋舞。第二天一下楼，哈哈，妙哉！清凉之极！爽目之极！但见屋脊墙头，车篷树冠，都披上了厚厚的裘衣，一派炫目的白。宽阔的路面已成光展展的冰道，倏溜倏溜地滑。汽车是慢慢磨的，像几千年前的牛；摩托也不敢张狂，轮胎放一半气，软悠悠地蹭。最有意思的还是骑自行车的人流：啪，滑倒一个；咚，又是一个；哐，再来一个。好在穿得都厚软，并不见谁喊疼。冷是到了极致，人们都收敛了许多。街面上和小 M 打照面，就差点没有认出来。平日她像一团火，开颜露面，有说有笑。可现在却蜷缩在仿毛大衣里，头上裹了围巾，鼻梁上架了眼镜，嘴巴上还扣一只方方正正的大口罩。话好说，连形象都模糊了。还有老 W，本是位昂首挺胸，慷慨激昂之士，见了我却颤颤地连连摇头，连腰干都举不直了。

我倒觉得这寒流有不少好处。它缓解了漫延一冬的旱情，给麦苗儿带来了福荫；也使热烘烘的头脑幡然清爽，于是就明白：虽然过了立春的节令，寒冷的气流却还是会不期而至的。同时，也觉得大自然丰富得可爱：老是一顺顺地温暖，不是太单调了么？然而，这寒流毕竟是短命的。不见那树的枝影里，绿星儿正在闪耀么？不见那云的罅隙间，太阳正在微笑么？

（刊于《西安晚报》1987年3月4日）

苦夏

这是一段难过的日子，这是一段粘乎的日子，这是一段什么事都不想干也什么事都难干成的日子。

狗伸长了舌头，呼哧呼哧地喘气；猫展长了身体，你踩它一脚，它都懒得动弹；知了在没黑没明地叫，死了它爹也没有这么卖力气；不见了乌鸦喜鹊斑鸠脯鸽什么的，连麻雀都很少见了，多半是哪儿凉快舒适就奔哪儿去了，这些势利的东西！

于是，人们就想到了冰棒冰棍冰糕冰镇冰激凌冷若冰霜电冰箱冰天雪地北冰洋。门涯冷如冰生涯淡似僧，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足踏层冰！

于是，空调器变成了热门话题。去年一台多少钱今年一台多少钱什么样的人家才能买得起，电费一天得两块工资一月百十块还要养家糊口。买不起用不起就只好忍着熬着放在笼里蒸着放在锅里煮着，干脆变成红烧肉算毯了。

本人的蜗居异化成无法居之居，门是热的窗是热的桌是烫的椅是烫的床是烙的枕是烙的书是烧的笔也是烧的，电扇呜呜整天整夜地吹吹的是热风，汗如雨下汗流浹背大汗淋漓汗人欲死。书读不成文章写不成稿子看不成惶惶不可终日昏昏难以继夜。

就逃出来寻人能呆的地方。报社电台室装有空调，凳子上沙发上地毯上就横七竖八一个又一个，光膀子精身子穿裙子带孩子。楚河汉界鸳鸯马鞭轱炮连将三出车，关公脱袍推窗观月独卒擒王二鬼拍门三仙炼丹四车相斗太监追皇帝。擂台赛打赌赛谁输了谁买西瓜谁败了谁下台，山中无老虎军中无戏言，杀他个天昏地暗、天塌地陷天旋地转丢盔弃甲片甲不留一败涂地一塌糊涂乱七八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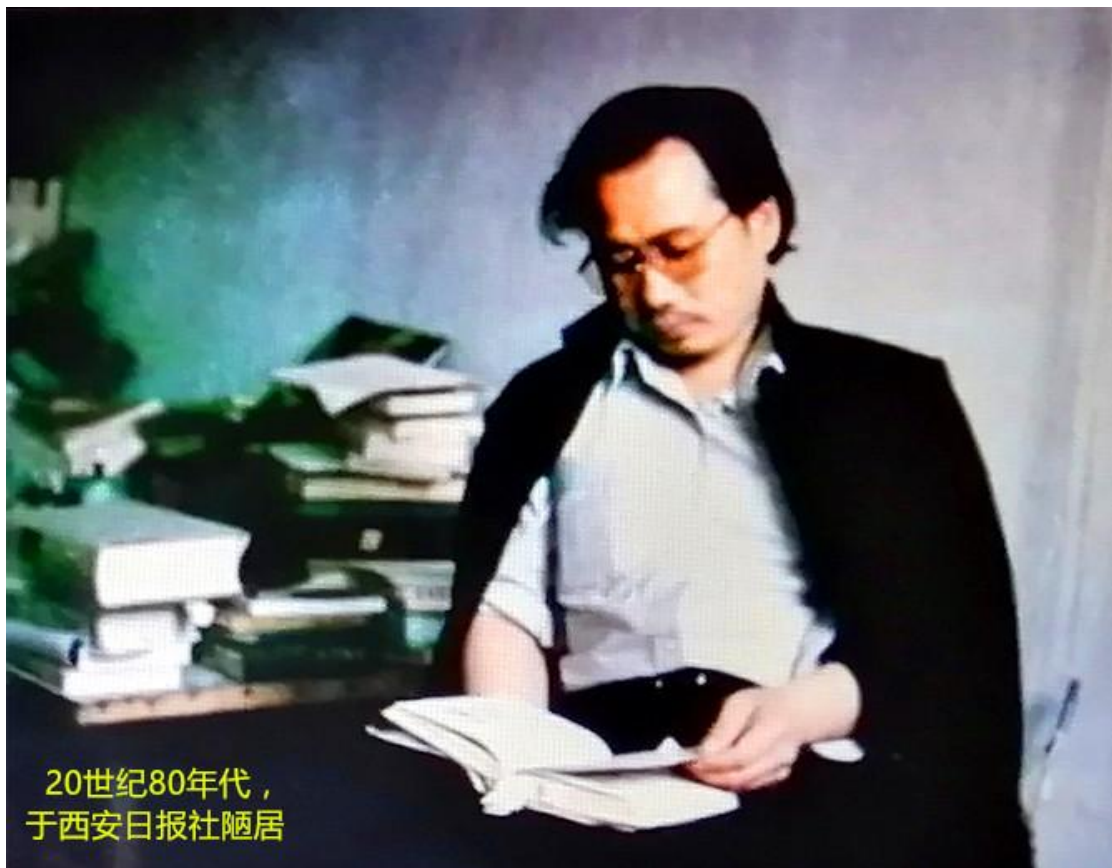
终于赢得乏味了，摇晃着出来转上楼顶。顶上白生生地躺满了男人女人，呼噜声梦呓声诅咒声拍打蚊虫声。望那苍天苍天无眼，无风无月星斗阑干。明天还

要这么热吗？真要闷死人么？不能来一场大雨么？

呼呼呼隆隆唰唰唰哗哗哗倾碗倾盆倾锅倾世界倾宇宙，哈哈哈，雨来啦雨来啦！

万岁！鸣啦！

（刊于《三原报》1989年7月14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苍天

灰白弥漫了整个穹窿。黑秃秃的树枝柴一样伸展着，好似一副副叠立的十字架。远山覆盖着洁白洁白的雪。

他说：我每次从家里走，母亲都要抽一抱柴禾，在门口笼一堆火，让我从火上跳过去。这是我们那儿的乡俗，据说可以躲灾避难。我忘不了那血一样的火，和被那火辉映的母亲凌乱的白发。不管走到哪里，都觉得身后总有母亲那近乎呆滞的目光。

我说：我回家那天，刚好是阴历十月初一。母亲买了紫色和黄色的纸，为我的祖母外祖母做寒衣。画了裁了剪了用浆糊粘了，领子袖子扣子衣袋都有了，还要平平地装上棉花。打着手电筒，引着小外甥，我们走向镇外。母亲指点我在地上划一个圆圈，留一个出口，寒衣就在圈里烧了。一阵冷风吹来，纸灰兀地旋了起来，飘向黑乎乎的远方。

她说：那天，我在汽车上，见城里城外，桥头路口，到处都有一堆堆火。烧火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烟气飘入车内，大家都没了言笑。我忽然想到了妈妈，想到了她病逝前后的情景，眼里就涌出了泪水。孩子问我：“妈妈，你为什么哭呀？”我回答不出来。

地球将自己的另一面奉献给太阳，天黑严了。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不是没有，是我们的视线太短太短，穿不透苍茫的云气，看不到更浩渺的世界。沉沉的，静静的——远处的山林里，传来几声夜枭的厉叫。

（刊于《西安晚报》1990年1月9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赠言

在外地工作的朋友打来长途电话，要我关照一个他的即将毕业的可怜兮兮的妹妹。说他的妹妹弄不好要分回山沟里去，或者就没人要了，得悬在那里。为此我的朋友寝食不安。

半个小时后，我到了他们学校。她住在一楼，窗外一搭声，人就晃晃悠悠地摇出来了。“嘻嘻”一笑，就看见一对虎牙。

“你怎么有空来呀？”

“来看看，想着你都哭得鼻青眼肿了。”

“我才不哭哪！”

“怎么样，去向定了吗？”

“多半要回去了，我们那儿一个塑料厂要我，他们搞人才储备，专业一时用不上。”

“这么说，真的要钻山沟了？”

“钻山沟有什么不好？锻炼嘛！你不是说过，像我这样的，就该多吃些苦、多受些罪吗？”

“我倒是那么说过。”

说了一会话，就邀我去宿舍坐，说替她买纪念册的同学该回来了。我随她进了楼，宿舍里一派撤离前的景象。找个空处坐下来，就有同学捧着纪念册让她写赠言。

“哎，你给咱写吧，我照着抄上去。”

“我写就成我的意思啦，我和你们同学又不熟悉。”

“没关系，现在就兴抄哪！”

说着，她就找来纸和笔，塞到我手中，又端个凳子坐在我对面。睁大了眼睛，猫似的看着我。

我是逃不过了。就写了七条八条的，她看了看，说“事业、创造，不错，还得有点爱情，再写再写！”

我就把一位朋友写给恋人的两句诗录了下来：“你是我擦也擦不干的泪，我是你赶也赶不走的魂。”

“不行不行，这怎么给人家写呀？！”

“傻瓜，你把‘我’改成‘她’或‘他’不就行了吗？”

她“噢”一声，连说“对对”。这时候，几个男生进来，索要她的照片。她取了照片，男生们就小心翼翼地在纪念册上贴起来。她扭转身，轻声对我说：“你再写几句。对象是所有男生，我给他们都写成一样的。”

“不写啦，再写我就成了你的秘书啦。”

“写嘛！写嘛！”小嘴撅起来，一副赖兮兮的样子。

我不忍心了。就又写了“活就活得快活，爱就爱得热烈，干就干得出色——我知道，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这么几句。她接过去看看，就笑眯眯地给男生们抄去了。

一会儿，她的纪念册买回来了。压膜面的，挺漂亮。我想起我们毕业那会儿，专门的纪念册还没有，大家只好把赠言什么的写在本子上。现在的大学生值钱多啦。

她将她的纪念册递给我，让我在扉页上签上名，还要我写潇洒些。我遵命做了。

赠什么“言”呢？真想这么写几句：“圆脸、虎牙，使人想起蜜蜜甜西瓜，再加两颗白蓖麻。西瓜不错呀，皮虽然绿一些，心还是红的呀。”

当然，落笔时没有那么写，变成了下面的一段话——

“你们都是好孩子，一定会有出息的。快乐和创造属于你们，智慧和未来属于你们，绿茵茵的大地，光华灿灿的星空，广阔无垠的世界，统统属于你们！”

写到这里，我都有点嫉妒他们了。但愿她不要把我的话当肉夹馍吃了。

（刊于《西安晚报》1989年8月14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冷饮

一团墨泼在宣纸上，城市涸了。钟楼掩了面，蹲成一位老婆婆。车流流车，一双双尾灯曳着红红的光带，绸一样飘摇。行人过往匆匆，一副副模糊的面孔。临街的窗下，两杯冷饮。

“……那朵花，就开在村头那高高的崖顶，绿葱葱的叶儿，粉嘟嘟的瓣儿，鲜亮得很。我爬呀爬，几次眼看着就要到顶了，却都轰隆隆滚落下来。酸枣刺扎得我满手是血，脸上也磕磕得青一块红一块。几次都想算了，不爬了，却看见那花总是对着我笑，就又聚足了劲。后来，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当然是爬到了崖顶。可那花儿呢？叶儿黄了，瓣儿皱了，霜杀一样耷拉着脑袋。我一扑跣坐倒，就对着那菱花看，看得天旋地转。”

“你的话使我想起‘大四’的时候，我们同室的几个女生酝酿了好久，商定元旦那天，在宿舍里搞一次聚餐。菜买来了，锅借来了，我从亲戚家拿来了煤油炉和酱醋味精调和面。结果呢？这个说家里有事不能参加了，那个就要会男朋友得缺席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面对着空荡荡的宿舍和白麻麻的天花板。”

“前两天来了位业余作者，送我一本自费出版的诗集。一个中学刚毕业的农家子弟，不容易呵。他说他把家里拉垮了，为了出这本书，瘸脚的父亲走街串乡收破烂，病中的奶奶带着弟弟妹妹捡拾地软，最后把驴和羊都卖了。然而至今，因钱未交够，大量的书还压在印刷厂里提不出来。就这，小伙子说他还要写下去，为了不使穷困的父母家人失望也要写下去。说到这里，小伙子流了泪。”

“是挺感人的。”

“你呢？还考研吗？”

“考！”

“还是金融学？”

“嗯。”

“有把握吗？”

“几十个人报名。”

“嗯……来，为我们未来的银行家，干杯！”……

窗外，霓虹灯广告晃晃烁烁。雨雾迷蒙，灰黑的路面闪着荧荧的白光。

（刊于《陇兰金融报》1991年6月20日、《咸阳报》1995年4月15日；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雨路（凡生 摄）

青珊

一

读你的信就像行走在烈日下的人忽然发现了一棵绿格英英的树，也像——多年前我去过敦煌鸣沙山，翻过一道沙岭，再翻过一道沙坡，只说这漫漫黄沙无尽了，却忽然看到了一泓碧澈的泉水，弯成一个清亮的月牙儿，我呼叫着就大步流星地奔过去了。

很高兴做你的“大朋友”“大哥”和“今生第一个‘笔友’”。纠正你个错别字吧，你将“陌生”写成了“莫生”——这样也好，“莫”是“不”的意思，“莫生”就是“不生”，后面再跟个“熟悉”，就是“熟悉又熟悉”了。不过，你接着又提到了“男朋友”，这是让人嫉妒又深感无奈的事。还记得那天出站时的情形吗？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在接你，你欢叫了一声，就鸟儿一样扑了过去，然后就互挽着上了台阶，头都没回。好像听你说过的，接你的是你哥哥，但愿吧。望着消失在夜色中的影子，我不禁叹了口气：唉，又一个好姑娘被人带走了，带走了……

我们在曲阜玩了一天，傍晚赶到泰安，当夜就随着滚滚人流爬山。天明时到了玉皇顶，累得酸酸的，却看到了日出，红红黄黄的像一个蛋黄。当天下午回到济南，晚上将她们 ONE BY ONE 地送上了车。这三位女先生都有很尖的眼睛，饭桌上她们曾开我的玩笑，说你记准了138了吗，我点点头；说不要忘了噢，我又点点头；回去就写信吧，我说嗯；说那会儿你的眼睛都亮了，我说是嘛，那好，来，为亮了的眼睛干杯！……我的车票是第二天下午3点多的，也就是说，我在济南还可以呆整整一个上午。这里有我的朋友，但我没有去找他们。我想找那个让我眼睛亮了的女孩，但我不知道她家在哪里，也没有她的电话。我茫茫地在街道上走。看见了卖煎饼的、卖旧电视的、卖虾的，那虾那么大，那么红。

回来的这些天，我一直在忙一本书，一本写龙的书。把在孔府孔庙和泰山上

见到的龙也写了进去。写书不轻松，如果有比它更有意思的事，比如一个立体的可爱的女孩从几千里外的海边飞过来，我就把它放到一边去。我要陪着女孩玩，上山，钻林，涉水，唱歌，跳舞，包布、剪刀、锤，谁输了就刮谁的鼻子。

为了不使你像看“病历”和“药方”那样看不懂，以后的信我就用微机敲了。——把上次我给你的信复印一份给我寄回来，好吗？我要看看上面的哪个字让你“反过来倒过去都看不出来”。

温书不要太晚，好不好？

二

你好！收读你的两封信已有多日，两个原因使我直到今天才坐在机子前给你打这封信：一是忙，整理了两部散文随笔集，写了若干篇文章，策划了一套丛书；二是等待着一份好心情，我一直觉得和你对话的时候，心情要晴朗，起码不要有太多的阴云，因为我不想让这些阴云从浑黄的大西北飘到蔚蓝的海边去。

生活中总是有许许多多的遗憾，这些遗憾有时候真让人有锥心之感。比如不能观看你出演的节目，我觉得那一定是很好看很好看的。我想我要是在场，一定给你拍许多照片——我拍的照片不少上了报，然后选上几幅放大了，放在我的书房——曾见到一位朋友把一个女孩放大在书房里，就想我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情形呢？

你信中谈到的关于男孩女孩的事，我是能想象的。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凡优秀的人，在感情上都不会是“单声道”的，也就是说只要他或她够优秀，爱他或她的人就不会只有一个；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一生只有一个人爱他或她，他或她就还算不上优秀。这几乎成了一条判断一个人是否优秀的标准了，古今中外都莫能外的。因此，你的烦恼是很自然的。如果想彻底摆脱这方面的烦恼，只有一条路：使自己从外到内都变“丑”——若真的朝那个方向变，就等于把天鹅赶到墨水瓶里去了。

至于参加学校的活动，这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只要不太影响学业，自己也有兴趣，参加参加也无妨。人和人关系是复杂，但只要自个底气足、主意正，再复杂也都简单了。其实人活在世，最难对付的不是外人，而是自己，是潜藏在自己

体内心中的另一个或另几个“我”。

我也摔过跟头，但肯定没有你的姿势优美。去年冬天，我提着壶下楼打水，一脚踏空，壶脱手而去，没有碎，我的脚脖子却拐了个弯，脱臼了，一下子疼得几乎岔过气去。立马不能走路了，楼下住的人把我搀回家，多亏我的父亲住在我这儿，老人家是医师，赶忙给我捏揣，捏着捏着，只听“咔嚓”一声，接住了臼榫，不疼了，又能提壶打水了。这是最近的一次摔跤，以前还有多次，也还有比摔跤更严重的挫折，当然都挺过来了。现在吧，感觉还行，一僧人说我能活到九十多岁——九十多岁的我是个什么样儿呢？白发皤然，老眼昏花，唉哟哟，不想也罢。

（刊于《社会保障报》1998年7月3日；收入《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夏夜里

夏夜里，我们在地球表面漫步。扑入视野的，有皎洁的明月，有璀璨的星斗，有舒展的流云。忽然间，心中暖潮奔涌，眼眶里盈满了滚烫的泪水。想想吧，假如没有阳光，这世界就没有了明亮，我们就会像海底粒石，淹没于一团漆黑。假如没有星月，朗朗夜空就一贫如洗，这世界也就没有了诗意，我们就会为无边的荒寂而叹息。感谢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感谢广漠空间形形色色的弥漫物质各种天体，没有它们，也就没有这浩淼无限神秘无限美妙无限的宇宙，微小如芥的我们就更无从谈起。

地球起源于四十六亿年前的原始星云，在极其漫长的岁月里，经历了数不清的吸积、碰撞、聚变，和陨石的轰击，其景况之酷烈，是难以描摹的。毫无疑问，我们对那一团团星云，那一块块陨石心怀感激。没有它们，也就没有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我们将无缘于大海宽广，高山峻奇；无缘于奔腾的河流，富庶的平原；无缘于瑰丽的冰川雪岭，茂密的森林植被。

三十多亿年前，分散在原始地球表面的一些碳、氢、氧、氮等基本元素，在炽热高温、宇宙射线、紫外辐射、雷击电闪、火山喷发、陨石碰撞等种种因素的作用下，开始了由无机物到有机物，再到生物大分子，再到原始生命的转化。由原始生命进化到人，又经历了近二十亿年的风雨岁月。最初的那一片海水，聚集了蛋白质和核酸等生物大分子，成为生命的摇篮；最早的那一批古猿，毅然告别丛林，直起身躯，走向水草丰美的河谷平野，使用火，制造石斧、石刀和木犁。莫以为太古老太遥远，今天，我们身上的细胞活跃着，我们的头颅高昂着，印证着也显示着那片海水、那批古猿的功勋——多么的不容易！

人类生命的长河，滔滔奔泻，连绵不尽。能作为其中一滴，实在是幸运。我们有明亮的双目，可以看蓝天澄碧，看彩云飘逸，姹紫艳红，山青水绿；我们有聪颖的双耳，可以听鸟雀唱歌，听松涛杉语，千壑吐纳，万籁呼吸；我们有骄健

的双腿，南极考察，北疆探险，走遍大地，潜深海，揽明月；我们更有一颗智慧的大脑，做美梦，想好事，思考一个人一部书一段情，以及环境与生存，战争与和平，文明与进步等等大问题。生命使我们拥有了这一切，能活着，不管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都是天大的福气。

面包会有的，黄连也会有的；喷香的面包充实着我们的胃囊肚肠，苦涩的黄连清理着我们的浊气火气。鲜花和奖台会有的，荆棘和墓场也会有的；墓场肃穆，覆盖着簇簇鲜花，奖台辉煌，滋养着丛丛荆棘。奖台鲜花使我们乐享荣光、尊贵和福缘，墓场荆棘使我们体验无奈、艰辛和孤寂。一束束目光相遇，都是千载难逢的契机；一回回双手紧握，都是万古不易的团聚。山高天远，地近水长；风热秋渐去，雪寒春又来；流云飘逸，阳光明媚，新草醉丹霞，古树听惊雷……

（刊于《西安晚报》1996年12月6日；获陕西省报纸副刊优秀作品评选二等奖；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庞氏名言存盘

庞氏本人生来厚笨，尤其拙于言词。在说客云聚，群言如雨的场合，庞氏常常八缄其口——对那些巧舌如簧、口若悬河、妙语连珠，侃得眉飞色舞、喷得唾沫星子乱溅者，也就不免叹而赏之，赏而妒一妒了。然而，或许是天神地鬼们不忍见庞氏落寞如寒山一石，也或许是应了“少而精，精而成”的法则，总之是庞氏偶尔说出的一两句话，还都差不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引用，几乎成了“名言”，或正在几乎成为“名言”。由于名言在传播中常出现张冠李戴或断胳膊折腿的事，为了保留一个纯正的“原版”，也给后人从事考据一个不可多得的物证，有必要将庞氏名言拷贝存盘。

“四十不做”——这是庞氏两年前说的一句话。那是一个朗朗秋夜，几个朋友一边在河边散步，一边看天上的星星。后来这几个朋友在不同场合都引用过这句话，当然也就省略了出处，就像我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而把培根先生省略了一样。想想看，二十岁的时候是想着做，三十岁的时候是试着做，四张把的时候就该选着做了。因为到了这个年龄段，时间已很金贵了，不允许你过多的做那些五颜六色的幻想，也不允许你猴子掰包谷似地没完没了的尝试，你得集中有限的时间干最值得干的事。也就是说，你得拒绝和放弃许多不值得干的事。毫无疑问，你只有“不做”，才能把该做的做好。

多年前，一名女青年骑着自行车去拉萨。行前她告诉我，一些人对她的行为不理解，说她是“二杆子”，是“出风头”，是“胡张哩”。我说，“人生难得几回疯，我为你的行为鼓掌”。她义无反顾地去了，带回来许多新鲜独特的感受，这些感受是没有骑自行车去拉萨的人永远感受不到的。多年后她说，还是你说的好，人生难得几回疯，放到现在，我大概都疯不起来了。是的，一个正常人，或者叫文明人，要“疯”一次是很不容易的。条条框框规范着你，唾沫星子溅砸着你，尤其是你的那颗心，早已被流传几千年的血浆冲成了和其他人的心差不多的形态。

你若想别致一回，就得有冲破罗网的决心，有能顶住舌枪语弹的勇气，更要有能使自己的心改变状态的旨趣和内力。这就难了，唯其难，才可贵，难能可贵呢。

法国有个老太太，活了一百二十二岁，成为地球上案在录的活得时间最长的人。她的年龄，比下去了二十位总统；还使一位以养她到老为条件来换她房产的人踏了空：在她健在的时候，他已去天国报到了。看了这个报导，庞氏又脱口一句名言：“活着就是胜利！”是啊，你看，曼德拉曾有先后达二十八年的铁窗生涯，如果他在没有把牢底坐穿之前就“中道崩殒”的话，南非的今天大概就是另一番模样了。小平同志三起三落，终于在古稀之年，将中国这艘大船，引向了发展经济的航道，而少奇同志就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天。在一次事件过后，某位同志曾采用文革的方式，非常积极地整庞氏的材料，不惜把莫须有的事也栽到庞氏头上，庞氏因此而多受磨难。然而没过多久，这位同志就一天比一天消瘦，脸失血眼失神，最后就早早地去“三兆”爬了烟囱——上帝吝啬得连一个良知发现、灵魂苏醒的机会都没有给他。凡此种种，使庞氏不禁感慨系之：活着，顽强地活着，健康地活着，对一个万古一次的生命来说，实在是最值得庆幸的事情。

社会生活日新月异，庞氏名言层出不穷。篇幅所限，这儿只展示几例。读者朋友若想多得，可自带磁盘，到庞氏电脑上来拷，庞氏将收名言成本费、演示费、传播费若干，以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尊重。

（刊于《喜剧世界》1998年第5期；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有关书名的斟酌

生儿育女，总得取个名字。现在推行计划生育，娃们更金贵了，取名也就更讲究了——大都是斟来酌去的，总想在那几千个方块字里，找出一两个叫着亮堂，听着顺耳，又有好的意思的字眼来。出书也一样，为了给《慧雨潇然》这部散文集起个好的名儿，我也是斟来酌去的，心里缭乱了好多天。

沧桑作证 这是较早想到的一个名儿，来源于我在散文诗《钟鼓咏》中的一段话：“冷眼古今中外事，吐纳东西南北风。身居闹市，荣辱不惊；沧桑作证，丈夫稀声。”1988年，我的第一部散文集《兵马俑狂想》问世。此后一晃，晃去了十年的光阴。其间，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我自己也经历了许多事情。这许许多多的事情，不能不在心壁上留下印痕和回响。这部散文集要收录的，就是这些印痕和回响的一部分。它们的价值，之于我，是我骨髓血脉的一部分；之于我之外，就得请“沧桑”老人出面了，对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包括我们做过的许多事情，这位大智慧，是最有发言权的。

龙颜沧桑 这个名字是我着力写的一篇散文的题目。也是在十年前，我为“中国风俗丛书”写了一部《龙的习俗》，之后又推出了一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今年还要出世一部《中国龙文化探秘》。前两部龙书在海内外都有不错的反响，也使我对“龙”，这个被称为中华民族象征的神物，有了比一般人多一些、深一些的了解。我发现，对老祖宗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东西，选一个切入点钻一钻，往往能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好比打一口井，钻得越深，地下水越丰富，而地层深处的水都是相通的。在中华文化的诸多迷团中，“龙”是个大迷。开解这个大迷，无疑是对一种文化的再认识，也是对一个民族的再认识。我的这篇散文，就是力图将这些认识，用文学的手段表现出来。扩而广之，集子中的每一篇文章，也都是这样的一种“再认识”。因此，用这个题目做书名，意思也是不错的。

白纸黑字 这个名字朴素了些，但有着和“沧桑作证”同样的意思。黑字印

在白纸上，流布到社会上，存储在人们的记忆里，是收不回、抠不掉、无法删除的。一个以笔墨为生的人，署着你的尊姓大名的一溜串文章一部部书，就是你的生活轨迹、你的心路历程。一片片白纸，一粒粒黑字，将你的人品、风骨、才情、艺境等等，在世人的眼目前展露无遗。这样，问题就来了：你敢对你写过的刊行于世的文字负责吗？你敢保证读者读了你的文章买了你的书不感到后悔吗？你写过没写过违谬大众良知也是你的良知的文字？当你意识到你的文章你的著作，或其中的某些段落、某些句子污人眼眸、让人“恶心”的时候，你有没有罪感？想过没想过忏悔？

背对城墙 当我将上述书名向几位朋友讲了后，朋友摇头说还不很好，问我发表过的比较满意的散文里面，还有什么题目。我说还有“骊山云树”“漫道雄关”“背对城墙”等。于是就说“背对城墙”不错，有象征意味。是的，和现在的作为遗迹保护和旅游景观的城墙不同，过去的城墙主要是用来防御的，那一层层相互叠压的青砖、嵯峨的雉堞、厚重高大的墙体、狭小的门洞，所体现的精神核心，无疑是一个“守”字。“守”什么呢？守帝制统治，守祖宗成法，守传统礼教，守那些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捆绑人、压榨人、戕害人、涂毒人、把人不当人的东西。因此，背对“城墙”是必要的，尤其在今天这个必须丢弃锁链，努力向世界文明靠拢的年代。

把命缠住 一位朋友建议我将书名起得别致一些，于是我想到了“把命缠住”。这是我对生命的一种认识，我觉得一个人的命像一根游丝，不用什么将它缠住的话，很容易飘忽无着。怎么缠呢？做自己最喜欢做又特别值得做的事情。对我而言，只有读书，读好书；作文，作妙文，才能缠住我的这条命。这是我的生存实践一再证明了的。也曾干过其他事情，甚至干得相当努力，但多是为了养家糊口，即为了“养命”而不得不做。“养命”和“缠命”交融互渗，但不是一回事，“养命”多半是为了活着，“缠命”则是为了活得更有意义。

歌乐而活 活着不易，在我们这个历史久远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里活着尤其不易。曾有人问我活得轻松不？我说不轻松。当然看怎么比了，和干体力活的工农兄弟比，坐在书案边，手摇笔杆儿，或敲击着键盘儿，不能说有多么累。但我们这些人所沉重的，是一颗忧患、敏感、多情又不愿屈服、不甘沉湎的心。且不说身边那些没完没了的琐碎事了——这些事有时候挺烦人。更有一些事情，让你

一有所闻，就轻松不得。诸如公正的丧失，正义的泯灭，文明被愚昧吞噬，进步被落后强暴，等等。谁不想轻松些快活些？谁又能彻底摆脱苦难和烦恼？“如果说苦难是一条河，那么音乐就是渡你的舟；如果说世俗是一滩水，那么音乐就是出泥的荷。生存的困境磨励着我们的渴望；而大美的音乐，竟如惠风一般，能将那些尘霭云翳吹去，使我们到达阳光灿烂的地方。——我们何不歌乐而活？”这是我在一篇短文中说的一段话。其实，“歌乐而活”不仅仅是耳目口舌之乐，而是一种心态，一种反拨沉重释放情怀化解苦难的心态。因此，用这四个字做书名，也是挺好的。

让灵魂高飞 人既活肉身，又活精神，如果没有精神，我们还活个什么？肉身是猪马牛狗都有的，而精神是人类的专利；人类凭借精神而自豪，而荣光，而高贵；有无精神，区别了人和非人；有无崇高的精神，区别了伟人和庸人。我们所在的宇宙是很大很大的，有无数颗星星，地球只是其中小小的一颗。星星们旋转、飘游、裂变、奔走……璀璨的光华给了我们无限的渴望和遐思。可惜我们的肉身难以企及，地壳拽着，气层压着，尘丝缠着，屑小扰着……能遨游天宇的，只有无羁的灵魂，崇高的灵魂。因此，何不“让灵魂高飞”？

慧雨潇然 先想到的是“慧雨蒙蒙”。“慧雨”是智慧之雨，也是我的一个笔名；“蒙蒙”，是细小的雨点。我们渴望飞升，但双脚都还在地球之上，即便是宇航员，到星际世界转一圈，最终还得回来。框范是时时都有的，束缚是无所不在的，因此，高飞的灵魂只有化作智慧之雨飘洒下来，这样的高飞才有意义。一位朋友说“蒙蒙”有点像琼瑶小说，于是又想到了“慧雨潇潇”。“潇潇”多用来形容刮风下雨，读起来也亮亮的上口。又考虑到“潇潇”尽管没有人同“慧雨”连起来用，但在其它场合的使用频率还是多了些，动一个字吧，改作“潇然”。“然”常常以形容词后缀的身分出现，而“潇然”竟从未见人用过。那么，——反正有多少好名字也只能选一个，就取“慧雨潇然”吧！

——书名有了，内容也精选了再精选，末了，策划我们这套丛书的朋友要求再写几句能印在招帖画上的话，我想了想，这样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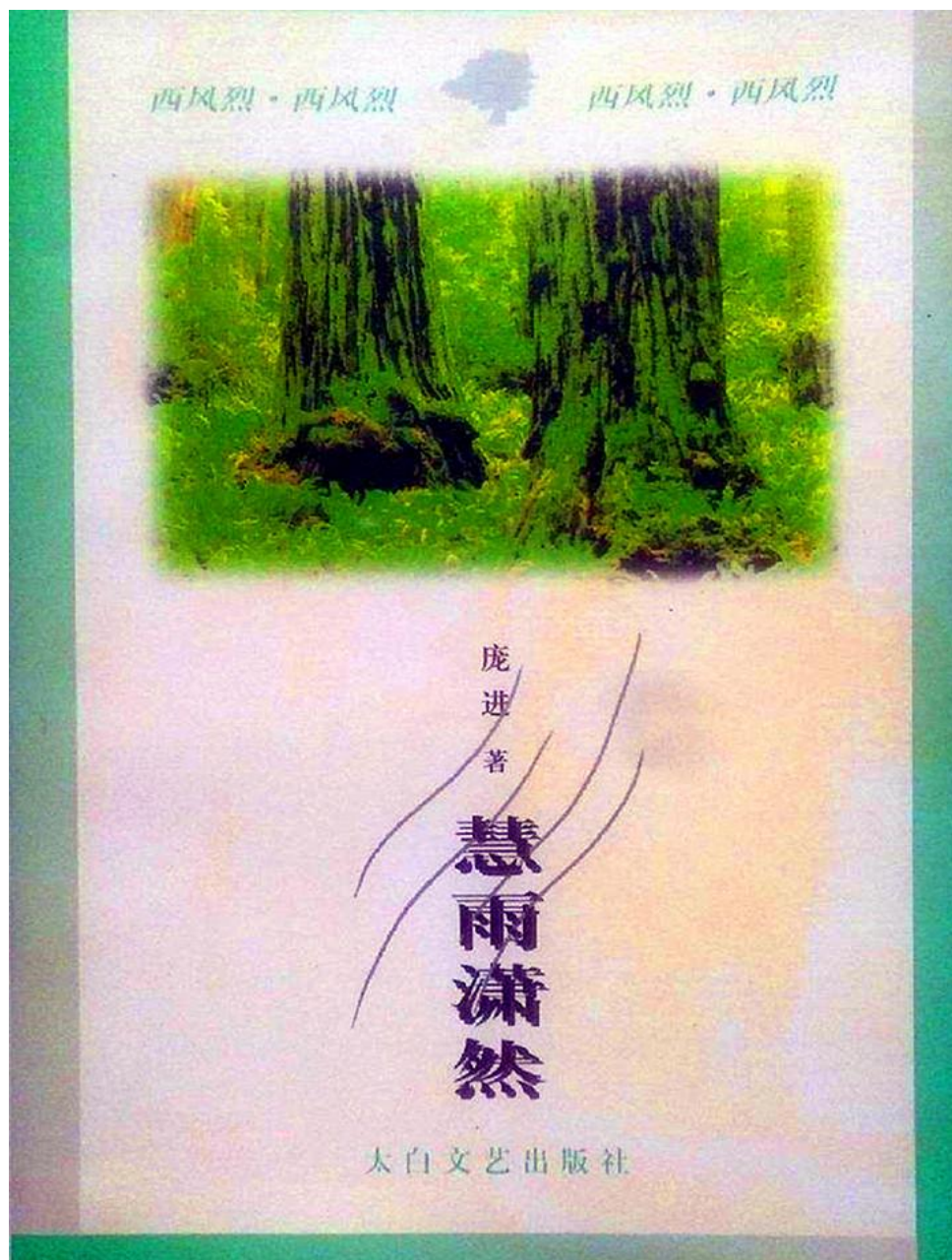
长天多翳，大地弥尘，这世界越来越苍茫了。所幸，还有片片灵云凝聚，还有丝丝慧雨纷飞——

走进这部书，你便走进了一派潇潇一方淋漓：浩淼深彻感召你，雄奇壮美激

荡你，丰赡鲜活浸润你……

你将与一颗追求卓越的心结缘，你无悔。

（刊于《西安晚报》1998年1月23日、《三秦都市报》1998年2月3日；
收入《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慧雨潇然》封面

《灵树婆娑》跋

编这个集子费劲不大，书名几年前就想好了，《自序》和一些文章，也是几年前都编了写了。这次只是把它们从软盘上调出来，连同近年写的，做一番挑选、修订、润色工作也就是了。不过，有两点我是注意的：一是收过去的集子中没有的，二是按体例要求，将字数控制在十四万字以内。

集子编完了，该写这篇《跋》了，脑子里却冒出一位老人的形象。这位老人我叫“三外爷”，是乡间颇有声望的仕绅一类人物。小时候到舅家度假，三外爷总是告诫我要“敬惜字纸”，说不要用写了字的纸叠四角、包东西，更不能有上面有字的纸擦屁股，如果那样做了，就是对圣贤、对读书人的不敬，就很不好。我从小爱惜纸张，珍重笔墨，现在人到中年了，依然对纸和字感情有加。其习性的养成，想来与老人的谆谆告诫有关。

让我“敬惜字纸”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后来不但成了读书人中的一员，而且还成了写书人中的一员。读书，尤其是读一本好书，常常使我对写书人由衷地起敬；写书，尤其是写一部好书，使我体会到那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没有切腹剖心的勇气和能力，怎么可能成就一部血髓肝胆之作？没有血髓肝胆之作，怎么能对得起为你效力献身的字和纸？以及读书人的银钱和时间？而且，书一旦写成了，出版了，就成了白纸黑字，你的才情、灵性、品貌等等，就都裸示在大众面前了，“铁证”历历，想抠下来几个字，都不能够了。

院子里耸起两幢漂亮的居住楼，不少人要旧换新、小换大了。一车一车的装修材料连同一副副油汗津津的陌生面孔进驻新楼，常见一些喜形于色跑前忙后的身影。丁丁冬冬、嘶嘶啦啦的交响曲伴奏着这部书稿的完成。

（2000年7月11日于西安慧雨庐）

读庞进《慧雨潇然》

贾平凹

庞进的思想开阔，想象力丰富，尤其是一般人很少涉猎到的现代生活多方面的知识进入文章，使文章别开一个生面。他不是一个细腻或情意缠绵的人，可能的粗疏，但能有犀利的见地和思想上的锋芒。他在文体上是潇洒的，并不拘泥于什么。散文写到一个层次，便有了杂说的味道，看起胡乱说来，骨子里却有道数。这需要对人生的透彻、天地的贯通。庞进阔开了步子，追求的是一种大散文。

（刊于《西安晚报》1998年3月24日、《星期天》1998年3月28日）

贾平凹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第九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主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致庞进

阎纲

庞进先生：

方才返京。感谢您赠我大作，使我对先生的才分有所领略。就拜读的几篇看来，它是散文、随笔，同时也是散文诗。很关心社会人生，很能用诸子百家，非疏于国学者所能出之。《残酷》《孤独》《作家》《北行一页》《苦夏》，博文而巧组，妙笔生花，都是好文章，可见作者才笔。

诸同行大安

阎纲

一九九八·三·十三

（刊于《中国文化报》1998年5月26日）

另：阎纲先生在《陕西散文家谱——2011年5月15日西安召开的“陕西散文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讲到：“庞进的龙文化研究别开生面，扩展了散文的题材领域，得到专家的好评。”

阎纲 著名评论家，作家，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

飞扬的精神

——谈庞进的散文创作

李星

西京城历史悠久，西京城人杰地灵，西京城人文荟萃，西京城人才辈出。西京城住过姬昌、刘邦、李世民、李隆基，也住过司马迁、李白、杜甫、柳青，还住过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我有幸也从乡下住进西京城，叨过去的名人、伟人，也沾现在的伟人、名人的光，混迹于西京文化圈。过知天命之年，经生死劫难，于今尚畏自然、畏圣人言。此谓大畏，尚有文化圈内的小畏，这就是几个年轻一些的文化人，畏他们的文章写得那么好，畏他们的学识是那样丰富，畏他们的学人品性是那样纯正、人格是那样独立不倚。庞进就是我所敬畏的青年文化人中的一个。

至今为止，庞进在编辑、记者职身以外，学业的重点在著书立说，写过涵纳文化人类学、美学、历史学、心理学的著作《兵马俑狂想》《创造论》《龙的习俗》《八千年中国龙文化》等，散文、诗歌创作只是他的爱好之一。但是由于学养所限，我这里却要避重就轻、避大就小，谈谈他的散文。我没有同庞进谈过，不知道他如何看自己的散文创作，但是他在题为《自白》的一篇短文中的一段话，却能给我们以启示。他说：“命是一根游丝。必须做点什么事情，把它缠住，这命才不至于过分的飘忽。做什么好呢？可以做工，可以种地；可以求官，可以觅财；可以唱歌跳舞，可以打牌下棋，可以救死扶伤，可以赌博酗酒……实践证明：对我而言，只有读书，读好书；作文，作妙文，才能把这条命缠住。”原文是一段，当属于直抒胸臆的生命感悟。从中可以看出，写散文同写专著一样，都是为了缠住他的生命所做的事情，是他的生命的一部分，学业的一部分。

散文是在小说、文论、诗歌之外无所不包的文学家族。在我的习惯中，常以写法和内容把散文分为硬体散文和软性散文两大路。硬体散文是以坚挺的事实、

明晰的思想为其核的，软性散文是以空灵的情感、情绪、心理为其基调的。庞进的散文是软硬兼而有之，两样都能来得。但庞进的散文毕竟是以其思想性见长，显出学者散文的一些特质。即以饱含着如蜜似的父爱的《孩子，你还在襁褓中》，庞进也终归在结尾引出对这无私的伟大的爱的否定性判断：“这襁褓给予了温暖却也束缚了你。”比较起来，他更希望在爱的束缚之后，能给予孩子去生活、去追求的自由。《心中有个维纳斯》虽然写了留在自己记忆中的几个不无美好的女性，但通篇的主旨却是这美的失落与理想的破灭，作者苦苦追求的“维纳斯”让人想到屈原笔下的美人香草、曹植笔下的洛神，她们都是作者心灵中美好事物的象征。比起这些思想深蕴的软性题材，《勐拉人妖》则有着对糟践人性的社会现象的金刚怒目式的反思和谴责，这反思不只在在于从人类追求崇高的本性和“人妖”青春期的短暂，揭示人妖悲中之悲的悲剧命运，还在于对于肉身健全的“我们”的反省：“我们的肉身没有被阉割，……但我们能保证我们的精神不被强暴、尊严不被践踏、权利不被剥夺、人格不被侮辱吗？”

庞进的散文中少了些儿女情长，少了些风花雪月、卿卿我我，而更多的是对人的生命本质的形而上的感悟、诘问，对灵魂自由的大声呼喊。还是在《勐拉人妖》中，他说：“人既活肉身，又活精神，尤其活在精神，没有了精神，我们还活个什么？”也是在《自白》中，他说：“托勒密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哥白尼说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布鲁诺说宇宙没有中心。”庞进说：“宇宙确实没有中心。浩渺无垠的天宇里，星球无数。无数颗星球旋转着，飘游、裂变、奔走……它们光华四射。我们的肉身难以企及。地壳拽着，气层压着，尘丝缠着，屑小绕着……”然而人就注定无望了吗？不，“能遨游天宇的，只有无羁的灵魂。”他高叫：“让灵魂高飞。”白居易说：“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诗人让他的人物寻找的是爱情，是美人；我们的青年学人寻找的却是人的精神，人的自由的灵魂。

在庞进的散文中，也有《夏夜里》《骊山吟》《苍天》等咏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篇什，尤其面对浩瀚的宇宙星空，他常常产生出一种来自人的生命本能的敬畏感、神秘感。如：“地球将自己的另一面奉献给了太阳，天黑严了。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不是没有，是我们的视线太短太短，穿不透苍茫的云气，看不到浩渺的世界。”（《苍天》）他也常常萌生对于自然这万物之母的感谢之情，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一分子的光荣：“人类生命的长河，滔滔奔泻，连绵不尽。

能作为其中一滴，实在是幸运”；“我们有明亮的双目，可以看蓝天澄碧，山青水绿；我们有聪颖的双耳，可以听鸟雀歌唱，万籁呼吸；我们有矫健的双腿……我们更有一颗智慧的大脑……生命使我们拥有了这一切”。（《夏夜里》）在《骊山吟》中，他又感谢造化出骊山的地灵、星神、山鬼，称赞他们的大度非凡，温柔如母亲。庞进这种在自然中的精神遨游，对自然的无限赞美，对作为自然的产物从而又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的精神的赞美，对灵魂超脱肉体奔向自由的渴盼，让人想到18世纪到19世纪之间盛行于欧洲的浪漫主义哲学——文学思潮。诚如黑格尔所说，这种偏重于表现主观理想、抒发强烈个人感情的艺术的“真正内容是绝对的内心生活，……亦即主体对自己的独立自由的认识”；而它们的另一重要特征则是对大自然的歌颂，使大自然的美和崇高同城市生活的丑恶、庸俗卑下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果说浪漫主义思潮是当时的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产物，那么庞进从激扬凌厉的《创造论》，到充分张扬着自己精神个性，将崇高无限的自然同物质欲望膨胀的世俗生活的鲜明对比，则是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是对日益市民化的世俗生活的批判。在文化思想倾向上，他应该是韩少功、张承志、张炜一类作家所坚守的精英文化的同路人。

作为青年学人，庞进也通过散文形式思考着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问题。《云阳狱》是一种批判性的否定思考，而《漫道雄关》则以蓝田武关为纽带，将岑参、韩愈两个著名诗人的一段命运推向当代的解剖台。当年应考不第的岑参曾唱着“去亦一布衣，来亦一布衣；羞见关城吏，还从旧路归”，嗒然而归。岑参后来是发达了些，中进士，作兵曹参军，在诗歌领域也以“边塞诗”名垂千古。韩愈的晚年经历却让人感慨，他先以揭龙鳞的勇气痛责唐宪宗的《迎佛骨表》，旋遭“夕贬潮州路八千”的处分，继而又摇尾乞怜，希望皇帝的宽大。由此庞进议论道：“当年的岑先生，非要脱掉布衣，去‘修齐治平’一番么？当年的韩先生，非要写那篇认罪效忠的文章么？除了同专制王朝合作……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么？”“这困惑山岚水雾般地纠缠了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入世——出世，庙堂意识和布衣意识，历史主义和道德主义，物质和精神，这确实是困惑了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永恒难题。庞进对此是有答案的，在散文中他通过物质贫困而精神自由的铁匠父子的节奏铿锵的锤声，同文人们的恍恍如丧家之犬作了鲜明的对比。然而，铁匠的笃定从容的心态，毕竟是建立在精神匮乏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

本来意义的精神自由的基础上。所以人们仍然要困惑，不然为什么要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称为“千古之谜”。

庞进的散文丰富多样，不仅从审美风格上看有所谓软派和硬派之分，从题材上看有怀古、旅游、人生感悟以及文化散文等等，从写法上有抒情、有独悟、有感怀、有对话、有论理，还有类似于小说的心理刻划、人物刻划，等等，不拘一格，挥洒自如。散文语言也多变化，其中乡野俚语同书面语言的结合，一般说来也是自然妥贴的。

（刊于《西部文学报》1997年12月25日、《书海》1998年第2期）

李星 著名评论家，《小说评论》前主编，陕西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陕西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



《灵树婆娑》封面

潇然的是慧雨

——读庞进的散文

王仲生

庞进的散文，给我的突出印象是他的社会责任感自觉而强烈。

庞进的散文天地，当然并不囿于一隅。他也写闲适、写个人情感、写生活中的片断、写生命中的感悟、写山写水、写猫写狗。当今散文作家涉猎的领域，庞进几乎都一一涉笔，并给我们留下了不少佳作。但庞进散文形成自己独特审美意蕴与价值的，我以为，还是那些面对社会发言的、处处闪耀着思想锋芒的篇章。如《漫道雄关》《背对城墙》，如《骊山云树》《云阳狱》……

这几年，闲适散文日见走俏，从散文的自身发展与社会需求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必然。这既是对传统散文中抒写性灵的小品类散文的创造性继承，也是世俗生活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社会心理在审美需求上的反映。但，既然散文是最具个人性的、心灵自由的艺术生产，那也就注定了散文的多样化和社会化。事实上，生活并不是一个“闲适”就能涵盖得了的，社会生活还有它的各个层面的诸多困惑与选择、诸多色彩与声音。散文也因此除了私人性之外，免不了与社会、与大众的当下性对话。构成庞进散文魅力的主要方面，正是这种当下关怀与终极关怀相激荡而迸发的思想火花。相比较而言，这种社会性、历史性思考，在庞进的散文中，常常会超过他散文的审美形式的追求，而以他的思想的震撼力吸引读者。

庞进曾赠我他的第二本散文集《慧雨潇然》，扉页，作家题词：“苍天稀雨，慧泉喷涌；大地多尘，灵树常青。”我的理解，心灵的智慧之泉、之树之所以喷涌、之所以常青，首先是因为苍天稀雨，大地多尘。然而，稀雨多尘难道仅仅只是庞进的个人存在？如果不是，那么，何以庞进感知了并抒写了，而别的人感知了却并不曾抒写？因此，喷涌的慧泉，常青的灵树，不能不是转型的历史语境下庞进个人的主体话语表达。

这样，庞进散文的值得细读，在某种意义上，就转换为细读庞进。不难发现，

庞进是一个理智型、学者型的作家。他的知识结构、他的心理素质、他的经典背景，都具有浓厚的文化基因与历史忧患。尤为令人注意的是，庞进对于民族命运、社会使命的自觉承担，总是和他的自我解剖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庞进与新时期以前的那种外向型散文拉开了距离，而与鲁迅精神有了内在的契合。庞进的散文，外向与内省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地纠缠着、渗透着，融为了一个艺术的整体。

如果，我们的散文，拒绝精神的攀沿，拒绝思想的含量，而始终徘徊于低层次的琐碎生活乃至和生活的细小咀嚼，那么，散文还会有他沉甸甸的分量吗？还会有它宏阔的天宇吗？

（刊于《美文》1999年第4期）

王仲生 著名评论家，西安文理学院教授，《唐都学刊》前主编。

追求的是一种大散文 ——庞进散文创作论

赖翅萍

的确，与时下充斥文坛的那些平庸、平淡、媚俗、无聊，思想贫乏，生命体验苍白的“小女子散文”相比，庞进的散文无疑是可以归于“大散文”之列的。

庞进的散文创作视野开阔，内容广博庞杂。20世纪以来中国散文涉及到的人与历史，人与文化，人与生命，人与精神，人与人，人与书，人与生活，人与环境，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等一系列母题，庞进几乎都程度不同地有所涉猎。而不管他面对任何母题，似乎他总不肯浅吟低唱，他总要用自己的“心”来写出散文的“大心”，以自己博大的心胸和常识、胆量与才情挖掘出他所抒写的对象的博大内涵，努力营运出散文的“大美”境界。因此他的散文总是给人一种沉甸、厚实的质感，透视出清新的强健的思想力。庞进以大的思想分量和由此产生的震撼力一洗“小女子散文”给人的“轻浮”印象，树起一种“大散文”风范。正如贾平凹所评，庞进“追求的是一种大的散文。”（《西安晚报》1998年3月24日副刊版）

这种“大散文”风范，首先表现为庞进的大关怀和大意识。

1. 文化关怀与忧患意识、使命意识

庞进藉着自己较高的文化知识修养（哲学学士，文学硕士），多年来对龙文化研究所练就的对文化的金星火眼，多年的采编生涯所养成的使命意识，闯入了当代文化散文这块诱人的领域，写下了像《龙颜沧桑》《漫道雄关》《背对城墙》《骊山云树》《云阳狱》《酱菜的闲话》《兵马俑狂想》《坑儒谷写意》等文化散文。这类散文因其以富有文化意蕴的载体，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名胜古迹、人文

山水等为对象，又以宏阔的文化视角挖掘文化载体丰富的文化内涵，而极易让人想起余秋雨。但两人对传统文化的情感态度却迥然有别。与余秋雨“告别”传统文化时流溢着的苦涩、凝重、幽惋的情感美趣不同，庞进更多的是“批判”——对传统文化的负面进行犀利、明快、深刻的批判，因而他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就更为突出。

他能从潼关酱菜的“浸”“染”的制作工艺中，别致而又深刻地发现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内容对国人宣教熏染的强大持久，从而呼吁中国人不能囿于传统。（《酱菜的闲话》）能从几千年“龙”文化的沧桑演变中，慧眼独具地发现民族性格的负面：崇尚混沌，不讲精确的“模糊集合”思维，善于造神的脾性、畏惧权力的心理等。（《龙颜沧桑》）通过对骊山老母的追本溯源，饶有趣味又不乏宽容地剖析了百姓对神（乃至宗教）的实用主义观念。

于是我分明还强烈地感受到，庞进在对历史文化的批判中总是夹杂着如何记取历史覆辙的深深的忧思。他的思古幽情总是立足在人的解放以及现代文明和现代化建设上的。这就使他的散文始终涌动着鲜明的忧患意识，不但有精英文化者对人形而上的关怀的“哲人的深刻”，也有主流文化者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对现实的现代文明建设的自觉关注。庞进自觉地把触及灵魂的文化启蒙与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遵命意识结合起来，我以为这是深得鲁迅文化批判散文的大家风范的。

2. 人的生存环境的思考与新的宇宙观

在庞进的关于人类生存环境思考的系列散文里，如《夏夜里》《爆炸的宇宙》《石榴的意味》《问雨》及旅外散文《怀念乌鸦》等，庞进以饶有趣味的笔墨带着读者一道漫游宇宙、地球的历史后，沉痛地展览着我们日趋恶化的生存环境，“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导致的人口爆炸；钢筋水泥、机器噪音、废气污水导致的环境污染；对飞禽走兽斩尽杀绝，伐树铲草，大兴土木导致生态环境被破坏。“人走到哪里，就把大自然破坏到哪里。”面对如此种种，作者清醒地指出，“自然环境，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所在。我们破坏大自然的和谐，摧残大自然的生灵，最终受害的将是我们自己。”（《怀念乌鸦》）并厉声疾呼“面对不断爆炸的宇宙——做做‘杞人’，忧忧‘天’。从而多干些与大自然谐和的好事……”（《爆炸的

宇宙》)

这是一种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的“大气”。这类散文不但取材宏阔，而且对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作了哲学层面的深刻思考。出于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深切忧虑，庞进认为建立新的宇宙观，提倡“人合乎天”，把大自然的可持续性发展看作高于人类的发展，把人看作是自然的理性部分，已经成为人类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3. 精神关怀与精神超越

这是庞进所致力抒写的一个重要命题。他把《自白：让灵魂高飞》作为《慧雨潇然》集的开篇，很有些宣言的味道。文中有一段这样的话：“是的，许多人在许多时候都活得象猪一样：在大大小小的圈栏里，吃了睡，睡了吃，生产着粪便和肥肉、瘦肉，浑浑噩噩，糊里糊涂，不知今夕何夕。问题在于：我们是人，不是猪。”是的，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有精神。

所以当庞进梳理着自己的“过去时生活”时——作者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我能感受到他的写法与巴金的《随想录》、赵丽宏的《岛人笔记》着眼于“文革”留给人们的惨痛记忆不同，庞进关怀的是那时他作为一个不太谙世事的少年和略为幼稚的青年的精神状态。在《饥饿》《懵懂》《灯头》《草鞋》《童年的音符》《十六岁纪事》《旧居与新家》《圆圈》《往事》等篇章中，我能强烈地感受到庞进精神上的犹如太阳初升的独特感觉：觉得特别热，特别光亮，特别兴奋，特别热情，但完全不解其中的缘由。正如他在《往事》中所说，“那时候有些傻，却聚了一疙瘩劲；那时候胸中一团火，尽管生活条件差；那时候很浪漫，觉得干的一切皆神圣；那时候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实际上这种精神体验不但是那个时代许多少男少女的共同的精神体验，也应该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精神体验：有时人类物质越贫乏，社会越是高度集权，精神理想就越单纯越执着，越有圣光。人们对于这种苦难中的记忆就越为清晰。

这种虽有灵光然而毕竟带有一些感性和盲目的精神会不会成为人类最终的精神追求呢？作者似乎也在困惑，他在问自己，“那么，是不是需要看山再是‘山’，看水再是‘水’呢？”特别是作者在对“现在时生活”游历后，这种困惑愈为加剧。“现在时生活”与“文革”生活相比，虽然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了，科学技

术也发展了，民主社会大力发展了个人主义，生存空间无处不充满着教人如何生活的各种思想。然而人们的精神却不再有神灵的光彩“后来渐渐地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了”（《往事》），精神之河遍地是些“烦恼”“孤独”“无聊”，“生活是眼睛，烦恼是眼角屎”（《烦恼》），“孤独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存”（《孤独》），“人是无聊的动物”（《无聊》）。当作者向女儿讲述小时候用的是自裁本子，正面用了反面用时，女儿不以为然的撇了嘴，这时庞进写道：“我沉吟着，一时竟没有合适的话好说。”（《草鞋》）我们能感悟到庞进对现在时的精神气息的稀薄的不可名状的淡淡的忧伤和困惑。于是他觉得在今天，“大路小路陆路水路公路铁路高速路泥泞路柏油马路盘山路，最难走的是心路。”（《心路》）

应该说，在充满着现代文明的物质成果的今天找寻什么样的精神支点，这是每个作家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欣喜地看到庞进在经过困惑后作出了自己独特的回答。无论是作者对灵肉和谐交流的人生极致美的追寻（《心中有个维纳斯》）；对理发师追求“内心舒坦”，对庸世俗心的超越的欣赏（《理发师》）；对金老几十年如一日忍受清贫，选择“不争”却兢兢业业的超拔的精神力量的赞叹（《金老走了》）；还是对玄奘法师穷毕生精力，吃千辛万苦的求索精神的感念（《玄奘塔前》）；对遭遇囹圄，仍保持清澈透明，包容天地，保持“得大自在”心态的感悟，都可以看到庞进对经过理性锤炼的超拔的精神力量的仰慕和渴求。这种精神力量与“文革”时的精神自由不同，它产生于主体的自主和自觉，因而给人的启迪是尤为深刻的。

其次，庞进的“大散文”风范还表现在散文文境的开阔，文体的自由潇洒上。

我不敢说庞进的散文在艺术造诣上达到了多么高超娴熟的“大手笔”境界，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他的散文思致是奔放的，文境是开阔的，文体是自由潇洒的。他抚四海于一瞬，努力熔史识、思想、情趣、理趣于一炉。他艺术上不拘定格，多方尝试。

就题材而言，如前所述，他贯通天地，遨游古今，纵横中外，文化历史题材，自然题材，人生题材，社会题材，内心题材，知识性题材，外国题材等都有尝试，体现了一名作家渊博的学识底子和开放的创作视野，体裁样式也较杂，有文化散文，读书杂记，游记，风土记，叙事散文，抒情散文，散文诗等；语言也丰富多彩。庞进似乎更乐意随内容不同而自由驰骋他的多种语言天分，或绮丽或洗炼或

朴素或清新或锋利。他一会来一段整齐精美古色古香的骈体语言，如“那气吞山岳，排山倒海的陈势着实令我们震动。铁马舞金戈，虎贲百万兵。两千年前的三秦壮士，就是这般模样——或嘴角含笑；或眉梢挂愁；或凝目如炬，或呆立若石——却都一无反顾地挺进在战阵之中。滚滚头颅，垒垒白骨，搅和着汨汨鲜血，成全了一个人物的帝王梦！”（《背对城墙》）；一会又用非常清新诗意的笔调去抒写，如《玉龙雪》，末段诗意盎然“那天晚上，我们在林中的木屋投宿，凭栏望，天上的星星特别大，特别亮；月亮也特别近，特别明；松风沙沙，杉涛阵阵；玉龙山上的雪，堆玉垒白，极纯，极净。”还有那些犀利的议论性语言和自然亲切的口语化的叙述性语言更是随手可拾；结构上除了整饬精美的散文诗外，庞进散文的结构大都显得舒放自由。

这多种多样的艺术尝试造就了庞进散文文境的宏大开阔，文体的自由潇洒。然而在这的背后，实际上标示着作者这样一种创作姿态：不拘成规，不拘定法，自由自在，任性任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怎么合适怎么说。这是一种自由的气度，对作家而言，这是造就“大气”非常重要的素质，并非人人都能做到。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只有无目的无规律但又合目的合规律的自由才是高度的自由；只有“随心所欲不逾矩”，任性任为但又暗合散文创作规律的自由，才能臻达散文艺术的“大美”境界。

基于这种认识，我对庞进的散文创作便有了更高的更热切的期待——作为上乘散文的期待，那便是在自由中节制和在节制中自由。诸如如何依据自我的艺术思维和艺术情趣，清爽文体，寻找自我更能娴熟驾驭的某种文体形式；如何为“理性”精神寻找一种更有利于编码的感性形式；如何在时空大转换的舒放中注意结构的自然谨严等，当是庞进下一步散文创作所努力的。而《玉龙雪》和《漫道雄关》的出色描写也许更能给庞进关于“节制”的启示，《玉龙雪》将高远的情“节制”在清丽的境中，情因景生，景因情美，全文情景水乳交融，营就了一种清新悠扬、情韵阵阵、意韵深长的美学境界。《漫道雄关》将思、理自然巧妙地“节制”在三幅形象的画面中，也给人丰富深远的启迪。

（刊于《西安日报》1998年6月10日）

多重的艺术感受

——读庞进散文集《慧雨潇然》

柏峰

庞进的散文，最显著的美学特征是哲理性的思考。我始终认为，散文的内容，或者说是内蕴的涵量，是衡量其艺术品位的优劣、高低的审美标准之一。因为，散文这种文体，是一种成熟了的文体，从传统到现代，它的外部形制没有多少变化，然而，它所负载的文章的深层结构——内容，却有了极明白的分野。庞进是学者，他对中国传统的龙凤文化研究，是甚有造诣的，也出版过多部专著。有这样的文化造诣，势必渗透到他的散文中去，使他的散文摇曳着哲理的光芒。他的《慧雨潇然》这部集子，便是鲜明的印证。

去年的深冬，庞进寄来了《慧雨潇然》，无奈正值我卧病。但是，怎么也按捺不住阅读的悚动与期盼，还是坚持读完了。——这部散文集，不是那种轻飘飘的私愁暗怨，或者炫弄一番小感受、小情绪或杯水微澜之类的东西，而是体现着庞进在较高层次上进行思考探索的痕迹，表达着他对社会生活、对人生及心灵深处的悸动的严肃认真的艺术回应。他的散文充满了聪慧大气，充满了坚实与空灵的交融。如《背对城墙》，庞进从秦兵马俑写起，追寻历史的足迹，再写张骞出使，唐太宗的雄才大略，李白的命运际遇，然后又落笔于西安古老的青灰色城墙，这盎然的古意与现代生活的反差，令人长久思之。散文，如果没有文化生命汁液的滋润，那是没有什么味道的。好的散文，应该是文化的结晶，它的每一句话，都是湿润的、沉甸甸的，又是优美的、软性的。为什么博尔赫斯能赢得广大读者的青睐，问题就在于这儿。庞进的散文，其价值也在于有浓郁的文化色彩，揭示出包孕在审美对象中的哲理，给人一种多重的艺术感受。

再如他的《骊山云树》，把褒姒与杨贵妃相较而写，深入地拷问骊山和天下社稷的得失之关系——这两位美女和其代的君主都在骊山有过风流韵事，而天下

的兴亡不尽在此，庞进接着写到了蒋公，这位先生来骊山，不曾听说有佳丽相随，却也马失前蹄。其实，关键的是你是逆势而动还是顺势而起，是民心的向背，全然不在女人与骊山烟云的。庞进善于选择散文的艺术表现角度，在往事的幕帘下，掀开一角，便让我们看到了如此丰丰富富的而又磊磊净净的演义。

他的《神的问题》《云阳狱》《酱菜的闲话》《曲阜龙图》诸艺术篇什，既是优美的散文，又是内容丰富的历史知识小品，同时，又能发人之未见，或道出人们熟视的但并未深入思考的问题。散文，写到这份上，是一种造化。我时常在想：散文，怎样才算是好作品呢？至少好的作品应该是散文的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都具有美的规律，否则，很难说是好的。庞进的散文的表层结构——语言，也是十分讲究的，如《美丽的滋味》中，文中的琼英子和作者的对话，写得活灵活现，趣味横生，又简洁完整；再如《心中有个维纳斯》，竟然把一段文字编织得如梦似幻，像天上的白云般纯净，又像是岩石上的清溪般透亮，这是艺术才气的流溢，也是学养的功力的闪烁。

庞进对散文艺术的执著追求，是怀着一个美丽的理想的。他在赠我的集子中题道：“苍天稀雨，慧泉喷涌；大地尘多，灵树常青”。是的，他怀着献身的精神，怀着对世俗抵抗的决心，为这个世界制造一些能营养人心的“慧雨”，给这个苍凉的世界，增添一道绿色的风景，这也许是庞进的散文艺术的抱负吧。

我和庞进交往多年，感觉到他为人忠厚宽让，对事极端负责任，不肯敷衍塞责，只是愿意做一个学者，一个文学艺术的囚徒，他经常陷入沉思，好在他明亮的大眼，能袒露出心底的波动，一如他的散文，是至情至纯的啊！

（刊于《西安晚报》1998年6月27日）

柏峰 作家，评论家，全国第四届、第六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来自古老西京的心灵慧雨

李大鹏

翻开散文集《慧雨潇然》，扑面而来的，是秦汉文化质朴厚重的分量和作者阐释生活、妙结文字的灵秀才气，它们造就了强烈的美感。仿佛把隐藏在莽莽秦川里的中华文化的精髓，都幻化成了案上的盆景，分别看时，玲珑剔透，宛转别致，整体看时，却又混然莽然，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宇宙。

作者庞进是研究龙文化的专家，已出版好几部关于龙的专著了，难怪他的散文集中有那么多关于龙的话题。其实，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龙既虚又实，说它虚，是世上根本无此物；说它实，是说它是一个集合体，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之集大成者。谈龙必说及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渊源，而那条黄河，那块黄土地，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发祥地。庞进就出生在这块土地上，斯山斯水养育了作家，他自然对这片“滋养过我，且依然滋养着我的一捧热土”（《索道凌空》）情有独钟。所以，对民族文化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滞重成分进行执着的揭示和探讨，就成了他散文的鲜明特色。《龙颜沧桑》《漫道雄关》《背对城墙》《骊山云树》等，就是这类文化散文的代表作。在这些篇什中，作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定位与估价，以一种有扬有弃的精神，探索重塑民族精神的路径。比如，由龙而谈及“畏惧”的民族心理和扭曲的人性：连身在高位的韩愈老夫子都免不了向朝廷屈膝乞怜，下层百姓活着就只剩下了赞美祖宗的份儿。千百年来的这种精神禁锢，形成了中国人满足于守着祖宗的辉煌而不想改变落后现状的心理。作者指出，这种畸形的民族心理，延绵至今而未绝。鲁迅先生当年“攻打病根”的事业未竟，庞氏显然有以散文加入之势。笔者以为，作家的这类作品，是这本散文集中之最有思想分量者。

作家探索民族文化的浓厚兴趣，在游记散文中也时时显现，这类散文虽篇幅短小，但笔墨酣畅，常常在草木亭台、山水古刹的游览之中，似不经意地挂角一

“点”，文化探讨之意尽出。像《曲阜龙图》《南游二题》《玄奘塔前》等都是此类作品。当然，就民族文化探讨的力度看，作家写“南游”似稍逊于写“北行”。例如写游云南的丽江古城，虽也涉及民族文化的话题，但终不如写秦川汉水之游“挂接”民族文化那般从容，那般挥洒自如，那般厚重与沉实。这里固然有“家乡情结”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是，作家多年来对龙文化的研究往往离不开秦汉文化，因而对秦汉文化吃得很透，因之，凡一涉足骊山云树、关中风尘，作家的灵感就“汨汨然来矣”，哪怕是一件寒衣，一颗石榴，也往往有警世惊人之语。与那些“他地、他国之游”的“记游”作品相比，更显得自然天成，深邃浑厚。因此可以说，庞进作为当今著名的散文作家，脑门上印的是八百里秦川的历史文化印记，他属于那片黄土地。

由他散文的“文化之门”导入，还可以窥见这本散文集的另一鲜明特色：知识性强。或以为庞进出校门复入校门，拿了学位又进报社，地道是一个学者型作家，当然知识性突出。然笔者以为，从学历角度解释他的散文知识性强的特点是片面的。现今“出校门复入校门”的硕士博士可谓多矣，但断难产生庞进这样的作家。原因是，他们既没有像庞进那样受过“文革”“上山下乡”的政治风雨洗礼，也没有庞进童年那种挖“三棱子根”的贫苦生活经历。只有书本知识的人，是当不成作家的。而庞进，说准确些，是一个先入社会，再进学校，复入社会的作家，他比那些“出校门复入校门”的“纯学者”，多受了多少“社会学”的教益，实难以估量。这难道不是一大笔财富么？他的散文，书本知识与社会知识相得益彰，即源于此。常常是，洋洋洒洒，搜天索地，旁征博引，大量的考据与引证充盈于字里行间，历史、地理、自然、民俗、传说，构成了密集的知识“束群”，这些对于青年读者来说，无疑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但还不仅于此，作家还让知识的丛林荷载起某些哲理，使作品“理趣”盎然。这一特点，很像六十年代的秦牧，然而又不像秦牧散文那样有“掉书袋”的感觉，而是将知识巧妙地融汇于游光览胜或娓娓叙述之中，自然而得体。

散文是介于叙事文学（小说）和抒情文学（诗歌）之间的一种文学体裁，但摆好两者的关系总是不易，不是偏重于叙事就是热衷于抒情，叙事过重则必失去光彩，抒情过分则必显得轻飘。庞进散文却把两者的关系处理得较好。似乎是，他有意模糊了叙事与抒情的分界，让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造成这种“模糊”

的手段是，充分发挥想象，“让灵魂高飞”起来。这是庞进散文的另一特色。请看——

“宇宙确实没有中心。浩渺无垠的天宇里，星球无数，无数颗星珠旋转着，飘游，裂变，奔走……它们光华四射。”（《让灵魂高飞》）

谁能说清这是叙事还是抒情？

在这本散文集中，作者既让历史上那位“白发飘拂的老人”韩愈向自己走来（《漫道雄关》），又与两千年前的韩非子对饮对话，甚至听见了老鼠与韩非的调侃（《云阳狱》）。作者还出于对旱魃的恨，向那些并不存在却又无所不在的“龙”发出了诚恳而又严厉的呼告（《问雨》）。如果说，这些写法还有几分虚幻感的话，那么，作者写与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聊天，口气甚至完全是正儿八经的（《沧漈》）！至于独出心裁地选择一个新视角看月亮（《索道凌空》），探讨李白先生如果得到高位，能否搞出一套有效制衡专制独裁的体制（《背对城墙》），等等，更是令人感到了作者的“胆大妄为”！他善于让想象插上翅膀，纵情翱翔，亦幻亦真，虚虚实实，新颖奇特的效果于是而产生。不仅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也给“散文要真”的说法以新的诠释：“真”者，真情之谓也！假梦幻、想象而寄托一片赤子之情，有何不可？

庞进散文语言的典雅精美，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不追求用方言土语写作，而是刻意营构一种高雅的语言境界。这种语言境界，很难用某个准确的形容词来定义它。因为它不是某一种固定的语言形式，有时，它是华丽而铺排的，几近于词赋（《钟楼咏》）；有时，则如行云流水，间或制正押韵，成了散文诗（《问雨》《灵犀》等）；有时，则又是实验性的，类乎于现代派小说语言（《北行一页》《苦夏》）。可见作家深谙“文无定法”的原理，不轻易让自己的语言“从一而终”，于是我们才看到了属于庞氏的色彩缤纷的语言形态。但作家的语言也不是不可捉摸的，笔者以为，因作家训练有素，功底扎实，还因作家内向的性格和为文时恬淡心态，决定了他的语言基本形态是“平和”：没有大忿恨大呼吁，一切都似乎在轻描淡写之中，但作家感情却并不“平和”，他心中总鼓荡着用真善美的春风，吹皱人们心田一池春水的愿望，因而或调侃幽默，或直抒胸臆，在娓娓道来的平和之中，每每闪烁出对生活“觉悟”的思想火花，沁人心脾，净化心灵。

美哉，《慧雨潇然》，这来自古老西京的心灵之雨！

（刊于《深圳商报》1998年7月25日）

李大鹏 教授，评论家，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前主任。



慧雨透心

田玉川

庞进是一位读者熟悉的学者型作家，从他面世的散文集《慧雨潇然》中，更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在入选的七十多篇作品中，他把哲学的睿智、文学的纯情和历史的深沉，有机地融为一体，以人类文明达到的高度为参照，从文化的大视角，观照万象，透析人生，播洒着绵绵的智慧之雨。

与那些纯粹的言情散文相比，庞进的散文，更注重理性的思考。他漫步在文化的广阔天地里，为了让灵魂高飞而苦苦地寻觅着、感悟着、搏击着……他背靠厚重的风雨斑驳的古城墙，窥视龙颜，穿透那威严和神秘，他看到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灵与肉上依附的龙性；坐在圣人家乡的独具特色的三轮车上，走过幽幽延伸的神道，他又发现了天人合一的曲阜龙图，溯望着龙精神的另一面。近年，庞进的龙文化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先后撰写了《龙的习俗》《八千年中国龙文化》《中国龙文化探秘》等龙书，成为海内外有影响的龙文化研究专家。他把“龙性”引用于创作，在龙的故乡，加入了广结龙缘，重铸龙魂的行列。

庞进散文的体裁、题材虽与流行的一些散文相同，在名胜间寻古、在民俗中陶情，但他所挖掘出来的深刻十分独到，非空泛矫情之作所能比。他从骊山老母的背影谈神的问题，领悟到人神之间的玄机；他漫道雄关，感受历史的苍凉；他手捧临潼的石榴，发现了生命的意味；他品尝潼关的酱菜，痛切酱缸文化的浸染；登临长安少陵原，在玄奘塔前，他“识”读万象；拜谒上海的“自在佛”，他探寻生活的真谛……他发现了陕西绥德凿石狮子的匠人与罗丹“一个雕着有鲜活情思的人，一个雕着的只是熟悉的样子，区别也就在这里了”。在风景如画的云南丽江，他不只是钟情于山水，而从一面小小的铜镜里，看到了一个世界。即使远渡重洋，去了北美洲的加拿大，他也没有陶醉于异国情调，而是睁大眼睛，寻找东西方文化的契合点……

身居闹市，不被喧嚣左右，在滚滚红尘中，庞进依然保持着文化人、思想者的高贵品格。作家不只是作品的制作者，更是精神境界的开辟者和文化大厦的建造者。作家用自己的作品，为文化、文明的高峰增土加石。使命感和责任感，是有成就的作家所必需的素质。庞进注重为文与做人的一致，只要读过他早期的著作《兵马俑狂想》和学术价值很高的《创造论》，无不对此留下很深的印象。

庞进把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比喻为打井。他数十年甘于寂寞、锲而不舍地在挖、在凿，打了一口又一口喷射文化之泉的深井。同时，他也把写作当做解剖自己、升华灵魂的过程，他写道：“作家是自己解剖自己的灵魂，一片一片，每片都浸透着鲜红的血。”

饱蘸文化的乳汁，庞进的笔下会写出更多更新的华彩乐章，我们期待着，读者们期待着……

（刊于《咸阳日报》1998年7月8日、《安康日报》1998年7月25日）

田玉川 诗人，作家，文化学者，报刊资深总编辑。

冲文明直奔而去

——读《灵树婆娑》致庞进

黄伟兴

庞进先生：

你好！你是于世纪初春天的一个早上将你新出的集子《灵树婆娑》赠于我的。当时你我同参加一个会议。出于对会议的尊重，我本不该那么快就翻书的，但那书所散发的淡淡的幽香诱惑着我，使我不得不随意地翻了起来。没想到，开卷的一篇《天地苍茫一根骨》一下子就震撼了我的心灵，竟至于要人将整部书急切地读下去，而全然不顾了自己的行为，已是对那个会议以及会议的组织者、发言者的不恭了。

我或许是一个落伍于时代的人，亦或许是一个对文学尚不甚明了的人，但我却始终固执地认为，文学的功能，不应该退化到只为某种政治的服务和对大众简单的娱乐。对愚昧的撕裂般地揭示，对文明的无限向往以及左冲右突般地冲文明直奔而去的作家，始终都是我心中的偶像。所以，就当代作家的散文来说，我喜欢余秋雨，同时，也喜欢那个曾对余秋雨进行过猛烈抨击的北大后生余杰……读了《灵树婆娑》之后，说实话，我也开始喜欢你庞进先生了。

《天地苍茫一根骨》是你对司马迁的礼赞与讴歌，但真正打动了我的，却是对给予司马迁深重苦难的社会以及这社会长期以来所沿袭的某种习尚的批判。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苦难成就了司马迁，而深陷深重苦难的司马迁仍能将自己挺立成一座万仞大山，这也足以说明了他的伟大。你并没有认同苦难。凭着你敏锐的目光和对社会、对历史、对现实的密切关注，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你依然听到了那曾经给予司马迁深重苦难的刘彻李广利们“从庙堂一角发出的哼哼嘿嘿的笑声”，面对这笑声，你“重重地打了一个寒噤”，“一丝悲凉”也“由下而上”地“穿透”了你的“脊椎”……而特别让人感到悲凉而又无奈的是，“我们

一直没有好办法制约刘彻那样的和比刘彻更差劲的皇帝”！

庞进，我说你是清醒的，你的清醒不光是你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对司马迁简单地讴歌，也没有像孟子那样不腰疼地发一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议论。或许，正是由于有了孟子的那些名言吧，古往今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功成名就之后的知识分子）是多么愿意津津乐道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苦难，在他们把苦难说成是自己的财富的同时，也就忘了挖掘形成这苦难的根源，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真正的悲剧吗？

特别有意思的是，你不光写了司马迁，你还写了人妖。从生理的角度讲，人妖等同于司马迁；从人格的角度讲，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认为人妖和司马迁相比，差之何止是十万八千里啊。可是，人妖们一曲《血染的风采》，就叫你感受到了卑怯者对崇高的渴望，也让你听到了受伤者那凄怆的呐喊。而更为可怕的是，在此，你将人妖和保全着完整肉身的“我们”做了类比，你说：“我们的肉身没有被阉割，我们可以为此而引吭，而弹冠，但我们能保证我们的精神不被强暴，尊严不被践踏，权利不被剥夺，人格不被侮辱吗？”你说：“我们是人，本该顶天立地，浩然云霄，却常常活得猥琐低下，匍匐如鼠。”于是，你发出了令人，同时也令你“毛骨悚然，心汗淋漓”的诘问：“我们比人妖强多少？”在这里，我们不光体会到了作为一个人的无奈，同时，我们似乎也看到了，在我们向遥远的文明直奔而去的途中，那凛凛的剑影和粼粼的血光啊！

庞进先生，对于你这一株“灵树”，我多想把自己悬浮在半空，好对它做整体的观照，但要达到那样的高度，我却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最快捷的办法，便是尽力地攀援，近距离地关注其一枝一叶。我也知道，你的集子，早已被大评论家做了许多精当的评说，无需我再多嘴的，可想说的，不爽快地说出来，在我，分明又是一件难受的事，何况，“大狗叫，小狗也是要叫的。”你说，是吗？

顺颂文祺！

2001年7月26日

（刊于《西安商报》2001年9月3日）

黄伟兴 作家。

风中灵树舞婆娑

——著名学者、作家庞进答记者问

李建森

问：以前读过你的散文集《兵马俑狂想》《慧雨潇然》和发表在报刊上的不少散文，这次，你的新集子《灵树婆娑》又作为“朋友丛书”之一同读者见面，可喜可贺。读你的散文有和读其他作家明显不同的感觉，能看到你思考的力度和深度，请问这是不是你对写作道路的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多年前，你撰写的《创造论》即为人称道；后来你的龙文化研究又成果累累，在海内外独树一帜。那么，你怎么看待“作家学者化”的问题？

答：文学是一个高峰林立的存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高峰，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高峰，一个省也有一个省的高峰。要超越高峰是很难的，但是，可以做到与现有的高峰不同。只有不同才有可能成为一片别致的风景，甚或生长成一座新的高峰。我是 20 世纪的 70 年代末开始写作生涯的，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即我写作《创造论》的时候，就开始思考自己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了。因为我发现，追新求异是创造的真谛，要在文坛上立起来，就得“异”，即和别人不一样。有的作家靠澎湃的灵气写作，成功了；有的作家靠深厚的生活积累写作，也成功了。我是学哲学出身，平时比较关心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脑子吧，谈不上多聪明，却喜欢想来想去。于是就想走一条学者和作家相结合的路子。现在看来，这条路子虽然走起来比较费劲，但还是可以走通的。

至于“作家学者化”的问题，我不反对，我还主张“学者作家化”。所谓“作家学者化”，我理解，倒不一定要要求作家都成为写作之外的某一领域的研究专家，而是要求作家得有一定的学问，有一定的文化。按我的体会，文化可以使文学深刻隽永，而文学呢，又能使文化喜闻乐见。有评论家提出，作家不是学者化的问题，而是思想家化的问题。我觉得两者不矛盾，思想家化是更高的要求。作家和

思想家的结合是大师级的结合，这样的结合中国很少，世界上也不多。一般作家，比如我吧，能成为一个“思想者”就不错了。

问：学者也好，思想者也好，总是理性的、抽象的东西多，感性的、形象的东西少，而文学，是主要靠感性和形象来支撑的。那么，你是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呢？

答：你这个问题提得好。我的散文优点在这个地方，缺点也在这个地方。平日里拿起笔，或坐在电脑前，我总是努力地把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这两个翅膀同时扇动起来，总是想着怎么样能使自己思考的结晶有一个形象生动的、美妙有趣的、文学性的表达。这里有一个转化的问题，有时候化得好，文章既有思想含量、文化品位，读起来也比较美；有时候就化得不怎么好，写着写着，就禁不住把某些看法赤裸裸地喊了出来，造成了思想大于形象的效果。所以，对我而言，把文章写成大家都喜欢读的、艺术性上乘的“美文”，当是松懈不得的一生一世的追求。

问：听说紧随着散文集《灵树婆娑》面世的，还有两部龙文化研究专著？看来，世纪之交的龙年你是一个丰收者了。如今龙年已过，请问你在蛇年有何打算？将主要精力是放在龙文化研究上，还是放在文学创作上？

答：龙文化是一个大文化，也是一个和我们民族同步前行的文化，它不会因龙年过去而冷却，何况蛇还是一条“小龙”呢。我的那两部新“龙著”，一部叫《中国的图章——说龙谈凤话麒麟》，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已将内容显示出来了，即将龙文化扩展到凤文化和麒麟文化；一部叫《龙起东方——庞进龙文新作》，重庆出版社出版，收集了《龙文化的哲学思考》《龙文化研究的当代意义》《绿龙》等一批新近撰写的龙文。在蛇年，以及以后的岁月里，我对龙都会一如既往，保持足够的关注。但是，我也不会冷落文学，就像一位冰雪运动员，滑滑冰再滑滑雪，滑滑雪再滑滑冰。今年，我会发扬龙的开拓奋进的精神，在文学的冰原雪野上滑一滑，争取滑出一个对得起读者的好成绩来。

（刊于《三秦都市报》2001年2月14日、《灵岩》2001年第1期）

李建森 记者，出版家，设计师。

《庞进文集第六卷·慧雨灵树》后记

本卷中的作品，多数取自《慧雨潇然》（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也有若干篇取自《灵树婆娑》（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获第八届西安文学奖、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和其它集子，还有数篇属于首次入集（有的发表过，有的未发表过）。《慧雨潇然》《灵树婆娑》书名的来由，书中已有解释。本书以《慧雨灵树》为名，有兼顾的意思。简要地说，“慧雨”就是智慧之“雨”、慧觉之“雨”，“灵树”就是灵魂之“树”、性灵之“树”。

《慧雨潇然》《灵树婆娑》出版后，贾平凹、阎纲、李星、王仲生、赖翅萍、柏峰、李大鹏、田玉川、黄伟兴、李建森、一程等作家、评论家撰写、发表了多有对书中作品肯定、褒赞的文章，在此再次向各位致以诚挚的谢意！

《庞进文集第六卷·慧雨灵树》，以电子书和纸质书相结合的方式出版发行。电子书由“中华龙凤文化网（<http://www.loongfeng.org>）”首发。对该书有兴趣的读者可登录该网站免费下载。

《庞进文集》前五卷的电子书出版后，有读者回帖说他已下载，正在一卷一卷地阅读。——这当然是我希望出现的情形。说实话，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把时间花在阅读我的著作上。互联网与智能手机兴起、普及以来，人人似乎能成了记者、作家、评论家、摄影家、摄像师、编辑、出版家、主持人兼读者、欣赏者，快餐式的文、图、视频，如过江之鲫，亦如漫天飞雪，说铺天盖地，似乎有点夸张，但地球人的目光多被吸引、被掳掠当是事实。静下心来、耐着性子，捧一本书，认真仔细的读者，眼见着是越来越少了。当然，写与读是相互关联的，有写就有读，至于谁来读、如何读、读到怎样的程度、产生怎样的效果，虽说与写者脱不了干系，却不是由写者所能决定的。这也给写作者提出了要求：你的作品能吸引我一字字、一句句、一段段、一页页、一本本地读下去吗？

有网友发帖问：“庞老师啊，你写了这么多作品，有没有能传世的啊？”这

个问题问得好，但我回答不了。我想，将同样的问题提给当年的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这些大师们估计也回答不了。因为，能不能传世，是后世才会出现的情况，当世人是不能下判断的，下了判断也没用。也就是说，当一个作品传世时，写这个作品的人已不在人世了。不过，这个问题倒给当世的作家指出了一个努力的方向：尽才尽能尽力，把作品写到自己的最好。好比一个厨师，其天职、其使命，就是把菜、饭做到色、香、味、形、意、养各要素皆恰到好处。

祝福所有与本书有缘的朋友！

庞 进

2023年8月8日于加拿大枫华阁